

# 钻石广场

(西班牙) 罗多雷达



# 钻石广场

[西班牙] 梅塞·罗多雷达 著

吴守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PDFG

Mercè Rodoreda  
LA PLAÇA DEL DIAMANT

---

根据 1987 年巴塞罗那 Club Editor 出版的卡塔兰文第二十九版翻译。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卡塔兰文学院的资助,享有翻译出版权。

钻石广场  
ZUANSHI GUANGCHANG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9}{16}$  插页 2

199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7-02-001110-1/1·1039 定价 1.95 元

## 出·版·说·明

《钻石广场》是西班牙现代加塔兰女作家梅塞·罗多雷达的著名小说。它通过巴塞罗那土生土长的一位普通妇女一辈子的生活经历，反映了西班牙内战前后时代的变化。作者文笔细腻，丝丝入扣，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尤其善于心理描写，即使日常生活琐事，也令人读来感到丰满而充实。因此，它被认为是反映内战的优秀作品之一而受到重视，已翻译成十五种文字，印刷了二十九版。

梅塞·罗多雷达一九〇九年生于巴塞罗那，一九八三年在赫罗纳去世。一九三七年，她的小说《阿洛马》获奖，因而成为专业作家。其后，她的短篇小说集《二十一个短篇》(1957)，散文集《旅游与花朵》(1980)又先后获奖。一九八〇年，她获得加塔罗尼亚地区的最高荣誉：加塔兰文学大奖。

她的其他作品有：小说《山茶花的街道》(1966)，《海滨的花园》(1967)，《米拉尔·特伦卡》(1974)，《多少，多少战争》(1980)等。

编 者

1990年3月

胡利埃塔特地到糖食店来告诉我，花会摸奖比赛之前，还有咖啡壶摸奖。她已经看到准备的咖啡壶了：非常漂亮，白色的壶上画着一只切开的橘子，露出橘瓣。我不想去跳舞，也不想出门。因为干了一整天工作，不停地用金色细绳包扎糖果，打结打得手指头都痛了。再说，我了解胡利埃塔，她不怕熬夜，睡不睡都无所谓。但是，不管我愿不愿意，她硬要我陪她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人家求我，该拒绝的也不好意思说。我就勉强去了。从头到脚穿了一身白衣服：长裙和衬裙都浆过，奶油色的小皮鞋，全白色耳环配着一副三重环的手镯，白色的手提包带贝壳形的金搭扣，不过胡利埃塔说那是人造革的。

当我们到达广场时，乐师们已经在奏乐了。广场上空用花环和各种颜色的纸链装饰着：一条花环，夹一条纸链，从四周汇聚到中心，周围比中心系得高，往下垂来，因此整个广场上空活像一个翻转向上张开的伞。花朵的中心安着灯泡，闪着光。我费了好大劲把衬裙的松紧带扎紧，扣好纽扣，再用金属钩襟别住。紧得我喘不过气来，腰上肯定已经勒出一条红印。我时不时地深呼吸，使松紧带松一点，但是气从嘴里呼出去后，松紧带又苦苦地折磨我。乐池铺的地

板周围有一圈小柏树，仿佛栏杆一样，树上用细铅丝扎着许多纸花。乐师们流着汗，衬衫袖子卷得老高。我的母亲死了好几年了，不能再管教我，我的父亲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而我，既没有母亲，又没有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自己照顾自己。我的父亲结了婚，而我年纪轻轻的，一个人在钻石广场上，等待着咖啡壶摸奖比赛。胡利埃塔大声喊着说话，以便压过音乐让我听见：别坐下，衣服要弄皱的。眼前到处是鼓得像灯泡似的花衣裙和彩纸条，大家都非常高兴。正当我傻呼呼地东张西望时，耳边一个声音对我说：我请你跳舞，好吗？

我不自觉地说我不会，并转过身看是谁。一张脸离我那么近，以至于看不清是什么样，只知道是一个男孩子。他说：没关系，我很会跳，我来教你。我想起可怜的佩雷，这时候正关在哥伦布餐厅的地下室里，围着白围裙在炒菜。我天真地说：

“如果我的未婚夫知道了怎么办？”

男孩子更靠近我，笑着说：你这么年轻就有未婚夫了？他笑的时候咧开嘴，我看见一排整齐的牙齿。他的眼睛像猴子那样灵活，穿着带蓝道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头，领子敞开没扣。突然，男孩子转过身，踮起脚，四处张望，然后又转向我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喊起来：喂，你们看见我的上衣了吗？在乐池旁边，一张椅子上！喂……他对我说，他的同伴把他的上衣拿走了，他马上就回来，请我等他一会儿。接着又大声喊起来：辛德特！……辛德特！穿着嫩黄色绣绿花

边衣裙的胡利埃塔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对我说：挡着我，我得脱掉鞋……真受不了啦……我告诉她我不能离开，因为一个年轻人去找他的上衣了，他坚持要跟我跳舞，要我等他一会儿。胡利埃塔说：跳吧，跳吧！……天气很热，孩子们在街角放鞭炮。地上到处是西瓜子，墙角里满是瓜子壳和空啤酒瓶。屋顶平台和阳台上也在放爆竹。我看见一张张容光焕发的脸淌着汗，看见年轻人用手绢擦脸，乐师们在非常起劲地演奏。一切就像是在舞台上作戏。狐步舞曲响着，我向前走几步，又向后走几步，一个很遥远的声音在说：瞧，你不是会跳了，而且跳得多好！声音那么遥远，但人却在我身边，我都闻到了浓重的汗味和香水味。像猴子那样灵活的眼睛闪烁着，擦过我的目光。我脸颊两边耳环在颤动，衬裙上的松紧带似乎勒进了腰里。我的母亲死了，没有人管教我，我对那个小伙子说我的未婚夫在哥伦布餐厅当厨师；他笑着回答，说他很可怜我的未婚夫，因为一年之后我就会成为他的妻子，他的王后。而且我们还要在钻石广场跳花会舞<sup>①</sup>。

我的王后，他说。他已经表示一年内就要娶我作妻子，而我却看都不看他一眼。于是我抬起眼睛看着他，可是他又说：别这么看我，你的目光让我晕头转向，飘飘然了。这时候我对他说他的眼睛像猴子，接着大笑起来。腰里的带子像刀子一样勒疼我，乐师们继续演奏“啦啦啦，啦啦啦！”胡

---

① 以花束为奖的跳舞比赛。

利埃塔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她。我一个人，还有那双钉着我，不放过我的眼睛。似乎整个世界就是一双我躲不开的眼睛。夜深了，满天星，舞会还在继续。花束，全身穿着蓝衣，拿着花束的姑娘旋转着，旋转着……我的母亲躺在圣赫尔瓦西奥墓地，而我却在钻石广场……你卖甜食吗？蜂蜜和糖果？……乐师们累了，把自己的东西收起来，放进大口袋。但是有个人付钱要他们再奏一支华尔兹让大家跳舞。于是他们又把乐器从口袋里拿出来，所有的人都像孩子似地跳起来。华尔兹结束时，人们开始向外走。我说我把胡利埃塔丢了，小伙子说他丢了辛德特。所有的人都回家了，街上空荡荡，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时他说：你和我，我们两人在钻石广场上跳一支脚尖华尔兹……转吧，转吧，科罗梅塔。我不高兴地看看他，并且说我叫娜塔丽亚。就在我告诉他我叫娜塔丽亚时，他又笑起来，并且说我只能有一个名字：科罗梅塔。于是，我开始跑起来，他在后面跑着追我。别害怕，你不能一个人在街上，不是吗……有人会从手中把你抢走……他抓住我的胳膊，让我停下来……科罗梅塔，你不觉得有人会把您从我手中抢走？我的母亲死了，我像个傻瓜似的站着，腰里松紧带勒着，勒着，就好似一束用铅丝扎着的柏树枝。

我又跑起来，他在后面追。店铺都关着门，只看得见波纹状的百叶门，橱窗里装满了静静的物品：墨水瓶、吹风器、明信片、玩具娃娃、铺开的布、铝制品、针织品……我们来到玛约尔大街，我在前面，他在后面，两个人跑呀跑的。这件事

过去很久以后，他还常常讲起：我在钻石广场认识科罗梅塔那天，她拔腿就跑，就在电车站前面，哗啦！衬裙落在地上。

扣子的扣眼破裂了，衬裙落下来，我跳过衬裙，一只脚差点绊住，我又拼命跑起来，就好像地狱的魔鬼在紧追不舍。我一到家，摸黑跌倒在床上，就像一块石头被抛下来。直绷绷地躺倒在我作姑娘时睡的黄铜床上。我害羞，我惶乱……缓过来之后，我把鞋踢掉，解开头发。过了好久之后，吉麦特还讲起这件事，就好像刚刚才发生：她的松紧带断了，跑得像一阵风。

## 二

一切都非常神秘。我穿着玫瑰红颜色的衣服站在街角等待吉麦特。和当时的天气比较，衣服太薄了一点，身上起了好多鸡皮疙瘩。愣了一会儿以后，我觉得有人从一扇百叶窗后面在偷看我，因为一边的窗叶在颤动。我和吉麦特约好在归尔公园附近见面。一个男孩子从一个门洞里出来，腰里别着左轮，手里端着猎枪。他擦着我的裙子过去，嘴里喊着：交枪不杀。百叶窗打了开来，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人站在窗前，嘴里说着什么，一面钩动手指，作手势要我靠近他。我不知他是不是对我作手势，便用一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胸，小声问：是我吗？他虽然没听见我说什么，却懂得我的意思，很漂亮的头点了点，对我回答。我穿过街走

近他。当我走到阳台下，年轻人对我说：进来吧，我们睡个午觉。

我脸涨红了，生气地转过身，我恨自己这么笨。我非常恼火，觉得年轻人从背后钉着我看，似乎穿透了我的衣裙和皮肤。我躲到一个地方，使这个穿睡衣的年轻人看不见我，但是我担心，这样半躲起来，看不到我的会是吉麦特。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公园约会，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一上午思绪烦乱，想着下午的约会心神不定。吉麦特约我下午三点半见面，但他直到四点半才来。我什么也没有说，反而想也许误会了，是我弄错了，因为他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我不敢告诉他，我穿着烧脚的漆皮鞋，站那么久，脚疼得不得了，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对我十分轻浮而且放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向公园里走去，当我们走到小山顶上，我不再觉得冷，身上的鸡皮疙瘩也没有了，皮肤像平常一样滑溜。我想向他解释，我已经和佩雷吵翻，一切都解决了。我们坐在一个僻静角落的石凳上，两棵枝叶浓密的大树掩盖着我们。一只八哥从树下跳出来，有点沙哑地吱吱叫着。一会儿它不见了，当我们已经忘了它，它却又跳出来吱吱地叫着。我没注意吉麦特，但是从眼角察觉他正在张望远处的房子。最后他问我：你不害怕这只鸟吗？

我说我很喜欢它；他说他的母亲告诉他黑色的鸟带来不幸，八哥也不例外。自从在钻石广场认识他以后，每次我再见到他，他问我的第一件事都是我是否已和佩雷吵翻。他总是那样微弯着身体，探着头，关注地问我，但是那一天他

却没有问。我想告诉他我已经和佩雷讲明：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不知从何说起。和佩雷的谈话使我非常痛苦，那天谈完后，他简直成了个泪人儿，眼泪淌得像支点燃的蜡烛。每当我想到已经和佩雷吵翻，内心的痛苦使我意识到我错了。肯定，我干了一件坏事。因为过去我内心一直很平静，现在每当我想起那天佩雷的脸色就感到钻心的痛苦，好像平静的心里有一个蝎子窝开了口，无数只蝎子扎得我心疼如焚，毒汁顺着血脉传布全身，疼痛难熬。我忘不了那天佩雷声音哽咽，眼神木然无光，全身颤抖地说我毁了他的一生，使他毫无价值，粪土不如。看着八哥，吉麦特讲起高迪先生，他父亲在高迪被电车轧死那天认识了他，和几个路人一起把他送到医院。可怜的高迪先生，多好的一个人，死得那么惨……又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归尔公园，“神圣家庭”教堂和采石场。我对他说：你口齿太伶俐了。他用手使劲地砍我的膝头，使我的小腿猛然抬了一下。接着他对我说如果我想作他的妻子，就得夫唱妇随，他认为好的，我不能说一个不字。他进行了一连串的说教，畅谈丈夫、妻子和他们各自的权力。当我终于能够打断他时，我问他：

“如果有一件东西你觉得好，而我实在怎么也不喜欢，怎么办？”

“你必须喜欢，因为你不懂。”

接着又是说教，很长的说教。最后他还炫耀家族中的很多成员：他的父母，一位有家庭小教堂和祈祷台的叔叔，

他的祖父母和两位天主教国王修道院的修女，他说是她们确定了他的良好开端，成功之路。

讲到这儿，他说：可怜的马丽娅。以前他也这么说，但夹杂在其他的话中，开始我没注意。接着他又提到天主教国王修道院的修女，又说也许我们最好马上结婚，他的两个朋友已经在给他找房子。而且他要给我做一些家俱，让我一见就高兴得跳起来。他这个细木工可不是闹着玩的。还说他就像圣约瑟，我就像圣母马丽娅。

他说得高兴，我则在想，他说可怜的马丽娅是什么意思……我越来越糊涂，理智之光熄灭了。那只八哥不断地出来，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出来，就好像有许多只八哥似的。

“我要做一只给我们两人用的柜子。柜子分两部分，用山毛榉木做。等到整套房间的家俱都齐了，我就做婴儿的摇篮。”

他说他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这是渺茫而不可思议的事。太阳出来了，但是没有阳光的地方，阴影变成蓝色，十分怪诞。吉麦特讲起木材，这种和那种木材，什么兰花木，什么桃花心木、圣栎木……就在这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在这时候，他吻了我。从他一开始吻我，我就看见上帝在天空最高的地方，在一朵大云彩中，云彩周围有一圈橘色边的装饰，一端的颜色已经褪了。上帝张开胳膊，张开他长长的胳膊，攥住云彩的四周，把自己包起来，活像是把自己关在一只柜子之中。

“本来今天我们不应该来的。”

他吻了我一次，又一次。整个天空被乌云遮住了，我看见那朵大云彩慢慢远去，出现了许多小朵的云彩，跟在那远去的大片云彩后面。吉麦特身上散发出牛奶咖啡的味道。他喊起来：公园要关门了。

“你怎么知道？”

“你没听见哨声吗？”

我们站起身，八哥吓跑了，微风吹动我的裙子……我们下了山，往外走。一个小女孩坐在瓷砖砌的靠椅上，用手指挖鼻孔，然后又用手指摸椅背上画的八角星。她穿着和我同样颜色的衣服，我要吉麦特注意她的衣服颜色和我的一样，他没有说什么。当我们出了公园，走到街上，我对他说：瞧，还有人进公园……他说放心吧，一会儿就会赶他们出来的。我们离开市中心，往外走。我刚要说：知道吗，我已经和佩雷吵翻了。他突然停住，站在我面前，抓住我的胳膊，盯着我，似乎于心有愧地说：可怜的玛丽娅……

我差一点儿脱口而出，要他别顾虑，告诉我他和玛丽娅的事……但是，我不敢。他放开我的胳膊，又回到我旁边，拉着我往外走，一直走到妙趣斜街，我们在一群房子周围散步，我的脚越来越疼，简直难以忍受。我们蹭了大约半个钟头，他又抓住我的胳膊，我们正在一盏路灯下，我以为他又要说可怜的玛丽娅了，就屏住气，紧张地等待着，他却生气地说：

“如果我们不马上下来，离开八哥和上面的一切，天晓

得会发生什么事！……不过你别害怕，总有一天你会胆大的！”

我们继续围着房子转，这样一直转到八点钟，一句话也不说，似乎我们生来就是哑巴。当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看看天空，只见一片漆黑。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神秘！

### 三

我意外地看见他站在街角，这天，我们并没有约会。

“我不愿意你再给这家糖食店老板干活儿了，听说他老跟在女售货员后面。”

我颤抖起来，让他不要叫喊，告诉他我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毫无教养地离开糖食店，店主是个好人，从不说我什么，从未对我说过半句重话。我喜欢卖糖食，让我离开总得有个理由……他说冬天时，有一天下午，天已经开始暗下来，他来看我……当我陪一位女顾客到右面的橱窗去挑一盒糖果时，店主盯着我，盯住我的臀部。我说他扯得太远了，如果他不信任我，最好跟我吹了。

“我信任你，但是我不愿意店主拿你寻开心。”

“你疯了，”我说，“这是一位一心经营生意的好好先生。听见了吗？”

我气得脸都涨红了。他抓住我的脖子使劲摇晃我的脑

袋。我要他走开，我说否则我要叫警察了。我们三个星期没见面。我开始后悔不该对佩雷说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结束，归根结底，佩雷是一个好小伙子，从来没有让我生气，跟我吵过嘴。但是，就在我开始后悔的时候，吉麦特又出现了。他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活像一棵大树干。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由于你的错，可怜的马丽娅出去散步了……

我们顺着兰布拉街向市中心大街走去。他在一家店铺前面停住，门口堆着许多麻袋包，装满了豌豆。他把手伸进一个麻袋包说：多漂亮的豌豆……我们继续向前走，他手里有几颗豌豆，乘我不注意，把豌豆从我衬衫领口扔进去，落到我的背上。我站住了，正好站在一家成衣铺的橱窗前，橱窗里全是做好的衣服。瞧这些衣服，我们结婚之后，我要你买这样的围裙。我说这些围裙像孤儿院用的；他说像他母亲用的。我回答说，那又怎么样，我不喜欢，因为像孤儿院里用的。

这时他说要把我介绍给他母亲，他已经对母亲讲了我们的事。他母亲很想见见他儿子选中的未婚妻。一个星期天我们去了，她一个人生活，吉麦特不愿给她添麻烦，住在公寓里，这样，大家就和谐友好，不会相处不好。他母亲住在记者街附近一幢小房子里，从长廊的阳台可以看到大海和海上的浓雾。他母亲是一位小巧的妇女，像只小松鼠那样玲珑可爱。头发在理发店做得很好，有很多弯弯的波浪。她家里有很多装饰的带子，吉麦特已经告诉我她喜欢用带子

的饰物装饰房间。床头耶稣像上就有一个带结的装饰。床是黑色桃花心木的，有两个大床垫，罩着奶油色床罩，上面有肉色的玫瑰花纹，四周镶着肉色波浪形贴边。床头小柜的抽屉拉手及衣柜每一只抽屉的拉手上都有一个带结的装饰；每一扇门的拉手上也有带结形或蝴蝶结形的装饰品。我对她说：

“您很喜欢带结形的装饰。”

“没有这些装饰家就不像家了。”

她问我是否喜欢卖糖食，我说，是的，夫人，十分喜欢。特别是用剪刀头把包扎的带子或绳头捲起来；我还盼着节日来临，可以做许多礼品盒，糖果包，听见收银机“卡达卡达”的声音，店门口的小铃叮当响的声音。

“真热闹。”她说。

下午，吉麦特碰碰我的胳膊肘，意思是该走了。当我们已走到门口，他母亲问我：家务活儿你也喜欢吗？

“是的，太太，很喜欢。”

“太好了。”

这时，她要我们等一会儿，她返回屋里，拿出一串黑念珠送给我。我们离开她家走了一段以后，吉麦特对我说，我已经赢得了她母亲的欢心。

“当你们两人在厨房时她对你说什么了？”

“说你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她会这么说。”

吉麦特看着地说，一边踢开一颗小石子。我问他：我不

知拿念珠做什么用？他说放到一只抽屉里，说不定哪天会有用，什么东西都不应该扔掉。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小孩，就有用了。”

他说着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真把我拧痛了。我用手揉被拧的地方时，没注意他在讲什么事，还问我记得不记得。接着他又说想很快买一辆摩托车，这对我们很有用，结婚之后，我们可以到处去玩，我坐在后面。他问我是否坐过那个小伙子开的摩托车，我说从来没有过，我觉得那很危险。他高兴地手舞足蹈：那有什么，小姑娘！

我们进了一家酒店，去吃章鱼，喝苦艾酒。在那里碰到辛德特。辛德特有一双大得像牛一样的眼睛，嘴巴有一点儿歪。他告诉我们在佩尔拉街找到一套房间，价钱相当便宜，只是很久没有人住，要收拾。房主怕麻烦不愿管，得房客自己花钱。我们很高兴这套房子就在阳台下面。辛德特还告诉我们整个阳台都属于我们，因为底层的住户都有自己的小院，住在二层的房客，通过一道旋梯就可以到达一个小花园，有洗衣房和鸡棚。吉麦特更是兴奋起来，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房子落到别人手中。辛德特说第二天他将和马特乌去看房子，要我们也去，大家一起商量。辛德特的叔叔有一家修车库，辛德特就在这家车库里工作。所以吉麦特又向他打听能否弄到一辆旧摩托，辛德特答应留心找找。他们自由自在地谈着毫不理会我，就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母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男人，她和我父亲吵架吵了好几年，不说话又过了好几年，星期日下午坐在餐厅里老是

一句话不说。我母亲死后，家里更不说话了。几年之后，当我父亲又一次结婚时，我在家里没有任何依靠。我就像小猫那样生活，从这儿到那儿，一会儿垂着尾巴，一会儿翘着尾巴；一会儿该饿了，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会儿该睡了，是睡觉的时间了。所不同的是，小猫活着不用干活儿。在家里，我们不说话地过日子。而我的内心世界，我心里想的事使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该不该想……

当我们在电车站分手时，我听见辛德特对吉麦特说，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姐儿……又听见吉麦特的笑声，哈哈……

我把念珠放在床头小柜里，到窗前去下面的花园。一个邻居的儿子，是当兵的，正在乘凉。我团了一个纸球向他扔去，自己躲了起来。

## 四

“你应该早早结婚；你需要一个丈夫和一个家。”

恩里克塔太太常常给我当参谋，出主意。她靠着在晴明街角上卖吃食糊口过日子，冬天卖栗子和白薯，夏天卖花生和荸荠。那天，我们两人坐在靠近阳台长廊的地方。她坐在我对面，不时地往上卷袖子，卷的时候不说话，卷好之后接着说。她个子很高，一张鱼嘴，圆锥鼻子。一年到头，不分严冬酷暑，老穿着白袜子黑鞋子，非常干净。她很

喜欢喝咖啡，她有一张画，用黄、红两色的细绳挂在墙上。画上有几只戴着金冠的龙虾，长着男人的脸，女人的头发，正从水坑爬出来，周围是一些枯黄的水草。画的背景是一片暗红色的海和天，龙虾都有铁甲护胸，互相用尾巴击打厮杀……外面下着雨，雨丝细细的，落在所有的阳台、街面、花园和海上，似乎海里的水还不够多似的；当然，也应该落在山上。虽然正午刚过，却阴沉沉地什么都看不清。晾衣服的铅丝上挂着许多水珠，滴滴嗒嗒，你追我赶，戏耍游玩。有的水珠，落下之前，在铅丝上挂得长长的，似乎难舍难分。已经下了八天雨了，雨丝轻轻地打下来，不太强也不太弱。云彩是那么浓重而低沉，扩散时，似乎掠过家家户户的阳台。我们看着雨。

“我觉得吉麦特比佩雷对你更合适。他有一家店铺，而佩雷则给别人干活。吉麦特更精明，会挣钱养家。”

“但是，有时候他显得很忧伤，并且说：可怜的玛丽娅……”

“但是，他要和你结婚，对吗？”

我穿着湿鞋，两只脚冰凉，额头却很烫。我告诉她吉麦特想买一辆摩托车，还对我说，看来是很时髦的。是恩里克塔太太陪我去买料子做的新娘礼服。当我告诉她也许我们就住在她家附近一所房子里时，她非常高兴。

那所房子很破旧，厨房潮湿，有许多蟑螂和潮虫；我还发现一窝蛋，颜色倒像糖果。吉麦特说：再找还会找到更多的玩意儿的。餐厅壁纸上画着许多小环的线条。吉麦特说

他喜欢苹果绿色的壁纸，孩子住的房间用奶油色有滑稽人形图案的壁纸，还要盖一个新厨房。他要辛德特通知马特乌说他想见他；星期天下午我们都到这所房子去了。马特乌立刻着手拆厨房。一个裤子上打满补钉的学徒工，用一只大篮子把瓦砾和碎砖搬到街上，倒进他放在那儿的一辆小车里。这个学徒工把楼梯弄脏了，住在二楼的一位太太出来对他说，他走之前必须把楼梯扫干净，她可不想滑一跤，摔断了腿……吉麦特不时地嘱咐说别让人把小车偷了……他和辛德特开始把餐厅的墙弄湿，用一把刮刀把壁纸刮下来。干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吉麦特不见了。辛德特说如果吉麦特懒得干某件事，他就会像鳝鱼那样溜掉。我到厨房去喝水，看到马特乌衬衫背后都湿透了，脸上淌着汗，亮膛膛的。他正在用锤子敲掉鼓起的部分，平整墙面和地面。我喝完水又去刮纸，辛德特对我说吉麦特回来时要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他断定他一定会回来得很晚。壁纸很难弄干净，刮了一层又一层，刮了一层又一层，一共有五层。直到天黑下来，我们洗手时，吉麦特才回来。他解释说，他是帮学徒工搬运瓦砾到小车上时，在那儿碰到一位老顾客……辛德特说：当然啦，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吉麦特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说那儿的活比他们预想的要多得多，不过已经干了不少。当我们下楼梯时，马特乌说要给我盖一间王后用的那样的厨房。这时吉麦特想上到阳台去，那里风很大，可以看到周围许多阳台。但是二层楼的瞭望台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看不见街道。我们离开了阳台下楼，

两层楼之间，楼梯拐角的墙上胡乱涂写着许多人名，画着小  
人儿。其间有几架画得很好的天平，画线刻进墙里，似乎是  
用锥子和镊刀雕出来的。天平一边的小盘比另一边的低一  
点，我用手指顺着一个盘子边摸了一圈。我们去喝苦艾酒，  
吃章鱼。过了几天，我又和吉麦特吵嘴了，还是由于他的怪  
僻和对糖食店老板的厌恶。

“如果我再看见他用那样的眼光钉着你的屁股，我会冲  
进去，听我怎么骂吧！”他叫喊着，两三天没露面。当他又来  
找我时，我问他还生气吗？他突然凶得像一只好斗的公鸡，  
声称他是来要我解释一件事的，他看见我和佩雷在一起散  
步。我对他说是他弄错了，他咬定是我。我发誓真的不是  
我，他发誓说没弄错。开始我好好地跟他讲，但是他不相信  
我。我气得嚷嚷起来，他见我急得叫喊，就说女人都是疯  
子，一个子儿不值。于是我问他在什么地方看见我和佩雷  
在一起。

“在街上。”

“在哪条街上？”

“在街上。”

“哪条街？哪条街？”

他迈着大步走了，我可一夜没睡。第二天他又来了，要  
我答应他永远不再和佩雷出去。为了一劳永逸，不再听见  
他狂怒的吵闹——他暴怒时，声音怕人，简直不像是原来  
的他——我对他说我就永远不再和佩雷出去。没想到他非  
但不高兴，反而像魔鬼一样震怒，说什么听够我的谎言了，

别人给我设了一个圈套，我就像老鼠那样落入陷阱。又要我向他赔礼道歉，因为我和佩雷出去散步，却对他说没有出去过。最后，他让我相信我真是和佩雷出去了，要我在他面前跪下。

“在街中心？”

“在屋里跪下。”

他要我给他跪下，求他原谅，原谅我和佩雷出去散步。天晓得，自从我们吵翻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真可怜。星期天，我又去刮壁纸，吉麦特直到快结束时才来，因为他正在忙着做一件家俱。马特乌的厨房就要完工了，再有一个下午，就大功告成。整个厨房，手臂张开所能够到的地方，全是白色细瓷砖砌的。炉灶上面是闪光的粉色瓷砖。马特乌说所有的瓷砖都是从厂里弄来的，这是他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吉麦特热烈地拥抱他。辛德特瞪着一双活像是惊吓的母牛眼睛，摩擦着双手。我们大家一起去喝苦艾酒，吃章鱼。辛德特说如果我们需要戒指，他认识一个珠宝商，会很便宜地卖给我们。马特乌说他也认识一个珠宝商，可以半价卖给我们。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处世哲学！”吉麦特说。

马特乌脸都涨红了，高兴地笑着，用他的蓝眼睛看着我们，慢慢地，先看这一个，又看另一个，说：

“我们亲如兄弟。”

## 五

在拉莫斯节前夕，父亲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们正向餐厅走去，他走在前面，鞋跟磨损得很厉害，鞋都歪了。我回答他说我自己也不很清楚……等房子收拾好以后。

“还差得很远吗？”

这可不好说，一切取决于我们投入的时间。墙上起码有五层壁纸，吉麦特非要都刮干净。他喜欢一劳永逸，要干就干得好好的，一辈子就一次。

“告诉他星期天来吃饭。”

可我告诉吉麦特父亲请他吃饭之后，他显得暴躁而粗野。

“我曾向他请求和你结婚，他装作毫不感兴趣，说什么我是第三个求婚者，不知是不是最后一个，真扫我的兴，现在他倒又请我了。等我们一结婚，就……”

我们去行拉莫斯节的降福。街上有的男孩子举着吉祥棕榈树枝，女孩子拿的是小的吉祥棕榈树枝。也有小男孩儿和小姑娘拿着圣诞节的玩具，或者打犹太人的木锤，用来到处打犹太人，在墙上、地上、铁桶上、水桶上。当我们走到何塞贝特时，所有的人都在喊叫，欢呼。马特乌和我们在一起，手里抱着他的女儿，一个象一朵花儿似的小姑娘。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一捧鲜花；女孩儿满头金黄色的卷发，蓝色的

眼睛和马特乌一模一样。但是，小姑娘一点儿不笑，她拿着一把棕榈树枝，上面扎着好多糖樱桃；她手小拿不住，马特乌替她扶住了一大半。另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小男孩，也替他扶着一把小棕榈树枝，上面扎着一个蓝丝带的结子和一颗闪亮的星星。两个父亲被人群推着，不知不觉靠近了，走在一起。小男孩开始揪马特乌女儿棕榈树枝上的樱桃。当我们注意到时，棕榈树枝已经秃了一半。

我们到吉麦特母亲家去吃饭：桌子上放着好几把浅红色丝带扎住的长青树枝和天蓝色带子扎的棕榈树枝。她说为了使客人们高兴，她每年都要准备这些节日用的树枝和树枝束。她送给我一小束用红带子扎的棕榈树枝，因为我告诉她我已经领过降福，棕榈树枝是我的吉祥物。从花园里进来一位邻居太太，吉麦特的母亲为我介绍；她和丈夫吵架了，住在吉麦特母亲家。

到吃饭时间，我们坐下来开始进餐，吉麦特要盐。他母亲像被刺了一下，猛然抬起头来，并且说她放的盐从来没有不合适过。但是吉麦特说：今天你做的菜太淡了。邻居太太表示不咸不淡，恰到好处。但是吉麦特坚持太淡了，淡得没法再淡。她母亲僵硬地站起来，到厨房去拿来一只兔形盐罐，盐粒是从耳朵出来的。她把盐罐放在桌上，冷冷地说：盐。吉麦特并没有往自己的盘子里撒盐，却开始议论起来，说什么大家都劝那位太太合情合理地继续活下去，但是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要重新考虑，因此，我们大家都是盐作的。吉麦特的母亲要他别多嘴管闲事，好好吃饭。但是

吉麦特问邻居太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那位太太是否应该回心转意。那位邻居太太继续文雅地细嚼慢咽，只是说她不懂这事。

于是，吉麦特叫起来：真见鬼。他摇着兔子盐罐转向他母亲说：瞧，一粒盐也没有。您整个上午都在打结，扎树枝，菜里一粒盐都没有。我护着吉麦特的母亲说菜里有盐。邻居太太说她不喜欢吃太咸的菜，咽不下去。吉麦特讲他这才明白他母亲做菜不放盐是为了讨好她。但是，一方面做菜要合邻居太太的口味，另一方面要使自己的儿子相信菜里放了盐，这可完全是两回事。说完他往自己盘子里撒起盐来，撒得那么多，他母亲直画十字。吉麦特撒够盐，把盐罐放在桌上，又开始议论起来；众所周知，魔鬼……他母亲打断他：别把我们都搞晕了。但是，他毫无顾忌，继续说，魔鬼制造了糖尿病人只是为了给人找麻烦。这是糖引起的病，而我们都是咸的：汗水、眼泪……他转向我：舐舐你的手，你就知道是什么味儿了，真见鬼。这时邻居太太问他是不是一个相信鬼的小小孩儿。吉麦特又议论起来：魔鬼……他母亲再一次制止他：别说了。我们都吃了一半，吉麦特还没有开始吃饭，却继续说，魔鬼是上帝的影子，像上帝一样到处都有，树丛中，山上，外面街上，家里，地底下，地面上；它化装成大头苍蝇，全身漆黑，闪着蓝光，红光。当魔鬼仅仅是只大头苍蝇时，吃够了垃圾和扔在粪坑里的半腐烂的死动物。他把盘子推开，说倒了胃口，不想吃，只吃甜食。

第二个星期天，他到我家来吃饭，他送我父亲一支雪茄

烟，我带去了在店里顺手弄来的奶油。吃饭时，吉麦特一直在谈木材，各种各样木料的耐力和结实的程度。喝咖啡时，吉麦特问我想马上走，还是晚点儿走。我说无所谓，都可以。但是，我父亲的太太说年轻人应该出去玩玩，消遣消遣。所以，三点钟时，我们已经到街上，顶着骄阳，毫无遮掩。我们又到新房子去刮壁纸，在那儿碰到辛德特，他带去两卷壁纸，正在和马特乌观看。他认识一个贴壁纸的工人，这个工人有一张桌子，腿蛀坏了，还有一条腿已经开胶，因为大人不在，光是孩子在家，他们就故意使劲摇晃它，使它开胶。如果吉麦特送他几条桌子腿，他就可以免费替我们贴壁纸，吉麦特同意了。

餐厅的壁纸贴好之后，右边出现一块污迹。我们把贴壁纸的小伙子找来，他说不是他的错，污迹是由于墙本身有问题，贴好之后出现的，墙内有个地方破裂了。但是，吉麦特认为那块污迹贴壁纸时就有，贴时本应说明那里潮湿。马特乌建议到邻居家去看看，说不定他们的洗碗槽就在那儿，如果洗碗槽有眼儿、漏水，这边壁纸就完了。他们三人到邻居家去看，邻居很不客气，说他们这边什么也没有，和他们无关，然后把房东的地址给了吉麦特，叫他们找房东去说。房东说要派人来看，但谁也没有来，最后房东自己来了，看了之后说这块污迹应由我们或我们的二房东负责，那儿的伤痕是我们凿墙时造成的，吉麦特辩解说我们没有凿墙。房东坚持是我们盖厨房时敲打和震动引起的，所以和他毫无关系，说完走了。吉麦特气得直跺脚，马特乌建议如果要修

理,最好各付一半,但是邻居不肯沾边。去找你们自己的房东吧!他说。

“污痕在你们那边,找我们的房东干什么?”

邻居还说如果这块污迹和他们这边有关,应找出原因,但是,他可以证明,这边没有任何故障可能导致那边出现污迹,说完他也走了。大家气得直嘟哝,这样来回奔波,费唾沫、生气,为了什么呢?毫不值当的小事,其实,只要把碗柜放在这块墙前边,一切就都解决了。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到酒店去吃章鱼,喝苦艾酒。一天,一个穿着黄衬衫的人走近我们,他想卖一些印着一个女艺人的明信片。这位女艺人很多年以前曾经是巴黎的明星王后,他说他是她的代理人,又说这位曾被很多王孙公子热爱的女艺人,现在孤零零一个人生活,不得不靠变卖东西和纪念品维持生活,吉麦特生气地把他撵走了。当我们离开酒店时,他让我先回家,他有一个约会:一位先生要他装修三间卧室。我在中心大街转了几圈,观赏橱窗,特别是橡胶店的洋娃娃橱窗。有几个傻瓜开始跟我搭讪、纠缠,其中一个殷勤的家伙离我最近,他说:色、香、味儿真不错,仿佛我是一盘汤。我对这一切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正如我父亲所说,我天生正经……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不很清楚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 六

吉麦特说要把我介绍给霍安神父。在我们去见他的路上，吉麦特竟说房租我们两人各付一半，好像我们是两个朋友似的。为此，我和家里吵了一架，因为，后母把我的饭费扣除以后，剩下的钱都由父亲掌管。最后，父亲总算答应付一半房租。但是，关于付房租的事，是当我们去见莫森·霍安时，吉麦特对我说的。

霍安神父似乎是苍蝇翅膀做的；我是指他穿的衣服，是一种很稀疏而不结实的黑色布料。他作为一位虔诚而仁慈的长者，接待了我们。吉麦特对他说：对于我，结婚这种事儿……是一瞬间，越短越好，如果五分钟能结束就不要用十分钟。霍安神父从小就认识吉麦特，他把张开的手放在膝头，身子向前探，眼睛灰蒙蒙的，黯淡无光，显露出岁月流逝，使他已饱经沧桑。他对吉麦特说：别这么想，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每个人都应当重视。星期天你不是穿得很漂亮吗？夫妻开始时就像是一个大星期日，需要举行仪式。如果我们对什么都无所谓，那我们就像是没有开化的人……我想，你当然想作一个文明人……吉麦特搭拉着脑袋，后来，他说了点什么，霍安神父用手势制止他。

“我给你们主持婚礼，最好不要太着急。我知道年轻人容易冲动，结果就匆匆忙忙地生活……而生活之所以成为

生活，应该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来……我想，你的新娘子一定喜欢穿着白礼服结婚，让所有看见她的人都知道她是新娘子，而不愿意穿着日常穿的衣服，哪怕是新的……姑娘们都是这样的。我主持过的所有婚礼……所有美满的婚礼，新娘子都穿着白色的礼服。

当我们离开他家出来时，吉麦特说：我非常尊重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从家里只带走了一件东西：黄铜床，那是我唯一的东  
西。辛德特送给我们餐厅的铁吊灯，带着紫红色的丝穗子，  
用三条铁链从天花板上挂下来。铁链汇合处，是一朵有三  
片叶子的铁花。我穿着白色礼服，裙子很长；吉麦特穿着黑  
色礼服。学徒工和辛德特一家都来了，他有三个姐妹，两个  
已婚的兄弟，都和嫂子一起来了。我父亲也来了，他将把我  
送到神父那儿举行婚礼。吉麦特的母亲穿着黑绸裙，一走  
动便发出沙沙的响声。胡利埃塔穿着灰色蓝花连衣裙，打  
着玫瑰红的结子。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个集体真不错。马  
特乌的老婆名叫格里塞尔塔，因为不舒服没有来。马特乌  
说，她经常如此，请我们原谅。整个宗教婚礼仪式很长，霍  
安神父的祝福和说教十分动听。他讲到亚当和夏娃；苹果  
和蛇。并且说女人是男人的肋骨作成的，亚当醒来时，发现  
他的女人睡在身边，一切是那么自然，上帝并没有使他吃  
惊。他还给我们讲述天堂是怎样的：有小溪、草地，整齐  
的小草中有许多天蓝色和白色的花朵。夏娃醒来，她作的第  
一件事就是摘一朵蓝花，把花瓣吹开，让它们在空中飞舞。

亚当责备她，因为她把一朵花弄坏了。亚当是人的祖先，他只知**道**善良。然而一切都以火剑将要来临而告终……坐在我后面的恩里克塔太太说：就像朝霞作成的念珠串。我却开始想，如果有一天莫森·霍安见到龙虾画，他会说些什么呢？龙虾的头是那么深奥复杂，还用虾尾厮杀……大家都夸奖莫森·霍安的婚礼祝词是他生平最成功的说教之一。学徒工对吉麦特的母亲说，在他姐姐的婚礼上霍安神父也讲到天堂、人的祖先、天使和火剑……和这次讲的一模一样；只是花的颜色不同，在他姐姐的婚礼上，他说花是黄色的，小溪的流水，他说上午是蓝色的，下午是玫瑰色的。

我们到圣器室去签字，然后，汽车把我们送到蒙特胡伊去散步开开胃。散完步之后，客人们去喝苦艾酒，吉麦特和我去照相。照了好多张，有的吉麦特站着我坐着，有的我坐着吉麦特站着，有的两个人都坐着，半侧着身子。有一张是侧面，头靠在一起坐着，照相师说免得老是像在吵架似的。有一张两人都侧身站着，我一只手扶着一张三条腿的摇晃不稳的桌子。还有一张两人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一棵绢纸作的树。照完相，我们回到酒店时，大家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们解释说因为照相师给我们照了许多艺术照，很费时间。问题是油橄榄和鱼罐头已经没有了，吉麦特说没关系，我们就开始吃饭。但是吉麦特说他必须声明他们是一帮没有教养的人。整个吃饭时间他都在和辛德特谈论……有油橄榄怎样，没有又怎样，马特乌坐在我父亲后面，一声不响，只是不时看我几眼，微笑着，最后对我说：他们老开玩

笑。我们吃得很好，吃完之后放唱片跳舞。我和父亲跳，最初，带着面纱，后来我摘下来交给恩里克塔太太以便跳得更自如。跳舞时，我提着裙子，怕被别人踩了。我和马特乌跳了一支华尔兹，他跳得很好。当马特乌带我跳时，我轻盈得像一根羽毛。我生平从未像马特乌带我时跳得那么好，似乎我是专门跳舞的，除了跳舞没有作过任何其他的事。跳时，我满脸通红，发烧。我还和学徒工跳，他几乎不会，吉麦特取笑他，找事寻衅，他该怎样还怎样，毫不理会。跳到一半时，进来了几位在隔壁大厅吃饭的先生，问我们能否让他们参加我们的舞会。他们都是四十上下的成年人，先来了四个，后来又进来两个，一共六人。他们正在庆祝一次成功的阑尾手术，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人作的。他耳朵上挂下一根带子，那是助听器，因为他有点儿聋。他们得知隔壁在举行婚礼舞会，很想问问能否让他们参加，因为他们需要快乐和青春。这些先生都向我祝贺，并且问我谁是新郎，就送给新郎好多雪茄烟。所有的人都跟我跳舞，到处一片欢笑。一个端酒菜的招待员，看到祝贺手术成功的先生们和我们一起跳舞，也要求和新娘跳一个舞。他说这是他的习惯，和新娘跳舞会给他带来好运。他还说如果我们不介意，他将把我的名字写在一个小本子上，那上面记着所有和他跳过舞的新娘的名字。他写上我的名字，并且给我们看他的小本子，一共有七页，写满了名字。他活像一棵龙须菜，干黄焦瘦，只有一颗牙，头发梳向一边，遮住没有头发的地方。吉麦特放了一张双步圆舞曲唱片，节奏很活跃，让我

和招待员跳，正如他所要求的，跳一支华尔兹。于是，我和招待员，进进退退，像飞镖似地旋转起来，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跳到一半时，吉麦特说他想和我跳完这支舞曲，因为他就是在跳双步圆舞曲时认识我的。招待员把我交给吉麦特，然后用手理理头发，结果，头发翘起来，越来越乱。祝贺手术成功的先生们已经站在门边，他们都穿着黑衣服，纽扣眼里插着白色石竹花。跳舞时，我斜眼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当我和吉麦特跳舞时，他抱怨他们自负地卖弄，让他当小丑，其实，举行婚礼只要有霍安神父和他的祝词就行了，其他都没有必要。这时舞会结束，大家都鼓掌，我屏住气，心跳得很快，快活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当一切都结束时，我甚至希望这天是婚礼的前夜，以便重新开始，一切是这样美好……

## 七

我们已经结婚两个月零七天了。吉麦特的母亲送给我们一张大床垫，恩里克塔太太送给我们一幅钩花古式床罩。床垫布是蓝色的，上面有闪亮的波纹形羽毛图案。床是浅色木料新做的，床头和床腿都是一根根圆柱，圆柱又由一串串圆球叠起而成。床底下可以躲一个人，对此我是有亲身体验的。那天，我第一次试穿一件自己作的栗色新衣服，领子是奶油色的，很精致。百褶裙，前襟用金色小扣子扣住。为

了让吉麦特吃一惊，事先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晚饭后，铁吊灯下，桌上有一个明亮的光圈，吉麦特在灯光下画家俱图样。我穿上新衣服，来到餐厅吉麦特面前。他没有抬起头，一边继续工作一边问我：

“你一句话不说在作什么呢？”

他抬起头来看我，草莓色灯穗的阴影落在他脸上。早几天他就说了：我们应该把吊灯吊得更高一点，光照的范围就更大一点。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他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看了好一会儿，我已经不耐烦了，他还是目不转睛地钉着我看。在灯穗的阴影中，眼睛显得更小、更深。当我不能再坚持不说话地站下去时，他突然像喷出的泉水般站了起来，高举双臂，张开手，指头分得开开的，向我扑过来，嘴里发出惊叹，赞美的声音，哦……哦……我冲出餐厅，跑过通道；吉麦特跟出来，不断地赞叹，哦……哦……我跑进卧室，他跟进来，把我摔倒在地上，用脚把我推到床底下，他自己跳到床上。当我想出来时，他打了我的头一下，喊着：这是惩罚。当我从一边出不来，又没法从另一边出来时，叭达一声，他的手又打在我的头上：罚你。同样的恶作剧，他后来又重复过许多次。

一天，我看见一些巧克力作的小杯子十分好看，就买了六只，都是白的，矮矮胖胖的。吉麦特一看见就生气了，这些巧克力杯子有什么用？

这时辛德特来了，他午安都没说就急忙对吉麦特讲起马特乌有一个朋友认识贝尔特兰大街上一个老板，想修理

家里的全部家俱，要你明天一点钟去见他。他家是一幢三层小楼房，你可以把婚礼花掉的钱都挣回来。因为这位老板很着急，你得加班，可以挣加班费。吉麦特记下了地址，然后打开厨房碗柜门，说：瞧，把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她和我都不喜欢把巧克力作成玩意儿……瞧，就是为了消磨时间……辛德特笑着，拿起一只小杯子，作了一个喝饮料的样子，然后又放回去。好厉害，显然，我不能喜欢巧克力做的玩意儿！

我们用贝尔特兰大街这个老板修家俱挣得的钱，买了一辆旧摩托车。车主由于车祸死了，他死后第二天尸体才被发现。骑着这辆摩托，我们闪电般驶过公路，吓坏了农村的居民，鸡群都骚动起来，咯咯乱叫。

“紧紧抓住，现在瞧，多好玩！”

我最害怕的是弯路，我们几乎躺倒在车上，到直路上时再伸直身体。你认识我的时候，你想到我会让你受这种罪吗，坐在我的摩托上跑这么多公里？有时，我脸都冻了，全身僵硬得像硬纸板似的，流出了眼泪，脸紧贴着吉麦特的背，一路上都在想，我再也回不了家了。

“今天我们到海边去。”

我们在巴达洛纳吃午饭，以巴达洛纳为终点，不再往前去。因为我们起得太晚，时间来不及。天气很阴沉，海水不像海水，凄惨，灰暗。海水带着许多泡沫浪花高高升起：鱼群的呼吸激起海水的澎湃，鱼群的发怒汇成大海的咆哮。当我们喝咖啡时，他又一次说：可怜的玛丽娅……这句话像

匕首一样刺伤了我。

我开始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我用一个铜币在眉心揪出了一大块紫疤，又用很大的大门钥匙在后颈按捏。招待员陪我到盥洗室，帮我往头上泼水。当我回到大厅时，吉麦特紧闭着嘴唇，鼻子都气歪了，给小费时等着瞧吧！一个铜板也没有。

他说招待员不应该陪我去盥洗室，我问他自己为什么不陪我去，他回答说我已经大了，可以一个人去。骑上摩托时，他又说：如果玛丽娅看见这辆一百马力的车……

我开始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在他要说可怜的玛丽娅的前几天，我就有预感，知道他快要说可怜的玛丽娅了。因为他的样子老是昏沉沉的。在他说了可怜的玛丽娅，并且看到我忧心忡忡，他便几天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他这个人并不存在。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是十分宁静的，而我却烦乱不堪，被玛丽娅纠缠着，一刻不得安宁。当我洗地板，擦门窗时，我就想：玛丽娅一定干得比我好。洗碗时，我会想：玛丽娅一定洗得比我干净。铺床时，又想：玛丽娅一定铺得更整齐……我老想着玛丽娅，只想着玛丽娅，不停地想，不停地想。我把巧克力杯子藏起来，每当我想到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便买了杯子，心都收缩起来了。吉麦特的母亲见到我时，老问：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吧？

吉麦特却两条胳膊垂下，贴在身子两侧，手张开，掌心朝外，耸耸肩膀，什么也不说。但是，我却听见一种声音，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在说：不是我的错。他母亲仔细端详我，这

时她的眼睛似乎变成了玻璃的，也许，有点儿……她捏捏我的胳膊，还好，并不瘦……

“甜言蜜语地骗人，”吉麦特注视着我们两人说。当我们去看他母亲时，老太太老是说给我们准备了美味佳肴。当我们离开时，吉麦特老是问我：我母亲做的菜怎样？我们骑上摩托，嘟……嘟……像闪电，像闪光。夜晚，我脱光衣服。今天是星期日，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要一个孩子。第二天早上，他起床时，像旋风似地揭开被子，把我的被子也裹了走，让我赤身露体。他站到阳台上作深呼吸，洗漱时发出很大的声响，唱着歌走进餐厅，坐到餐桌前，把腿盘在椅子腿上。

我还没有到他的店铺去过，一天他说要我去看看。玻璃门窗已褪了色，玻璃上全是尘土，里面看不到对面，外面也看不到里面。当我对他说我要把玻璃擦干净时，他回答，店铺的事，你不用插手。

他把我介绍给学徒工，好像我不认识他似的：我太太，科罗梅塔。学徒工像个小瘪三，他直愣愣地把手伸给我，就像伸给我一根枯死的树枝。安德维特，随时听您吩咐。

日复一日，一切照旧。他老叫我科罗梅塔……科罗梅塔长，科罗梅塔短……他的母亲老是问：没什么事儿吧？一天，在她那儿吃饭，我说我的盘子太满了，我觉得恶心，请她减少点。吉麦特的母亲说：到时候了。她把我带到她房间，黑色床上罩着红玫瑰花的床罩。床的四角柱子的圆端上扎着四个结子：一个蓝色，一个紫色，一个黄色，一个胡萝卜

色。她让我躺下，像个医生似的摸我的腹部，听胎音，听心脏。还不到时候。她说着回到餐厅。吉麦特把雪茄烟灰弹到地上，他也估计不到时候。

## 八

后来，他要给自己做一把椅子。画图样就画了好几个晚上，每天我都睡着了，他才来睡。把我弄醒之后，老是谈论，最难的是找到平衡。星期天，如果天气不好，呆在家里不出去，他就和辛德特、马特乌讨论这个问题。他作的椅子很奇特，半像摇椅，半像扶手椅。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说它是马略卡岛人。整个椅子是木头做的，稍稍前后摇摆，有点儿像秋千。他还说要给这椅子做两个灯穗色的椅垫，一个当座垫，另一个靠头。那张椅子只给他一人坐。

“这是男人坐的椅子，”他说，我不和他争，让着他。他还说每个星期六都要给椅子打蜡，使木料的光泽显出来，并且光芒四射。他在这张椅子上坐着，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如果抽烟，就半闭着眼睛吐烟圈，似乎整个人都沉醉于神仙境地。我把这种情况讲给恩里克塔太太听，她说：

“他什么坏事都不作，不是吗？坐着出神总比疯子似的骑摩托好。”

她还要我对吉麦特的母亲倍加小心，注意和她的关系；同时，无论如何不要让吉麦特猜到我的心思，因为，如果他

是那种喜欢折磨老婆的人，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我的弱点。我告诉她，吉麦特的母亲孤单一人，怪可怜的，她有个有趣的癖好，喜欢打结子，我因此对她产生了一些好感。但是恩里克塔太太说打结子是一种骗人的计谋，使人们认为她是单纯而善良的。但是，无论如何要使她感到我很喜欢她。因为如果他的母亲赞赏我，吉麦特将更高兴，对我更好。

星期天，如果我们因为下雨没有出去，而马特乌、辛德特又没有来，我们便在床上度过下午，就在那张浅色木料做的床上，圆球垒成圆柱形床腿的床上度过下午。吃中饭时他便提醒我了：

“今天我要让你怀一个孩子。”

他折腾得我两眼冒金星。恩里克塔太太早就让我懂得他会很喜欢夫妻生活，并且要我给她讲我们的新婚之夜。但是，我不敢。因为我们的新婚之夜长达一个星期；我们没有新婚之夜，只有一个新婚周。一直到那时候，他脱去衣服，裸露身体时，我甚至都不敢看他。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动都不敢动。最后，他说：如果你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脱光衣服，我就出去；如果你不害羞了，我就开始。我要让你明白，这是正常而自然的，不是坏事。他的头发像长在圆圆的脑袋上的密林，像漆一样又黑又亮。他用梳子梳理头发，每梳一下，就用另一只手去抚平。没有梳子时就用手指头梳理，张开手，两只手来回倒，很快很快地梳着。如果不梳，宽宽的一大绺头发，垂在前额，垂得相当低。在又小又亮的老鼠眼上面，是和头发一样漆黑的浓眉。眼眶老是很湿润，好像涂

了油，显得很漂亮。鼻子不宽不窄，也不向上翘，我最不喜欢翘鼻子。脸颊很饱满，夏天玫瑰色，冬天红色。一边一只扇风耳，上半部离开头比较开。嘴唇肥厚而红润，下唇向前突出，说话或笑的时候露出一串整齐的牙齿，稳稳地镶在牙床上。脖子上看不见一点儿血管和筋络。鼻子我已说过，不太宽也不太窄，每个鼻孔里有一撮挡住尘土的鼻毛。双腿偏瘦，从后面看，血管鼓鼓的，像蛇那样盘在腿肚上。整个身体是瘦长的，该圆的地方都圆圆的。胸脯很高，臀部很窄。脚又细又长，有点平足，如果不穿鞋，走起路来脚后跟踩地。整个身体相当均匀，结实。我这样对他说，他慢慢转过身子，问我：你这样想吗？

在内心深处，我非常害怕。他说了，要给我作个榜样，所以，当他已经躺在床上时，我也开始脱衣服。我一直害怕这个时刻到来，人们曾对我说，女人沿着花朵的道路走近男人，然后沿着眼泪的道路出来；在欢乐之中上当受骗……我从小就听说，自己要被人分开，我一直很害怕生孩子死去。人们说女人死于分娩……一结婚就开始被人分开，怀孕，分娩。如果不能顺利生产，最后，收生婆会用一把刀和瓶子的玻璃来剖腹，以后就永远这样了：女人或者被人分开，或者剖腹再被缝上。所以，结过婚的女人需要站着时，很快就会累。电车上，当人太多，有些太太不得不站着时，懂事的男人都站起来让坐，不懂事的男人继续坐着。那天晚上，当我哭起来，吉麦特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问我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坦白了真情：我怕被他分开时死去。他笑起来，说，

是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布斯塔曼特王后的情况，她丈夫怕麻烦，不愿自己出力费事，让一匹马来分开她，结果她死了。我不能对恩里克塔太太讲我的新婚之夜，因为我们结婚那天，回到家时，吉麦特要我去准备好多吃的，然后，他插上门，让我过了一个星期的新婚之夜。我不能向恩里克塔太太解释我们的新婚之夜延续了一个星期。但是我对她讲了布斯塔曼特王后的情况。她回答说，是的，是很可怕，但她丈夫对她的行径更可怕，好多年以前他便开始玩弄女人，欺骗女人；她老是逃避自己的丈夫，丈夫便把她捆在床上，就像是钉在十字架上那样。恩里克塔太太固执地想知道我的新婚之夜，我只好设法引开话题，用摇椅去分散她的注意力，讲起丢失钥匙的故事。

## 九

一天晚上，从酒店出来之后，我们和辛德特在街上散步一直到两点钟。当我们回到家门口，辛德特刚要走时，发现那幢楼房临街大门的钥匙不见了，我们进不去。吉麦特说他把钥匙给我了，要我收在钱包里。平常，钥匙老是在我家门背后钉子上挂着，辛德特那天在我家吃晚饭，他说似乎看见吉麦特把钥匙摘下来，放到口袋里去了。吉麦特仔细查看所有的口袋是否有洞眼。我说也许他以为拿了钥匙，实则没有拿。吉麦特说也许他曾叫辛德特拿了楼下大门的钥

匙，辛德特心不在焉，随手取了钥匙，现在记不起来了，是他把钥匙弄丢了。后来，他们又说是我拿的钥匙，但是，他们说不出我什么时候拿的，他们是否看见我怎么拿的。辛德特建议叫住在一层的人开门，吉麦特不愿意，他是对的，最好不要碰一层的房客。最后，吉麦特说：幸好我们有个店铺，还有工作间，我们去拿工具来。

他们两人去找工具开门，我留在门口看打更的更夫是否过来，我们曾在第一个街角拍巴掌叫他，而他却还没有来，哪儿都找不到他。站累了，我就地而坐，坐在大门的台阶上，把头靠着门。我抬头看望楼房之间的一片天空，有一点儿风，只有一点儿；天空很黑，云彩很快地移动。我晒得睁不开眼睛，我必须努力不让它们闭上。宁静的夜晚，微风，很快向一边挪动的云彩，一切都在给我唱催眠曲，昏昏欲睡之中我想到吉麦特和辛德特，他们回来看见我就在门边睡得像个死人，连台阶也没有上，会说什么呢？远处我听到石砌路上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吉麦特用一个钻头，在大门锁眼上面钻了个小洞。辛德特不停地这样说做是不合法的，吉麦特解释说他很快就会堵上这个洞眼，但是，首先他必须回家，进到楼里去。钻头从木头门的外边钻到里边，洞眼露出来了。他用铅丝作了一个钩子，钩住拉门的绳子——平常只要从上边拽这根绳子，门就能打开——就在更夫转过街角时，门开了。我们马上进去，辛德特跑步回家。当我们进入自己的家时，看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挂在门背后的钥匙。第二天，吉麦特用

一小块软木堵死了门上的洞眼。可能有人会注意到这个洞眼，但谁也没说什么。恩里克塔太太说：那么，你们并没有丢掉钥匙。我告诉她，当我们以为钥匙丢了的时候，跟真的丢了是一样的。

马约尔节日来临了。吉麦特说我们将在钻石广场跳舞，跳花会摸奖舞……但实际上我们关在家里度过了马约尔节。吉麦特非常生气，因为他费了很大力气替一家人修家俱，结果，主人像犹太人一样吝啬，老讨价还价。吉麦特为了摆脱这个负担少啰嗦，少收了钱，但是，却把脾气发在我身上。每当他心情不好时，老是说那一套：科罗梅塔，你别在那儿发呆；科罗梅塔，瞧你干的傻事；走开，科罗梅塔；过来，科罗梅塔；你这么平静，无动于衷……他来回走着，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最后，他打开所有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扔出来。我问他找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他因为我没有和讨价还价的先生争吵而暴怒。我不愿意发怒吵架，就把他一人留在家里出去了。我梳好头，打开门，走出去时告诉他我去买点儿冷饮，因为他吵得我头昏脑胀，又干又渴，让他不再发疯。街上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漂亮的姑娘们穿着美丽的衣服，成群结队地走过。有一个阳台上对我洒下了一阵各种颜色的纸雨，我把其中一些埋到头发里面，让它们呆在那里掉不出来。我买了两瓶冷饮回家，吉麦特坐在他的椅子上半睡着了。街上人们尽情地狂欢。回到家，晾的衣服都掉在地上，我把它们捡起来，叠好，重新收起来。下午到他母亲家去作客。

“你们都好吗？”

“是的，太太。”

离开他母亲家出来时，他一面蹬着踏脚发动摩托一面问我：你们小声讲话时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告诉他母亲他有许多工作，她回答说那不好，因为他母亲花钱无度，多少钱都能花掉。她早就想让他买一把带柄的笤帚和新的淡灰色的床垫布。有一天吉麦特的母亲对我说吉麦特很固执，他想作什么就非作不可，从小老气得她发疯。当她要他作什么事，而他不愿意时，就坐在地上不起来，除非用拳头打破他的头。

一个星期日早上，吉麦特开始叫腿痛。他说睡觉时痛得火辣辣的，似乎骨髓里有火；有时，骨头和肌肉之间觉得灼痛，但这时，骨髓就不痛了。每当我把脚放到地上，突然就不痛了。

“哪儿骨头疼？”

“骨头，全身的骨头。腿上的骨头有一部分痛，臀部两侧胯骨痛，但是膝关节一点儿也不痛。”他自己估计可能是风湿。恩利克塔太太说别信他，他装痛是为了让我老挂念他。整个冬天他都喊腿痛，早上一睁开眼睛和中午吃饭时他都指着地方对我讲夜里腿如何疼。他母亲说，科罗梅塔应该给你作热敷，他却回答说疼痛已经够他受了，别再给他添麻烦折磨他了。中午或晚上，他一回家我就问他腿感觉怎样，他说白天什么也不觉得，就是夜里疼。

他像一只麻袋似的直挺挺躺倒在床上。我老是提心吊

胆，怕他性欲冲动。他要我给他脱鞋，换上咖啡奶油双色方格拖鞋，躺了一会儿之后，才起来吃晚饭。睡觉之前，他让我用酒精给他揉擦整个身体，以便消痛。他一定要擦遍全身，因为疼痛会窜，上下左右地活动，所以哪处不擦都不行。

我对所有的人说他只是晚上疼，大家都觉得奇怪，楼下的老板娘也觉得很怪。怎么样？他晚上还因为腿痛睡不着吗？你丈夫的腿怎样了？还好，谢谢，就是晚上痛。他母亲也常问：他腿还痛吗？

有一天在花街走过，一阵旋风带着花朵的香味和颜色包围了我，我听见后面有一个声音在叫：

“娜塔丽亚……”

我以为不是叫我，我已经那么习惯只听到人家叫我科罗梅塔，科罗梅塔。那是我的第一个未婚夫，佩雷，我抛弃了的未婚夫。我不敢问他是否已经结婚，或者有没有未婚妻。我们握了手，他的下嘴唇有点儿颤抖。他对我说他孤单一人留在世界上了，那时我才注意到他胳膊上缠着黑纱。他看了我一眼，在人群、花朵、店铺的包围之中，他似乎窒息着说不出话来。他告诉我有一天他见到胡利埃塔，胡利埃塔告诉他我已经结婚。知道我结了婚，他希望我很幸福。我低下头不知做什么好，说什么好。我想我应该抑制悲伤，使它立刻淡化而消失，免得我留恋过去。我一分钟也不能让它留在我心里折磨我。我应该把痛苦枪毙，把它咽下去，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他比我高得多，当他半低着头说话时，我感到佩雷的痛苦沉重地压在我头发上。我觉得他看透了

我，我心里所想的一切，我的生活，我的痛苦。幸亏周围有许多花朵。

中午，吉麦特回家，一进来，我告诉他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碰到佩雷了。

“佩雷？……”他撇了撇嘴，“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我为了跟你结婚而摔掉的那个小伙子。”

“你没跟他说话吗？”

我告诉他我们互相问了好。吉麦特说我应该使他感到  
我不认识他，我回答说佩雷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我，他告诉  
我叫我之前犹豫了半天，看了又看不敢认，因为我瘦多了。

“让他替自己去操心吧！”

我没有告诉他，下了电车以后，我到橡胶制品商店橱窗  
去看玩具娃娃，所以饭晚了。

## 十

吉麦特母亲在我额头上画了一个十字，不让我给她擦  
盘子。我怀孕了，一动就累。她洗完碗，关上厨房，我们就  
到阳台上去坐。阳台的一边爬着葡萄藤，另一边有很多约  
瑟的眼泪<sup>①</sup>。吉麦特说他困了，起身去睡觉。就剩下我们两  
人，于是，吉麦特的母亲给我讲起吉麦特和辛德特小时候的

---

<sup>①</sup> 一种植物名，原产印度，禾木料植物，种子可作项链及念珠。

事情。小时候辛德特老是在他们家度过星期四。那时，她种风信子，种了三十几棵，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去看它们生长的情况。风信子一点一点从球根中长出来，使人充满信心，最后，枝子上盖满了花蕊，排列整齐，像是仪仗队。从花蕊可以猜得出将来花朵的颜色，它们清一色全是玫瑰红色。一个星期四下午，两个孩子在花园里玩耍，她去给他们准备点心，离开了一会儿，回来看见风信子都倒插着，二球根和几根鬚毛在空中，花蕊、叶子和枝子都埋在土里。她只说了一句话，虽然她从来不说脏话，但是，那天她说了句脏话。但是，她不肯对我重复这句脏话。最后，她说，男孩子顽皮得很，带他们可受罪了。“如果你有一个男孩子，可得小心。”

吉麦特告诉我父亲我怀孕了，父亲就来看我，并且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反正是有主的孩子，父姓、母姓都有。恩利克塔太太老问我有没有妊娠反应。

她讲到有些女人怀孕时反应产生的可怕后果：有些人突然特别想吃葡萄干、樱桃、肝……最可怕的是想吃童子鸡。她认识一位太太怀孕时特别想吃童子鸡，这种妊娠反应留下了可怕的后果。后来恩利克塔太太在这位太太儿子的脸上看到，他的眼睛和耳朵都有童子鸡的影子<sup>①</sup>。接着，她又对我说，人是在水中成形的，首先有心脏，然后慢慢地长出神经、血管、头盖骨。我们人有脊椎骨、关节和软骨，如果没有关节和软骨，我们就不能蜷曲着装在肚子里。肚子

---

① 西班牙民间传说，妇女怀孕期间各种特别的嗜好，如未得到满足，将在胎儿身上留下痕迹。

不是很长的，我们不可能僵直地躺在里面。脊椎骨中，人都有一根骨头像笊帚柄一样直，这根骨头从小就不能弯曲。

收生婆说夏天我应有新鲜空气和海水浴，于是，我们骑上摩托到海滨去了。食物和衣服都是事先准备好带去的。一条有黄、蓝、黑条纹的浴巾做帘子，吉麦特张开胳膊把它撑开，我就在里面脱衣服。他笑我，显然我很好笑，肚子特大，不像是我的。我看着海水，它们来了又去了，老是一个样子，老是一个样子……所有的波浪，自己来了又自己回去了。我面对海洋坐着，海水老是蓝色的，时而发灰，时而发绿。活动的海水，会说话的海水，连着海空，水天一片，永恒地活动着，伸向无垠。注视着这伸向无垠的海水，我空空荡荡，一切思想都不存在了。吉麦特见我好久不说话，就问我：喂，怎么样？

最糟的是回家的时候，我们在公路上摇来摆去画之字形。天晓得，我的心颤抖着，提到喉咙口。吉麦特说孩子在母腹里，成形时期便习惯摩托，将来在人生的道路上会获得更大的成功。虽然他不知道是在摩托上，但是他会有感觉，并且会记住这种感觉。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人，我不知他是谁，当时我羞得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因为吉麦特说：是我把她填满的。

他母亲送给我吉麦特出生时她穿的紧身褙，恩利克塔太太送给我缠肚脐眼的绷带。我到后来也不知道，这些绷带该怎么用。紧身褙似乎是给女孩子用的，领口有根带子，一正一反地从花边的洞眼穿过。我的父亲说虽然他是无名

之辈，他要给孩子起个名字，如果是男的就叫路易斯，如果是女的就用母亲曾祖母的名字玛加丽塔。吉麦特说，不管我的父亲是否作为教父参加洗礼，他儿子或女儿的名字由我父亲决定。夜晚，吉麦特老是在桌上绘图，很晚才睡。他来睡的时候，如果我已经睡着了，他就打开灯，尽一切可能把我吵醒。

“你觉得孩子在动吗？”

当辛德特和马特乌来时，他对他们说：一定是个小男孩，我们家庭的象征！

我不知道自己像什么，圆得像个球，可是下面有脚、上面有头。一个星期天，吉麦特的母亲给我看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一个非常干燥、球形的植物根。她说是赫里科的玫瑰花<sup>①</sup>，她怀吉麦特时收藏的。她要我在分娩时，把它放在水中，玫瑰开花时，我的骨盆就打开，孩子就生下了。

这时，我产生了洁癖。我一直很爱干净，但这时我嗜好打扫卫生，我整天都在擦洗，扫灰，扫了又擦。我能花上几个小时擦一个水笼头，擦完之后，如果发现一点儿污迹，又重新开始擦，直到它光亮照人，我才如醉如痴地赞赏不已。吉麦特希望我每个星期给他熨一次长裤，我从来没有熨过，第一次真不知怎么摆弄。虽然我十分小心，从半中间往上，裤线就出来两条。我睡不好觉，十分烦躁。早上醒来，我把手张得大大的，在眼前晃动，来判断是不是我的手，是不是

---

<sup>①</sup> 叙利亚沙漠地带的玫瑰，开小白花，上面有穗状物。干燥时缩成球状，放在水中又展开。

我自己。起床之后，全身的骨头都酸痛而疲乏，人似乎瘫了。吉麦特也开始因腿疼而发脾气。恩利克塔太太说吉麦特的病叫骨结核，需要用硫磺治。当我告诉吉麦特<sup>17</sup>时，他说他可不愿意因为恩利克塔太太的错误而死去。我给他准备了一小匙蜜，上面有硫磺花。可是他说蜜会伤害他的牙齿。这天他整日都在讲他作的一个梦：他梦见用舌尖舐大牙，一颗一颗舐，每舐一颗，这颗大牙便从牙床上掉下来，像一个小石子那样在他嘴里滚动。最后，他满嘴是石子又不能吐，因为嘴唇被缝上了。作了这个梦以后，他觉得大牙都活动了，这是个宣告死亡的梦。他老牙痛，楼下的老板娘让我用麻醉药水给他漱口，这种药水能麻醉神经，减轻痛苦。恩利克塔太太却对我说，麻醉药水可能减轻痛苦，但是，药劲儿过去后，会重新疼痛，吉麦特需要的是拔牙的好钳子，而不必这么罗嗦费事。

祸不单行，正当我们忙着折腾牙齿，小石子，宣告死亡的梦，我的荨麻症却发作了，我几乎要疯了。夜晚，我们出去散步，一直走到花园，因为我需要活动。我的双手肿了，脚踝肿了，只差没有给我在腿上勒一根线，以防止全身都肿起来。在平台上，周围都是风和蔚蓝色的天空、云彩，我晒衣服，或坐着缝衣服，或走来走去，我感到自己腹中腾空了，装了进去另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是什么隐藏着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拿我消遣，跟我闹着玩儿，从嘴里给我吹气，让我肿起来的呢。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平台上，周围是栏杆、风和蔚蓝的天空、云彩，我看着自己的脚，怎么也不懂为

· 什么会肿起来。我第一次抱怨起来。

## 十一

第一声叫喊把我自己都震聋了。我简单不相信我的喊声会是那么尖，拖得那么长。所有的痛苦都随着喊声从嘴里吐出去了，都随着婴儿在下面消失了。吉麦特在过道里来回走着，不断地祈祷。收生婆出去找热水时，铁青着蜡黄的脸责备他，说他的过错是没有及时作好准备工作……

他母亲在我安静的片刻，走近我，对我说：你没看见吉麦特都急坏了……产婆把一条毛巾缠在床头圆柱上，让我从不同的角度抓住毛巾，以便使劲。当一切即将结束时，一根床柱断了。我听见一个声音在说话，当时我魂不附体，也不知是谁的声音，只听见在说：你差点儿把自己的儿子憋死。

当我能呼吸时，我听见了哭声。收生婆抓着脚，倒提了一个婴儿，就像一个小动物，这就是我的孩子。床头小柜上赫里科玫瑰已经全开了，收生婆用手掌，用赫里科玫瑰拍打孩子的屁股。针织床罩上落下一朵玫瑰花，我梦幻似的伸出手，揪了一片花瓣。他们告诉我事情还没完呢！还要去掉胎衣，人们不让我睡觉，虽然我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我不能喂奶，我的一只乳房像平常一样小而平；另一只却胀满了奶。吉麦特说他早就想到会出事的，老天爷会和他开玩笑

的。孩子是男的，生下来时约四公斤重，生下来一个月以后却重两公斤半了。吉麦特说：他熔化了，变小了。他像一杯牛奶中的糖块那样熔小了。到他只有半公斤重时，就会死去的……我们已经有孩子了，一旦失去……恩利克塔太太第一次来看他时，已经听楼下老板娘讲过他的情况了。听说你差点儿把他憋死？吉麦特很着急，嗯？他叽叽咕咕地抱怨：又是我的事，我得做根新床柱，它断成那样是不可能再粘起来了。孩子夜里老哭，天一黑下来就开始哭。吉麦特的母亲说他哭是因为怕黑。吉麦特说婴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黑夜，什么是白天。他不停地哭，怎么也止不住，奶嘴和奶瓶都没用，他不会吮；抱他散步，给他唱歌、哄他都没用，只是不停地哭。吉麦特最后失去了耐心，发火了。他说这日子不是人过的，简直没法活了。无论如何不能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死了。他把孩子和摇篮放在一间黑屋子里，我们把门锁上，就去睡觉了。楼下的邻居肯定听见他哭了，人们开始责备我们不是好父母。我给他喂奶，他不要；给他水，他不要；给他橘汁，他吐出来；给他换衣服，他哭；给他洗澡，又哭。他好动不安静，像只瘦猴子似的翻来翻去，两条腿瘦得像两根小棍。脱光衣服时比穿着衣服哭得更厉害。他不断活动脚指头，就好像它们是手指头似的。我担心他会哭炸了，从肚脐眼儿那儿裂开。因为，脐带还没有掉，但是，看得出来，它会掉的。第一天像这样包好脐带给我时，收生婆教我如何端着孩子替他洗澡。她把婴儿放进脸盆时对我说：

“生下来之前，我们都像梨一样被这根绳子挂着。”

接着又教我如何把婴儿从摇篮里抱出来，托着他的头。她说如果没有托好头，骨头那么嫩，很可能折断脖子。她老是说人最重要的是肚脐眼儿，它像头盖骨一样重要。头盖骨在生下来没有合拢之前是十分柔软的。孩子皱纹越来越多，越瘦，哭得越厉害，显然，这个孩子是活腻了。胡利埃塔来看我，给我带来一条围脖子的丝巾，白底子上洒满红黄色小虫。另外，还有一袋糖果，她说人们只想着婴儿，谁也不记得母亲。她还说，这个孩子会死的，不用再管他了，一个孩子如果不吃奶就跟死了一样……有奶的乳房胀得很疼，我一直听说结了婚的女人奶胀，但从未想到胀得这么厉害。后来，慢慢地，孩子吮吸奶头了，我的奶才下去，不再胀痛。吉麦特的母亲来拿走赫里科玫瑰，它已经干了，她把它包在丝巾中带走了。

## 十二

恩利克塔太太把孩子抱起来，喊着逗他：栗子！小栗子！孩子笑了，他叫安东尼。她把他抱近画，让他看得见画上的龙虾。他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吐着吐沫，吓……吓……吉麦特又喊腿疼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疼。除了骨头里灼疼以外，外部，另一侧，靠近腰的地方，好像针扎似的疼痛。他说：我的神经疼痛发作了。有一天恩利克塔太太对我说，她

觉得他生气勃勃非常健康，我对她解释，他彻夜不眠，受尽折磨。

“你还相信他？他两颊红得像玫瑰，眼睛亮得像钻石。”

星期一由吉麦特的母亲带孩子，我洗一星期积攒的一大堆脏衣服。吉麦特说他很不愿意把孩子交给他母亲，因为他了解她。指不定哪一天，她把孩子放在桌上，自己忙着打结子，拆结子，让孩子掉到地上，他自己不到一岁时就发生过这种事。下午，我常抱着孩子去看玩具娃娃。它们摆在那儿，一个个胖胖的圆脸蛋，深深的玻璃眼睛，下面是鼻子和半张着的嘴，老是带着迷人的微笑；上面是前额，用胶水粘在头上的头发闪闪发亮，头发缝则是胶水干了形成的。有些玩具娃娃躺在盒子里，闭着眼睛，胳膊一动不动的摆在身体两侧。另一些站在盒子里，睁着眼睛。还有那些最次的玩具娃娃，不管躺着还是站着，老是张着眼睛看。她们穿着蓝色的、玫瑰色的衣服，领口有卷曲的细花边，垂下的腰带上打着结子，裙子边都是抽丝挑花缝制的。漆皮鞋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衬着平整的白短袜，膝头的颜色染的比腿部深一点。它们老是那么美丽，在橱窗里等候人们来把它们买走。这些玩具娃娃脸是瓷作的，肉是胶捏的。她们旁边放着许多掸尘土的掸子，狐皮的掸子和鸡毛的掸子，还有羚羊皮和仿羊皮，这些东西都在橡胶制品店里出售。

我记得鸽子和漏斗的事。漏斗是吉麦特在鸽子来到之前买的；鸽子是一天早上，我打开餐厅的侧门看见的。它一只翅膀受伤了，已经昏迷不醒，地上滴了好多血。这是一只

幼小的小鸽子，我把它治好了。吉麦特说我们养着它吧，他要给鸽子作一只笼子，放在阳台上，我们从餐厅就可以看见。笼子他要作得很高雅精致，像有钱人家的住宅，有活动的阳台，浅红色的屋顶，门上还有门铃。那只鸽子是孩子的欢乐，最初几天，我们把它一只脚捆在阳台的铁栏杆上。辛德特来了，他说我们应该放它走，它一定是附近某个邻居养的，否则它不可能带着一只全是血的翅膀飞到我们的阳台上。我们上到平台，仔细观察周围，似乎这是第一次，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周围。我们一座鸽子房也没看见。辛德特嘴都气歪了，他嘟嘟囔囔地说他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马特乌认为最好把它宰了，死了比绑着作囚犯强。于是，吉麦特把它从阳台上取下来，拿到平台阁楼上，说他改变主意了，不给他做高级笼子了，而要给他做一座鸽子房。他的学徒工的父亲养鸽子，请他卖一只给我们，试试看，和我们这一只能不能配对。

学徒工带着一只篮子来了，里面有一只鸽子。一连送来了两只，都不能和我们这只配对，直到第三只才成功。我们给捡来的鸽子起名咖啡，因为他的一只翅膀下有一颗咖啡色的痣；给他的太太起名玛林卡。咖啡和玛林卡关在平台的阁楼里，他们没有小鸽子；下了蛋，但是没有孵出小鸽子来。恩利克塔太太说公鸽子有病，扔了算了，谁知它是从哪儿来的！没准是一只送信的鸽子，吃过不寻常的有刺激性的东西，使它飞得更高更远。我把恩利克塔太太的话都告诉吉麦特了，他却回答说她最好还是去管她自己的事吧！烤

栗子就够她忙的了。吉麦特的母亲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果做一个鸽子棚，以后会花多少钱。我忘了是谁劝我们用大荨麻喂鸽子：把荨麻放在包里挂在屋檐下晒干，切碎和湿面包拌在一起，喂鸽子吃特长劲儿，吃了这个就会下能孵小鸽子的蛋。恩利克塔太太说是的，吉麦特的母亲说用荨麻喂鸽子是对的。我解释说用荨麻喂鸽子不是吉麦特的母亲告诉我的，她说：没关系，不管是谁说的，喂荨麻是对的。受伤的鸽子和漏斗几乎同时进入我家，因为鸽子来的前一天吉麦特买了漏斗，用它把酒从大肚瓶灌进酒瓶。漏斗是白色的，有一道浅蓝色的边。他要我小心，不要把漏斗掉到地上，以免掉瓷。

### 十三

我们要盖鸽子房了。吉麦特定的开工日子不巧下着倾盆大雨，他把木工房设在餐厅。在餐厅锯木头，做一切准备工作。鸽子房的门从上到下全都做好，锁也上好之后，从餐厅送到平台上。辛德特来帮忙，第一个晴天的星期日，我们都在平台看马特乌给阁楼加一个窗。窗台很宽，鸽子在起飞之前，可以在窗台上停留一会儿，考虑飞到什么地方去。他们把我原来放在平台阁楼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装衣服的大筐，旧椅子，盛脏衣服的篓子，放衣服夹子的小篮子……

“我们把科罗梅塔扫地出门了。”

他们答应我以后给我搭个小棚子放这些东西，但是，暂时我得把它们送到楼下。如果我想到平台上坐一会儿，得自己带着椅子上去。他们说放鸽子飞出来之前应该先油漆鸽子房：一个人主张油成绿色，另一个人主张蓝色，还有一个人主张咖啡色。最后，油漆成蓝色，我是油漆工，因为，当鸽子房完工后，吉麦特星期天老有工作做。他对我说，如果不抓紧马上油漆，拖下去，雨水会把木头冲坏的。于是，安东尼睡着或者在地上哭时，我就去油鸽子房，一共油了三层。油漆干了以后，我们都到平台上去，放鸽子出来在鸽子房散步。第一只出来的是白鸽子，它的眼睛和脚都是红的，爪子是黑的。第二只出来的是黑鸽子，黑脚、灰眼睛，眼珠上围着一道黄箍。两只鸽子向周围察看了好一会儿，才飞下鸽子房。它们低下头，又抬起头好几次，有时，好像要飞下鸽子房，到平台上来，但又犹豫了半天。最后，扑腾了一阵翅膀，一只飞到饮水处，另一只飞到餐厅旁。母鸽子一身黑，象服丧的太太，它晃动着头和脖子，梳理着羽毛，显得十分矜持而高傲。公鸽走近它，展开尾羽，开始追逐雌鸽，围着它转。它们咕咕叫着，情语绵绵。我们一声不响地看着，吉麦特第一个打破寂静，他说鸽子很幸福。

吉麦特说，先关着门，使鸽子只能从窗口进出，等它们熟悉从窗口进出以后，再打开门，那时它们就可以从两边进出了；如果在它们习惯于从窗口进出之前，就打开门，它们就只有一个出口。吉麦特又铺垫了新的窝和下蛋的地方。在

这以前，我们所有的窝都是学徒工的父亲给的。当一切就绪以后，吉麦特问我是否有剩余的蓝油漆，我说有，吉麦特要我去油阳台的栏杆。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带回家一对很奇怪的鸽子，脖子和头部有个帽兜，遮得连脖子都看不见了。吉麦特说它们是修道鸽子，给它们起了名，公的叫教士，母的叫修女。它们一到便和老鸽子打起来。老鸽子是鸽子房的主人，不欢迎新来的人。修道鸽子便采取蚕食政策，一点儿一点儿地扩张。最初，它们几乎不存在，躲在角落里挨饿，挨翅膀拍打。最终却使老鸽子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并且，成了鸽子房的主人，想作什么就作什么。如果受到干预，便张开帽兜，攻打对方。十五天以后，吉麦特又带回家一对有孔雀尾巴的鸽子，它们整天挺着胸，张着羽毛，洋洋自得，不可一世。这一次，由于老鸽子正在下蛋，一切顺利，相安无事。

## 十四

鱼、肉、花、蔬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即便我是瞎子，也会立刻意识到我靠近市场了。我走出胡同，穿过马约尔大街，前前后后都是黄色的电车，车上铃儿叮当响。司机和售票员都穿着有细条纹的灰色制服。阳光从妙趣街射过来，穿过一排排的房子，洒在石砌路上，行人身上和细瓷砖砌的阳台上。清道夫象玩具面人儿似的十分迷人，他们用大竹

笤帚慢慢地扫地：清扫下水道和小水渠。我进入市场，进入推挤着的人群中，被市场的喧嚣声和气味所包围，被推到妇女和篮子的人流之中。卖贻贝的女人带着蓝色的套袖，系着有前胸的围裙，往我的篮子里倒贻贝和蛤蜊，倒了又倒。它们已经用清水洗过，但是身体里仍然有海水，不断地散发出海洋的气味。卖下水的街段发出腐肉的臭气，动物的下水和肢体在白菜叶上流着血：羊羔脚、羊羔头、切开的心脏……中间有一根冲洗的水管，被一块黑色的凝血堵住。钩子上挂着湿漉漉的肝脏，烧熟的下水，牛犊头；所有卖下水的女人脸色都不好，蜡白发青。因为她们老是守着这些倒胃口的吃食，老是转过身子，背向着人吹嘘血色的下水，似乎这是一种罪孽。卖鱼的女人笑着露出金牙，用秤称着绳钩钩上来的鱼。鱼篮子的重量，包括了每一片鳞片，虽然它小得几乎看不见。鲻鱼、鲂鱼、鲈鱼、胖头鱼都从浪花中冒出来，胖头鱼背上脊骨形成的线条汇聚到尾部，就象一朵大花的花蕊……我倒空刚才放在菜篮里的东西，这些鱼都拍打着尾巴，鼓着眼睛跃入我的篮子。我把莴苣存在卖菜的老太太那里，她很瘦，老是穿着黑衣服，有两个儿子帮助她照顾菜园。

生活就是如此，老是有小小的坎坷和波折，使人很伤脑筋，直到共和国成立。吉麦特非常兴奋，在街上走着、喊着、挥着一面大旗，我始终不知道他从哪儿弄到这面大旗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清新空气。一种永远留在我记忆中，却再也没有感受过的空气。这种空气和嫩菜、花蕊的

气息混在一起，它一去不复返，以后再也没有重复过。那一天是我生活的里程碑，那是四月，花还没有开，从那天起，使我伤脑筋的事由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你们应该收拾行李……带着箱子，便走……”辛德特说，他还讲述国王每夜和三个不同的艺术家睡觉，王后带着假面具上街。吉麦特说还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我们不知道。

辛德特和马特乌常来。马特乌越来越强烈地爱恋格里塞尔塔，他说：我和格里塞尔塔在一起时，我那么紧张、胆怯，心似乎要从嘴里跳出来……吉麦特和辛德特说他神经不正常。爱情使他软弱，他老是谈他的格里塞尔塔，他真的除了格里塞尔塔没有什么可谈的话题。他像傻子一样痴情，我对此赞赏不已。听说结婚的第一天，他异常激动，当他们单独相对时，他几乎要晕过去了，因为男人比女人更重感情。吉麦特在他的椅子上轻轻摇晃着，嘴边含着微笑。他和辛德特一起劝马特乌做一点体育活动，因为一个人身体劳累时，头脑不如平常。如果整天只想同一件事，会瘦得皮包骨头。于是，他们谈起什么体育活动对他合适，他自己说他是工头，跑来跑去地监工，活动量已经足够了，如果还去踢足球，或者到船厂游泳池去游泳而受累，最终会使格里塞尔塔不高兴，她就会去找另一个对她照顾得更好的男人。关于这个问题，他们谈得很多。但是，如果马特乌是和格里塞尔塔一起来，他们就感到拘束，不能向马特乌提各种建议了。于是，就谈起共和国，鸽子和新孵的小鸽子。因为，每当谈话乏味时，吉

麦特就把他们带上平台，向他们讲解鸽子的生活，告诉他们哪两只鸽子是一对：他们对他们说有些鸽子迷恋其他鸽子的太太，另一些鸽子则老是守着一位太太；小鸽子长得好是因为喂它们喝硫磺水。他们谈起鸽子时没完没了，几个小时不腻：帕楚里是否给蒂格拉塔准备下蛋的窝了；流了血飞到阳台来的第一只鸽子，就是那只红眼睛、黑爪子，我们起名为咖啡的鸽子，它是否有小鸽子了；小鸽子是否盖满深色的斑点，脚是灰色等等。吉麦特说鸽子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鸽子下蛋，会飞，全身盖满羽毛；但是在生儿育女方面是一样的。马特乌说他不喜欢动物，他从来不吃家里喂养的小鸽子，因为他觉得杀死一只生在家里的小鸽子就跟杀死一个家庭成员一样。吉麦特用一个手指戳了戳他的腰说：真饿了的时候，你就会考虑了。

鸽子都出了鸽子房，我们给鸽子放飞，这一切要由辛德特负责。因为他说鸽子应该飞，它们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当囚犯，而是为了生活在蓝天之中，说着他把门开得大大的。而吉麦特手抱着头，像个石头人一动不动：难道我们再也看不见这些鸽子了？

鸽子的疑虑很大，它们小心翼翼地，一只接着一只飞出鸽子房。它们担心有什么圈套，有些鸽子起飞之前，先在窗台观察一番。问题是它们不习惯自由，迟迟地没有投入自由，只有三四只起飞了。当吉麦特看到鸽子在屋顶盘旋，而且只是在屋顶盘旋时，他紧张得惨白的脸恢复了正常的颜色，并且说一切正常。鸽子飞累了，就一会儿一只地飞下来，

像做弥撒的老太太一样，肃静地进入鸽子房。它们迈着小碎步，一上一下地点着头，就象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

## 十五

吉麦特说孩子需要空气和锻炼：不要老是平台、阳台和奶奶的小花园。他用木头作了一个类似摇篮的东西，把它绑在摩托上，他抱起只有几个月的孩子就像抱了个小包裹，把他绑在摇篮里，还带了一只奶瓶。每当我看见他们这样走远，不会再看见他们的想法不觉油然而生。恩里克塔太太对我说，吉麦特不外露，但是他爱儿子爱得都要发疯了，他的所作所为是很少见的。每次他们出去的时候，我都去打开向街的阳台窗，以便在他们回来时可以尽早听到摩托的嘟嘟声。孩子总是在摇篮里睡得熟熟的。吉麦特抱出孩子，一次迈几级台阶，三五步就上了楼梯，他把孩子交给我说：抱好了，孩子吸足了新鲜空气，十分健康。于是一连睡了八天。

一年半以后，正好在我生孩子一年半以后，没想到我又怀孕了，反应很厉害，身体糟透了。吉麦特有时在我眼下摇晃一根指头，并且说：紫罗兰……紫罗兰……这次是个女孩儿。吉麦特父子骑摩托车走时我老是提心吊胆，这对我很不好。恩里克塔太太说我应该控制自己，如果我过于紧张，正在形成的婴儿可能会翻转，最后不得不用产钳夹出来。吉

麦特竟然说不知我会不会再一次把床柱弄断。如果真的又折断一根床柱,这次他要换一根有铁心的新床柱。他还说谁也想像不到,为了钻石广场上的舞会,他所付出的代价和将要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大。紫罗兰呀紫罗兰……在一朵又一朵紫罗兰之间,科罗梅塔突出来了,清晰地浮在最前面。紫罗兰……紫罗兰……

我生了个女孩,取名丽塔。我差点儿活不成,因为血像河水涌出,怎么也止不住。安东尼妒忌了,得小心看住他。一天,我看见他爬上摇篮旁边一张小凳,把手伸到婴儿喉头使劲拧。我去时,女孩儿脸都紫了,作着怪样,就像画上的鬼怪……我第一次打安东尼,三个小时以后他还在哭,女孩儿也在哭,两个孩子全是鼻涕眼泪,脏得要命。我打安东尼的时候,他气得使劲往我腿上踢,一屁股坐下,跌倒在地,小小的、胖胖的,活像一个小皮球。除了孩子自己谁也没有见到我那么狂怒地打他。当辛德特或马特乌带着格里塞尔塔和女儿来时,如果有谁说丽塔很可爱,安东尼便一直走到摇篮旁,使劲爬上去打她,揪她的头发。格里塞尔塔拉着膝头裙边的女儿说:这个和平鸽似的小女孩儿怎么能受这种虐待。她不懂得安东尼为什么打妹妹,因为她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十分漂亮、严肃,从来不笑的女儿。格里塞尔塔自己很白,脸颊上部有一点雀斑,淡绿色的眼睛,神色十分宁静。她腰身纤细,全身丝绸锦缎,夏天一件樱桃红色的连衣裙。很少说话,挺像一个玩具娃娃。马特乌老看她,看得都陶醉了……我们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真不像……而吉麦特

说：紫罗兰，看紫罗兰……科罗梅塔，一朵紫罗兰。因为我在生女儿以后和怀她的时候，黑眼圈透着蓝色。

为了分散安东尼的注意力，减少他对妹妹的醋意，吉麦特给他买了一支镀了镍的左轮手枪，有扳机，一扣就“咔……咔……”响，还买了一根木棍，吉麦特对孩子说用来吓唬奶奶，当奶奶来的时候，就开枪、挥棍。原来吉麦特对他母亲很生气，因为老太太教孩子说，他不喜欢摩托，坐得头昏脑胀。吉麦特却说他母亲把小男孩变成小姑娘了，他早就这么古怪，天晓得还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孩子还学会了装跛子，因为他老听见吉麦特喊腿痛，中间一段时间停止了，但是，当我怀丽塔时，又开始说：今天晚上骨头烧得痛，你没听见我哼哼吗？孩子就学他的样子，不想吃饭时，老喊腿痛，老是把汤盘摔开；他像法官那样直僵地坐在他的位子上，如果他最喜欢的菜溜肝尖端来晚了，他就用刀叉敲打桌子；如果没有胃口，连肝也摔掉。当恩里克塔太太或者吉麦特的母亲来看我，儿子就拿着手枪站在她们面前，开枪扫射。有一天，恩里克塔太太装作被打死了，孩子大为高兴，不停地朝她开枪，我们只好把他关在阳台上才能谈话。

## 十六

这时发生了那件事，吉麦特时常感受到一种无名的痛苦，他说：我很难受。他并没有提腿疼，而是吃东西之后产

生的一种痛苦，尽管吃的时候还是很有滋味的。当他坐到餐桌前时，一切都很好，但吃完饭十分钟以后开始难受。店铺的收入减少了，我想也许他是不愿意说担心收入减少，所以说很难受……一天早上，铺床时，我在吉麦特睡的一边发现了一段带子，边上卷曲着，很像是肠子之类的东西。我把它包在一张白纸里，吉麦特回来时拿给他看。吉麦特说要把它带走，到药房去问问，如果是一段肠子，他就完了。下午，我焦灼不安，坐不住了，便带着儿子、女儿到店铺去了。吉麦特生气了，他责问我们到那儿去能干什么，我解释说，我们路过那里。但是他心里明白我着急，便支使学徒工出去给孩子买巧克力，学徒工把玻璃门关上，走后，吉麦特说：我不想让这个年轻人知道，否则，五分钟内，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连石头子都会知道。我问他药房怎么说，他回答药房说有一条绦虫在他肚子里，长得出奇，很少见，药房已经给了他杀虫药。他嘱咐我们：学徒工买回巧克力，你们马上就走，晚上再谈……学徒工买巧克力回来了，吉麦特只给了孩子一小块，让他们去舐，我们就回家了。晚上，他一回家就说：赶紧端晚饭来，药房告诉我，我得多吃，吃好多，否则绦虫就会吃掉我。吃晚饭的时候他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说星期天吃药，要吃得高明，让绦虫整个出来，不然的话，如果绦虫不是从头到尾整条出来，还会再生长，而且比原来更长两掌。我问药房是否告诉他这种大绦虫有多长，他说大小不一，根据年龄、性格等不同情况，长短不同，但是一般说来，光脖子就有十掌长。

辛德特和马特乌来看吉麦特吃药。他让他们走开，因为他要一个人呆着。两个小时之后，他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不知作什么好，肚子里的绦虫正在翻腾，想叫他把药吐出来。他嘟嘟囔囔地说：比晕船还难受，但是，如果把药吐了出来就将前功尽弃。当孩子们已经睡得像天使一样，而我坐在角落里闭着眼睛，眯得半死时，他把绦虫吐出来了。我们从未见过绦虫：颜色灰溜溜，就像未放鸡蛋的稠汤糊。我们把它放在装果酱的玻璃罐中，泡在酒精里。辛德特和吉麦特把它摆得很好：盘得整整齐齐，脖子在最前面，很细，就像一根搓过两次的粗线，最上面是头，小得像一个大头针的头，甚至比大头针还要小。我们把绦虫罐放在一个小柜上，谈这条绦虫谈了一个多星期。吉麦特声称他和我是一样的，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而他生了一条十五米长的蠕虫。一天下午，楼下老板娘上来看他，并且说她的祖父也有绦虫，夜晚，打着鼾睡觉时，往往噎住而咳嗽：因为蠕虫从嘴里把头伸出来了。她很喜欢鸽子，谈了一会儿以后，我们到平台上去看鸽子，走的时候她很高兴。我送她走后回来，打开家里的大门就听见传来女儿的哭声，哭声很响。我看见她在摇篮里愤怒地挥动胳膊，身上盖着绦虫。我拿开绦虫，去打男孩子，他却在我鼻子底下跑过去，一边笑一边拖着一段像彩色纸条似的绦虫。

吉麦特怒不可遏，他要打孩子。我说算了，错是我们的，我们本该把虫罐放在更高的地方，从他拧丽塔脖子那天起，我们早已知道，他爬上小凳可以够到许多地方。辛德特

对吉麦特说别着急，也许很快就会有另一条绦虫放到玻璃罐中去，因为它正在肚子里长呢！但是，谢天谢地，没有了。

## 十七

生意很不好。吉麦特说这一段不走运，但是以后会好起来的。现在人变了，不一样了，他们不想修家俱，或做几件新的；有钱人由于共和国而震怒。而我的孩子……我不知道，因为众所周知，母亲总是好夸耀，我的孩子是两朵小花。他们并不是获头等奖的材料，但是，是两朵花儿。他们的眼睛……老是瞪着看，他们看的时候，一双滴溜溜的眼睛……我不懂吉麦特怎么能常常责骂孩子，我只是在孩子们犯了了不起的过失时，才偶尔骂他们。一般就算了，不追究。我们家和原先不一样了，和我们结婚时不一样了，简直像拍卖旧货的地方，不说经常如此，有时确实像拍卖旧货的地方。别再提造鸽子房的时候，那真是发疯，家里脏得一塌糊涂，到处是锯末、刨花和歪了的钉子。生意每况愈下，我们挨饿了……而吉麦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和辛德特不知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我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我决定去找个半天的工作——上午外出工作。我把孩子关在餐厅，告诉小男孩我要出去。如果把他当大人似的跟他讲话，他很听话，很乖，一个上午一会儿就过去了。

我找到恩里克塔太太，向她倾吐了一切。她介绍我去一户人家，他们需要一个临时工。我一个人颤抖着来到这户人家，我揪了揪铃，等了一会儿，又揪一次铃，又等着。当我以为我在揪一所无人居住的空房子的门铃时，听到一点声音，但那时正过一辆卡车，轰响声使我听不清里面说了些什么，我又等着。铁门很高，上面有带图案的磨砂玻璃，我看见玻璃上用胶条粘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请走花园的门。我又揪铃叫门，从门旁边一扇落地窗传出来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我听见他说：转过街角。这扇落地窗正好在阳台下，整个阳台从上到下全是铁栅栏，落地窗也装着铁栅栏，而且栅栏后面还有一张金属丝网，就像是鸡窝上常见的那种，但质量好得多。

我站着想了一会儿，然后又看看铁门上的纸条，由于毛玻璃上凹凸的图案，纸条上的字都是歪的，最后我才明白一点。这所房子把着街角，我伸过头去看街角另一边，在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扇花园的小门半开着，一位穿工作罩服的人站在那里，他招手要我过去。那位穿罩服的先生个子很高，眼睛很黑，看上去人挺好。他问我是否想找一户人家，上午帮忙干活。我回答说是，然后走进花园，先下了四级台阶，台阶是砖头砌的，边缘有些破损。上面有一个长得很密、很茂盛的茉莉花架遮阳，就是那种开小星星花儿，太阳下山时香味浓郁得使人感到窒息的茉莉花。在我左面花园尽头墙上有一个瀑布，花园中间有一个喷泉。我跟那位穿着罩服的先生穿过花园往里走，一直走到住宅。二层小楼靠

花园的一面是餐厅、厨房和长廊，楼上则是阳台、门厅、住房；前面，对着大门是座落在地下室之上的二层住房及过道。在那个又窄又长的花园中有两棵橘子树，一棵杏树，一棵柠檬树。柠檬树杆和叶子的背面，由于某一种病，长了许多疱，疱中间是虫子，有点儿像蜘蛛网。在这棵柠檬树之前有一棵樱桃树。瀑布旁边有一棵高大的含羞草，很秃，没有什么叶子，与柠檬树患着同样的病，这一切，当然都是以后我才注意到的。在进入二楼门厅之前，要经过一个水泥砌地的小院，中间有个下水口。水泥地上有好多裂缝，里面长出一堆堆混着砂的泥土，从中爬出许多蚂蚁，就像是营房的士兵。就是这些蚂蚁筑成这么多泥砂堆。与邻居相隔的院墙上有四盆茶花，也长了长疱的虫。另一面院墙有一道楼梯通往二楼住房。楼梯下面是一口井和洗衣房，井上有打水的滑车。穿过庭院，进入一条带顶的长廊，长廊顶就构成上面二楼住房的门厅和阳台。下面的长廊有两个阳台，一个通向餐厅，另一个通向厨房，它们一半都在地下，我不知说清楚没有。我和穿罩服的先生进入餐厅，他是这家人的女婿和房主。他让我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头上一扇高达屋顶的窗户，面对花园门那条街敞开着，窗底与街道相齐，我就是从花园门进来的。我坐下后，一位白发老太太进入餐厅，她就是穿罩服那位先生的岳母。她坐在我面前，但是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瓶花，多少挡住了我看白发老太太的视线。穿罩服的先生最后站住了。一张藤椅上摆着印花装饰布做的椅垫，一个又瘦又黄的男孩子从藤椅后

面出来，站到他祖母白发老太太身边，一个一个地察看我们。跟我洽谈工作的是穿罩服的先生。他对我说他们一家四口人：老两口和小两口。小两口是他和他的太太，即老两口的女儿，也就是说他和他的太太和岳父母一块儿生活。穿罩服的先生一面摸着自己的喉头一面说，有些人家只有一天需要干零活的工人，其他四天都不需要。这些家庭对一个需要有固定收入的人来说并不合适，因为在那儿干活的人永远没有稳定的依靠。他们家一小时付三瑞尔，但他们家工作稳定，并且全年都有工作。他们支付爽快，及时从来不需要索取工资；如果我愿意，可以在每天工作结束时领取工资，一上午四小时共给我十个瑞尔而不是三个比塞塔。因为，打个比方，这不是零售而是批发，我向他们出售我的劳动，是按批发价格出售。大家都知道批发价格便宜。最后他又补充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付钱爽快，比第一流的老板还强，他不是那种这个月刚过完已经欠了下个月债的穷人。他说得我有点儿晕了，我同意一天四小时十个瑞尔。

## 十八

厨房就在餐厅旁边，也有一个阳台。在炉灶上面有一座老式厨房的烟囱，底下有一只钟形罩子。由于使用煤气，常期闲置，这个有钟形罩子的老式烟囱积满了油垢，快要下雨的时候，烟垢一串串掉下来，落到炉灶上。在餐厅深处有

一扇玻璃门通向楼道，楼道里有一只又高又宽的老式柜子。当家里一片寂静时，这里就演奏起伟大的蛀虫小夜曲。那个柜子是蛀虫的食槽，有时，甚至一大清早就可以听见蛀虫的声音。那位夫人说：

“最好尽快把它给吃掉！”

通过放有蛀虫柜子的这条楼道，我们进入一间带卧室的大厅。隔开大厅和卧室的玻璃门已被取掉，仅仅留下房架拱顶，变得更现代化了。在这套房间的厅中，有另一座黑桃花心木柜子，镜子上刻着图案。厅里有一扇像餐厅窗户一样高达屋顶的窗户，那位夫人叫我拐过街角的声音就是从这扇窗户传出去的。就在这个窗户下面有一个梳妆台，镜子同样刻有图案。另一边有一个新的盥洗室，水龙头是镀镍的。卧室里，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有几只高达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最里面有一只书橱，下半部是木头门，上半部是玻璃门，有一块玻璃整片碎裂了。那位夫人对我说是她女儿把玻璃打碎的，也就是那个老跟着我们的黄瘦男孩子的母亲。她是用雷耶斯送给孩子的一支气枪射击时，打坏玻璃的，那支气枪装有橡胶通风管。显然，她女儿是一个漫不经心，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她想打桌子上方挂在一根电线上的灯泡，但是，没瞄准，却打坏了书橱上的玻璃。

“瞧我女儿就是这样，”那位夫人说。

在卧室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被熨斗烧焦了的桌布。白发老夫人的丈夫晚上在这儿看书（他是这家里

唯一工作的人，我在那儿所有的时候几乎都看不见他)，那张桌子是熨衣服用的。盥洗室和窗户的墙布满了潮湿的尘土，因为一半在地下，下雨时，水渗过来，顺着墙流下。在这间屋子的旁边，楼道深处，放着长满蛀虫的柜子那儿，开了一扇小门，通向浴室。他们管浴盆叫尼禄。那是一只方形浴盆，用巴伦西亚古老的瓷砖砌成，砌得很不好，缝没对齐，还有许多破瓷砖。那位夫人对我说他们只是在夏天洗澡，而且全用淋浴。因为要想把这个浴盆装满水，得把海都倒空。浴盆上面，从玻璃气窗透进来一道暗暗的光线，气窗面对上面的大门，那儿有铁栅和用胶条贴着的字条。这个玻璃气窗有时被打开用一段竹子支着，使浴室通风。我问道：如果有人洗澡时小孩子打开玻璃气窗往里看怎么办？那位夫人说：闭嘴。屋顶以及上面没铺瓷砖的墙，都和带卧室的大厅一样，盖满了潮湿的尘土，从近处看就好像玻璃一样闪光。但是，最糟的是，那个浴盆排水时很迟缓，因为街上的下水道比浴盆所在的地方平面要高一点。有时候必须用一个长柄勺或抹布来掏空、擦干浴盆的水。接着我们通过一个上小下大的螺旋形楼梯来到二层住房的门厅，楼梯中间有一扇朝街开的窗户，花园的小门就在这条街上。如果有人敲花园的门，而家里所有的人都在上面，就从这个窗户向敲门人喊话，要他们拐过街角，找到用胶条贴着一张纸的大门，推开铁栅栏，从正门进来。从楼梯的一半可以看到蛀虫柜子的顶部盖着厚厚的一层土。我们进入门厅，孩子跟在后面。我们前面是一个深色木头作的拱门和一个衣

帽架，拱门框上全是浮雕，衣帽架形似张开的雨伞，架上堆满了衣服和旧帽子。我对那位夫人说如果吉麦特看到那座拱门，一定会爱不释手。夫人用手指抚摸着拱门的帐幔图案问我：你知道它象征着什么吗？

“不知道，夫人。”

在帐幔正中间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头像，鼻子很大，黑人的厚嘴唇，两个头像互相注视着。夫人说，头像象征着永恒的问题——爱情，男孩子听见这么说笑了起来。

我们进入一间屋子，屋子的阳台向着街。阳台正好在一扇窗户上面，刚才夫人就是在这个窗户里喊着说要我走花园的门。这也是有一厅一室的现代化住房。厅里有一架黑钢琴，两把玫瑰红丝绒扶手椅，还有一件家俱，腿十分奇特，很高，是马蹄的造型。夫人说这些家俱腿是她叫她的木工做的，用来支撑一个雕花立橱，立橱抽屉上镶有珍珠母，夫人喜欢用动物蹄足的造型作家俱腿。卧室的床很古老，有镀金的装饰物，每条腿上面只有一根柱子。床头有一个小神座，里面有一个穿着金色、红色长袍的耶稣像，是木头做的，手被绑着，脸色十分痛苦。夫人说那间房子是年轻人的，但现在她和她丈夫，即老年人睡在里面。因为她女儿嫌这间屋子太吵，临街，那么多车辆来来往往吵得她不能睡觉。她宁可睡在后面，靠花园的安静房间。在带有耶稣像那张床的旁边，有一个小门通向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床和蓝色的蚊帐什么也放不下，这就是老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男孩子的房间。我们出来进入大厅，我一眼

就看见一个从上到下油成金色和蓝色的衣箱，下半部周围画满了彩色家族标志；盖子开着，上面画着殉难的圣徒欧拉利亚，她斜躺着，一只手拿着圣安东尼奥的百合花，旁边有一条龙，尾巴盘卷在一座光秃秃没有树的山上，嘴大张着，里面有三条火舌，冒着火焰。夫人说这是新娘子用的哥特式箱子。箱子前面有一个阳台，座落在餐厅的窗户之上，窗户高达屋顶紧接着阳台。右边，孩子房间外边另有一个阳台，正对着上面的露天长廊。她不能带我去看老两口原先的住房，现在是年轻人的卧室，因为她女儿正在休息。她和孩子开始用脚尖走路，我也一样。我们走出房间来到门厅的露天长廊，然后经过洗衣房和井上面的楼梯下到水泥砌的小院，孩子喜欢在这里玩耍，院子里到处都是棒球的球和棒。夫人对我说她的女儿需要休息，因为她病了。接着她讲起女儿的病，她是因为挪动几盆茶花而病的，搬了茶花第二天就出血了。他们自己的医生正在度假，另一个医生说他必须亲手检查她女儿的腰肾才能确诊她患的是什么病。说这话时，他们正站在大门的大理石台阶上，旁边就是瓷砖浴盆上面的小气窗。

在我离开之前，夫人教我如何从街上开花园的小门。小门下部有一块铁板，上部是铁栅栏。由于野孩子朝花园里扔垃圾，有一次扔了一只死兔子，女婿，也就是穿罩服的先生用木板从里面堵死了上半部的铁栅栏。锁和栅栏棍都留在朝街的一面，从花园里只看得见木板上一个小洞，外面是锁。所以，白天，没有用钥匙锁上时，这扇门得从街那边开。

只有夜晚才用钥匙锁上：花园里门边墙上钉着一个铁钩，钥匙环用一根链条挂在铁钩上。锁时，一只手拽着锁，另一只手拉过挂在链条上的钥匙环，从木板上留下的裂缝中伸出手去锁。这很简单，但必须知道。关于这所房子我之所以谈这么多，是因为我现在还觉得它很复杂，令人迷惑。当有人叫我时，我总是不知道声音是从哪儿来的。

## 十九

吉麦特对我说如果我想工作，那是我的事，他可是想把鸽子养好。他说靠卖鸽子，我们会发财。我到恩里克塔太太家，讲给她听我和未来主人见面的情况。走在路上，我感到街道十分狭窄，虽然它们和往常一样。一到恩里克塔太太家，男孩子马上去看龙虾。恩里克塔太太说她替我看孩子，她到晴明街角卖烤栗子时，把他们带去，让他们坐在她身边的小椅子上。安东尼已经爬到一张椅子上，听到我们的话就下来说他愿意留在家里。我对恩里克塔太太说男孩子还可能坐着不动，因为他高兴时挺听话，但是，可怜的丽塔要在街上呆一上午还太小了。我们说着话，丽塔已经在我膝头睡着了。男孩子又爬到椅子上看画上的龙虾。外面下着毛毛雨，我不知为什么，每次我去看恩里克塔太太老是下雨，很少例外。雨珠在晾衣服的铅丝上滚动，越滚越大，最大的垂不住了，像泪珠似的落下。

我到主人家干活的第一天正赶上集市。洗盘子洗了一半没水了。夫人把穿工作罩服的先生叫来，他斯斯文文地进入厨房，打开水龙头，看到一滴水也没有流出来，就说要到平台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因为蓄水池总是半开着以便随时可以看到是否有最低限度的水流出来，有时叶片会落下，堵在出水孔上。在等水的时候，夫人吩咐我先去把餐厅的灰尘擦净，我却想起，家中我正是把两个孩子锁在餐厅里的。因为吉麦特也说恩里克塔太太看不了孩子，她会走神，说不定男孩子会从她身边溜开，走到马路中间让汽车撞着。我拿一块抹布擦灰尘，因为夫人不让用鸡毛掸，她说那只会把尘土扬起来，你一转身，它们又落到原来的地方。正擦着，夫人的女儿下楼来，她向我招呼，我觉得她气色很好。夫人要我提一桶井水来擦洗那扇高达屋顶的窗户，由于窗底齐街，街上汽车、卡车来往不断，所以窗上老是灰尘扑扑，如果下雨则溅满泥浆，来一辆车溅起好多，去一辆车又溅起好多，我老得忙着擦。穿工作罩服的先生从通往接待室的楼梯上下来，站在梯段平台上叫嚷蓄水池不出水了，一点儿水也没有。他说蓄水池的出口并没有堵塞，不出水一定是因为靠街的入口堵塞了。这时夫人对我说得从井里多提几桶水来洗盘子，虽然她怕用井里的水，总是想着以前曾有人被扔到井里淹死过。但是不用井水也不行，公司的人很可能两三天以后才来，我们不能放着脏盘子那么长时间不洗。

又用了几桶水我把盘子都洗完了，我洗的时候，夫人就把它们都擦干。她女儿已不在那儿。接着我去铺床，我从洗

衣房上面，花园的楼梯上来。主人家的小男孩正在喷泉玩耍，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抓了一把砂子扔到喷泉里，这时才发现我在那里，一下怔住了，翻着呆呆的白眼珠，像是石头做的。我在前面的卧室里铺床，卧室的阳台在一个窗户上面，我第一天来时，一个人对我说从花园走，声音便是从这扇窗户传出来的。正铺着床，听见夫人从浴室叫我，声音从浴室的气窗出来，她要我打开烤箱，找到里面一张折叠的卡片，把它放在写明“叫花园门”的路标上面，盖住路标上的字。否则，修水管的人来了得绕一大圈，说不定会生气的。卡片插在路标套里，路标套是特意为此作的，这样就不必每次都要取下，又放上路标了。我把空白的卡片插在玻璃和路标之间，放得稳稳的。夫人上来看看我是否听懂了，并告诉我只要把铁栅上玻璃窗框的插销拔出来，玻璃窗便会脱离铁条，可以很容易地擦洗。插销有时由于尘土堵塞打不开，必须用铁锤敲开。能把玻璃窗与铁栅脱开是很方便实用的，否则要把指头从铁条中伸过去擦玻璃才滑稽呢！她还告诉我，铁栅是桑磁的一个锁匠作的，并非本地圣赫瓦西奥的锁匠作的。她女婿骗桑磁的锁匠，说他是承包人，正在盖房子，有一批房子需要五十副铁栅，现在作的这个只是样品。她女婿不可能骗赫瓦西奥的锁匠，因为他认识她女婿，知道他靠年金吃饭。那个作样品用的铁栅几乎白送他了，而桑磁的锁匠还在作梦，等候大批生意呢！后来，我没听见那位先生再进来，他可能已从花园进来了。一点钟，主人付我工钱。我赶回家，在街上奔跑，穿过马约尔大街时，差点儿撞在一

辆电车上，天晓得是哪位天使把我救了。孩子们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丽塔躺在地上睡着了，男孩子一看见我便哭闹不停。

## 二十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修水管的人来了，我去给他开门。夫人的女婿马上上来了，他满脸不高兴地说，从昨天起我们就没有水了，睡觉之前不能给孩子洗澡，夜晚睡得很不好……

公司来的人胖胖的，留着小胡子，他下到临街装有自来水阀门的小坑，拧开水龙头，满意地笑了。然后，他们两人到平台上去量流出的水量。从平台下来后，先生给他小费，修水管的人回到自来水阀门，把小坑的活板盖好，就走了。我从螺旋形楼梯下去，先生已从花园的楼梯下来，他要我准备一只可装一公升水的空瓶，陪他去平台量流出的最低水量。因为修水的人量得很马虎，他觉得最低量太高，几乎是原来的一倍。我们来到平台，我拿着瓶子，他看时间。隔壁平台上一位太太跟他打招呼，他便和她攀谈起来。那是他们的房客，因为旁边那套房子也是他们的，但是装修不如他们自己住的这套。瓶子满时我叫他，他跑过来，工作罩服在身后扬起。他看了看表说水量从来没有这么大过。以前装满一公升水需六分钟，这次只用了三分半钟就足够了。晚上，

睡觉以前，我把铁栅栏的事讲给吉麦特听，他说越是有钱的人越小气。

两天以后，我就不叫门，自己进去了。只要推开门，把链条拿掉。夫人和她的女婿坐在阳台旁边的藤椅上，我看到先生有一只眼睛紫了。我到厨房去洗盘子，昨天就都脏了，夫人也进来帮我忙。

她说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问我注意到她女婿的眼睛没有，我说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她告诉我他们有一个房客，租了一个棚子，在那里办了一个小厂，用硬纸板作转马。她女婿听说他卖转马挣的钱挺多，就想增加房钱。他在吃饭的时候去了，正碰见他坐在饭桌前。我们知道他吃、住都在干活的这间棚屋里，床和桌子挤在一个角落。她女婿马上给他一张收据，上面写的房租加了钱。房客说不该加，女婿说该加，房客坚持不加，争吵起来，最后房客发火了，抓起盘子里一根羊骨头向她女婿摔过去。也是她女婿合该倒霉，骨头正打在眼睛上。夫人说：当你进来的时候，我们正说要去找律师呢。这时，电铃响了，夫人说她还没洗脸，请我去开门。我听不清铃声从哪儿来，就问她是哪个电铃响了。夫人说是花园门的电铃，它在走廊里响；大门的电铃在通往接待室的楼梯上部响。接着又说如果是看了报上的租房广告来的人，就告诉他们我们只租给没有孩子的人家。出租的花园楼房有三个平台，如果他们觉得合适，就让他们进来。你来叫我，我的女婿会给他们解释细节和条件。开门时慢一点，不要太猛，因为门是朝外开的，别碰着

他们。

我去开门，看到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已经上了年纪，穿得很好，很干净。他们说已经把车停在大门外了，按了半天铃也没人开门，后来，偶然看见牌子，才来叫花园门。

“我们是看到出租楼房的广告来的。”

那位先生给了我一块从报上剪下来的纸片，要我看。我看了，但是什么也不懂。因为只有一个字母、一个句点，另一个字母，一个句点，两个字母、句点，然后是地址，还有些字母和句点，没有一个字是完整的。我什么也看不懂，就把纸片还给他，并且告诉他房主不愿意租给有孩子的人家。那位先生说是他儿子想租花园楼房， he 有三个小孩。租花园楼房正是为了孩子，这是很自然的。他有点儿生气，但半开玩笑似地说：我儿子有三个小孩怎么办？难道去叫希律王的门不成？<sup>①</sup>

他们二话没说就走了。夫人在喷泉旁等我，喷泉中有一个石头作的小孩像，戴着蓝绿色的帽子，颜色已经退落，帽子上有一束花，泉水就从一朵花心中涌出。先生站在廊上看到我们，他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正在刷牙。由于盥洗室的水龙头坏了，用一根细绳拴着以免流个不停，所以先生在厨房漱洗。我对夫人说来了两个人，是一对夫妇，一听说不要小孩扭头就走了。我还告诉夫人，他们揪上面的铃揪了半天，都生气了，铃不响。夫人解释说，有时候，有些人很

---

<sup>①</sup> 犹太人的王，因为要杀耶稣，因而下令杀死所有的婴儿。

讨厌，他们虽然看了牌子，还揪电铃，所以他们把电流卡断了，谁爱揪就揪去吧！我们等先生刷牙的时候，观看喷泉池中一条红金鱼。这条是送给家里小男孩的，给它起了个国王的名字——巴尔塔萨。我问夫人为什么不愿意把房子租给有孩子的人家，夫人回答说孩子毁东西，她女婿不愿意。我们往里走，刚踩上花园里那块水泥地时，花园门铃又响了，还是来看房子的。我跑去开门，这次是一个年轻人，他第一句话就抱怨，说这房子简直是迷宫，给你一个地址，又让你绕一个得走三小时的大弯。

我的主人老是有房子要出租，老是出来解释租房子的要求和条件。有时，一所房子空了三四个月都租不出去，因为他们的条件太苛了。

我决定把孩子交给恩里克塔太太，因为现在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她马上同意了，并用一条围脖把女孩子齐腰拴在一张小椅子上。她还说早就应该如此，我第一天工作时就应该把他们送去。我嘱咐她不要给孩子们吃花生，又要孩子们答应不跟奶奶要花生吃，因为吃了花生就吃不下饭了。但是没多久就不行了，男孩子老是哭哭啼啼闹着要呆在家里，不愿意呆在街上。他要我把他放在我们住的这层楼房里，他愿意在家里玩。于是，我又把他们关在家里了，因为的确，把他们单独留在家里时，从来没出过什么事。

直到有一天，我进门时，听到一阵翅膀声，男孩儿背朝光站在阳台上，一只胳膊搂着丽塔的肩膀，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但是，我一到家就忙着作饭，没理会他们在干什么。

孩子们开始养成玩豌豆的习惯，每个孩子都有装得满满的一盒豌豆，并且用豌豆在地上摆画：道路、花朵、星星。

我们已经有了十对鸽子了。一天中午，吉麦特到我工作附近的地方去看一位朋友，看完来找我一块儿回家。我把他介绍给夫人，然后跟他走了。夫人要我把一张购物单交给路上经过的一家店铺主人，我进去，吉麦特留在街上。出来时，吉麦特说我真是个傻瓜，他从我们谈恋爱时就注意到这家商店卖的豌豆好，是他生平所见最好的豌豆，要我回去买五公斤。店主亲自给我称了五斤豆，他是一个像厨师佩雷那样的年轻人。高个儿，头发梳得很好，脸上有点儿雀斑，不很多。夫人老是说他价钱公道，作买卖诚实，给足称。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 二十一

我越来越感到劳累。很多次，回到家，看到孩子们都已经睡熟。我在餐厅地上铺了一条毯子，让孩子们坐着玩儿。我回家时，常看到他们躺在一起，睡得像两个小天使。直到有一天，我到家时，看到他们没有睡，打那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们睡得像小天使了。小小的丽塔嘻嘻笑着，眼睛看着哥哥，男孩子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嘘……不要作声。丽塔又嘻嘻笑起来，笑得很特别。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干完活我哪儿也没去，很快跑回家，到家时比平常早

一点。我像小偷似地屏住气，轻轻地转动钥匙，打开门。阳台长廊里都是鸽子，楼道里也是鸽子，却哪儿都找不到孩子。三只鸽子一看到我就飞到临街的阳台，阳台窗子大开，它们从窗口飞走了，掠过影子落下几根羽毛。另外四只也很快地转向阳台，张开翅膀扑扇着，有时跳几下，到达阳台后，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扬起胳膊赶它们，它们都飞跑了。我到处找孩子，床底下也找了，最后，在一间小黑屋子里找到了他们。安东尼小时候哭闹时，我们为了睡觉，曾把他关在这里。丽塔坐在地上，裙子上有一只鸽子。男孩子面前有三只鸽子，他喂它们吃豌豆，它们用嘴在他手上啄取。当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呢？鸽子受惊飞起来，撞在墙上。男孩子用手捂着脸哭了，折腾得真够呛！我费了好大劲才把鸽子从屋里赶出去……显然，很久以来，上午当我不在家时，鸽子成了家里的主人。它们从阳台进来，在楼道活动，从朝街的阳台出去，飞回鸽子房，围着鸽子房转。我的孩子们怕把鸽子吓跑，学会了一动不动地待着，留鸽子作伴。吉麦特觉得这一切都很好玩，他说鸽子房是心脏，就像血从心脏流出来，经过全身，又回到心脏；鸽子从心脏，即鸽子房出来，经过全身，也就是我们家这层楼房，又回到心脏——鸽子房。又说，我们将养更多的鸽子，不用工作，靠上帝保佑过日子。当鸽子成群飞起时，煽动着翅膀，铺天盖地一片，光线像闪电在翅膀缝中闪动。晚上，在回窝睡觉以前，它们啄着栏杆，吃刷灰的粉末。栏杆很多地方都被啄掉，露出光秃秃的砖。安东尼穿过鸽子群，丽塔跟在后面，鸽子安然自在，一点儿不

受惊，有些给他们让开路，有些跟在后面。吉麦特说既然鸽子已经习惯呆在屋里，他要把它们的食盘放在这间小屋里。每当孩子们坐到平台地上，身边立刻围满了鸽子，听任他们抚摸。吉麦特对马特乌说他想把鸽子窝放到座落在平台阁楼下面的小黑屋里。只要在小屋顶上开个小洞，架一个活门，然后，在小屋地面和屋顶之间放一个梯子，这样鸽子就有一条从鸽子房到住房最近的通路，可以来回走动。马特乌提醒他也许房主人不愿意。但吉麦特说房主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而且他们养几只干净的鸽子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的目的是继续喂养鸽子，最后发展成一个养鸽场，由我和孩子们来照料。我对他说这是发疯，他说女人不要太霸道，管那么多，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说干就干，善良而有耐性的马特乌就在小屋顶上开了一个活门。吉麦特想做一架梯子，马特乌说 he 可以从作坊搬一架旧梯子来，如果太长了一点，只要锯掉一两节就可以用。

他在梯子下面放了几个鸽子窝，把几对鸽子关在里面，封上门，让它们习惯于从梯子和屋顶的活门出去，而不用绕着住房兜一个圈子。鸽子在小屋里，生活在一片漆黑之中，因为活门也关上了。活门是用木板做的，从外面开，得拉一个铁环；从里面开，得上到梯子最上面，用头和肩膀把活门顶开。孩子们连一只小鸽子也不让杀，否则他们就会哭喊，吵得把房子都要震塌。当我进去打扫小屋时，一开灯，鸽子都睁不开眼，一动不动。辛德特嘴歪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他生气地嚷着：

“这些鸽子都是囚犯！”

关在黑屋子里的鸽子下蛋了，它们把蛋孵成小鸽子，雏鸽长满羽毛时，吉麦特把活门打开了。我们在小屋门上挖了一个窥视孔，观看鸽子是如何上梯子的：它们在屋里飞一圈，停在高一两层的梯子上。吉麦特高兴得很……他说我们将要有八十只鸽子，鸽子又下小鸽子，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关闭店铺了。他甚至很快就买了一小块地皮，马特乌用废料替他盖一座鸽子房。他废寝忘食地盖鸽子房，回到家晚饭囫圇吞下，不知什么味道，便很快撤了饭桌，在草莓色灯穗中流出的灯光下算起账来。为了省纸，他在一只旧纸口袋上算账：多少对鸽子，多少只雏鸽，多少豌豆，多少针茅饲料……一清二楚，好买卖。关着的鸽子过了三四天才从梯子飞上平台，上面的鸽子已经不认识它们了，所以用嘴啄它们。最厉害的是那只白鸽子，第一只，带着血飞到阳台来的那只鸽子。当上面的鸽子和下面的鸽子混熟了，习惯了以后，平台上的鸽子便飞下来打探屋子里的情况。

我们盖的鸽子房在巴塞罗那市中心高处，鸽子将栖居在一座专用的塔楼里，一个斜面将以蜗牛形旋转到顶部，斜面墙上满是鸽子窝，每一个鸽子窝都有一个小窗。屋顶平台上有一个尖顶棚，鸽子从顶棚下飞出，在附近以及蒂维塔沃山上盘旋。吉麦特说鸽子会使他成名的，当他有了专门的鸽子房，不必再在木工铺子工作时，他要选不同品种的鸽子交配，培育新的品种，有一天他会获得养鸽子能手的奖金。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很喜欢作家俱这种细木工活，他要让马特乌替他搭个棚子当木工房，替朋友做家俱，只替朋友做。因为他喜欢干这种活，只是不喜欢和不怀好意的人打交道。当然，很多人是很善良的，但是也有那么多不怀好意的人，使他失去了对工作的兴趣。当辛德特和马特乌来时，他们总是设计，画草图，直到有一天，恩里克塔太太对我说：每三对鸽子中吉麦特要送掉两对，他就是喜欢送……而你，像傻瓜似的干活……

## 二十二

我老是听见鸽子的咕咕叫声，清除鸽子房的垃圾都要累死我了，全身都散发出鸽子的味儿。平台上是鸽子，家里也是鸽子，作梦还是鸽子，管鸽子的姑娘。辛德特建议：我们来造一个喷泉，顶上是科罗梅塔，手里抱着一只鸽子。我到主人家去干活，一路上鸽子的咕咕声老在耳边响，弄得我晕呼呼的，就像有一只大苍蝇钻进脑子里去了。有时，夫人跟我讲话，我心不在焉，没有听懂，也没有回答，她问我：你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我不能对她说我只听见鸽子叫，我的手因为端水喂鸽子散发出硫磺的臭气，夹杂着餐厅地上滚动的豌豆味。我不能对她说，如果一个孵了一半的蛋从鸽子窝掉下来，那才腥味冲天，我用指头捏着鼻子还要退开好远。我不能对她说

我只听见小雏鸽叫着要食，它们愤怒地抖动着身体，可以清楚地看见紫色的肉上扎着黄色的羽毛管。我不能对她说我只听见鸽子的咕咕叫，因为我把它们放到住房里去了。如果把小鸽子房的门打开，它们便飞散到整所房子，到处都是，并且发了疯似地不断从朝街的阳台飞出去。这一切都是因为到我到她家干活才开始的。因为我累得精疲力尽，需要说“不”的时候，我都说不出来了。我不能对她说我不能抱怨任何人，我的痛苦只是我一个人的。如果有时候我在家抱怨，吉麦特就会说他腿疼。我不能对她说我的儿女像没有照看好的小花儿；我的家原来是天堂，现在人和鸽子混在一起乱七八糟。夜晚，我带孩子们去睡觉，当我撩起他们的睡袍，在肚脐眼上咯吱他们，逗他们笑时，我听见的也是鸽子的咕咕叫声，鼻子里满是鸽子身上散发的气息。我觉得自己的全身、头发、皮肤、衣服都散发出鸽子的气味。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闻闻自己的胳膊，梳头时，闻闻自己的头发，我不明白为什么鼻子里老是那种鸽子和雏鸽的味道，我几乎要窒息了。恩里克塔太太管闲事了，她说我脾气太好，如果是她，这一切早结束了，她永远不会把事情弄成这样。我很少看见吉麦特的母亲，她很快就老了，要来看我们嫌路太远；我星期天也没有时间去看她。有一天她来了，说要看看鸽子。她抱怨吉麦特和孩子们很少去看她，偶尔去也只谈鸽子，只谈到他们要喂养鸽子而发财。男孩子说鸽子听他的话，他和丽塔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跟它们讲话。当她听见小房间里鸽子咕咕叫时，吓坏了，她想不到我们竟然把

鸽子放到住房里，她说只有她儿子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我让她到平台上，从阁楼探出身子，通过活门孔往里看，她几乎要晕了。

“难道吉麦特做的是鸽子生意……”

当她看见水盆里的硫磺时，她说硫磺只能喂母鸡，不能喂鸽子，会伤害鸽子的肝脏的。她讲话时平台上全是鸽子，它们成了平台的主人，鸽子像人似地来来往往，飞起来又落下去，在栏杆上散步，啄食栏杆上的灰浆。鸽群飞起，在我们头上盘旋，阴影和光线交错落下，一块块黑影在我们脸上闪动。吉麦特的母亲像风车似地转动胳膊赶鸽子，它们根本不理睬。公鸽向母鸽求爱，围着她们转，展开尾巴，向上啄，向前啄，向下啄，翅膀边扫着地。它们在鸽子窝进进出出，啄着豌豆，喝着硫磺水，肝脏似乎没受任何损伤。吉麦特的母亲慢慢安静下来，想去看看鸽子窝。骚动的鸽群用玻璃球似的眼睛看着我们，深色的尖嘴笔直垂在肉鼻子下面，两个鼻孔之中……鼓着嗦囊的鸽子，昂首挺腹，好像国王；翘起翅膀的鸽子，只是一堆羽毛；长着孔雀尾巴的鸽子不很激动，它们离开鸽子窝，来到外面。

“我们去看看鸽子蛋好吗？”我对她说。

“别去了。”吉麦特的母亲说，别吓跑鸽子，让鸽子离开它们的蛋。鸽子很多疑，不喜欢外来人。

## 二十三

就在来我家看望一个星期以后，吉麦特的母亲死了。清早，她的一位邻居太太来通知我们。我把孩子送到恩里克塔太太家，完全交给她照管，自己和吉麦特去看他母亲了。大门环上扎了一条黑带子。初秋的灰濛濛早晨，微风吹得黑带上下乱舞。在死者的房间里有一位邻居太太，床柱圆形端头和十字架上扎的绸带都已拿掉，死者已经穿着整齐。她穿的是黑色衣服，薄纱衣领，直挺挺地支起，整个裙子边装饰着长毛绒。床脚下有一个很大的花圈，全是叶子，没有一朵花。

“你们别奇怪，这是她一直想要的没有花的花圈。”一位个子很高的邻居太太摇动着手说，她的手指又细又长，“我儿子是一个园丁，我跟她说好，如果她死在我前头，我给她做一个没有花的花圈……这是她的癖好。她老是说，不要花……一朵花也不要，花是给年轻人的。我们说好如果是我先死，她给我定做一个时令花的花圈，别发神经病去找罕见的花，或早谢的花。我要花，因为对我来说，光是叶子作的花圈就像是一顿没有甜食的饭。结果，她先走了……”

吉麦特说：现在我作什么呢？她已经有花圈了。

“如果您愿意，您付我一半钱……这样我们是两人出钱做的这个花圈。”

另一个嗓音沙哑的邻居太太插嘴说：我的朋友毫无私心，否则，想赚钱的话，她会要您向她儿子定做另一个花圈，叫一辆车专门送花圈，一流葬礼都是这样的，多要一辆车运送前面的车装不下的花圈……

“我的儿子是做花圈的专家，他也做假花花圈……我的朋友知道，我儿子对她说过。”

她说他用小玻璃珠作花圈，永远像新的一样。他用小玻璃珠作茶花、玫瑰花、百合花、雏菊……用小玻璃珠作花朵和叶子，树枝弯成环状，颜色都非常精美。穿玻璃珠的铅丝在潮湿墓地的凄风苦雨之中都经久不锈。第三位太太说：您的母亲要一个叶子做的花圈，光秃秃一朵花也没有。她还说很少有人像她这样圣洁而安详地死去的，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女孩子。她说着把手交叉在围裙上面看着死者。

吉麦特的母亲躺在红玫瑰花的床单上像一具蜡像。她没有穿鞋，用一枚大别针别住两只袜子，双脚并在一起。她们说已经把她脖子上的金链子和手上的戒指都摘下来了，并把它们都交给了吉麦特。儿子是园丁的邻居太太又说，三四天以前她已经晕过几次，很严重，就像看鸽子那天一样。她有点儿害怕，不敢上街，怕摔倒在街上。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摸了几下死者的头发：她头发梳得很好，是吗？她又说临死前一天晚上，她还活着的时候已经觉得不好了，所以到她家叫人，她和她儿子送她回家，因为离开她家时她已经不能走路了。他们把她放到床上……

嗓子沙哑的太太走近床，用手抚摸吉麦特母亲的前额。她说当她们意识到她的灵魂已经升天了，就替她洗手洗脸，埃拉蒂神父还来得及为她祈祷。她们给她穿衣服没遇到什么困难，她很早就准备好了，并且给她们看她挂在衣柜里一个衣架上的衣服，里面垫着小垫子，保持肩膀平整，不走样。平常就对她们一再嘱咐说她死后，如果是她们给她穿衣服，不要给她穿鞋，因为如果死人真的要回到人间的话，她要悄悄回来，不被任何人听见，不麻烦任何人……吉麦特不知怎么感谢她们才好。儿子是园丁的太太说，她们都很喜欢他母亲，她像一只小松鼠那样好动，老是准备帮助别人……可怜的太太……在给她穿衣服以前，我们把她披肩上的绸带换了，这样她可以干干净净地高高兴兴地升入天堂。

讲话最少的邻居太太坐下来，用手指捏住裙子褶，把裙子掖平。她看着我们，过了一会儿，没有人讲话，她打破寂静，对吉麦特说：您的母亲很爱您……还有您的孩子……但是，有时候她对我说她很想有一个女儿。

儿子是园丁的太太说，有些事情不说更好，特别在某些时刻……在一个人母亲刚死的时候，对他说他母亲更想要一个女儿，是很不懂事的。吉麦特说，她们讲的一点儿也不新鲜，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想有一个女儿，就给他穿女孩子的衣服和睡衣。就在这时，那位曾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太太，没有人叫她，自己走了进来。就是桌上放着令人沉思的花束，饭里没放盐那天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太太。她说到时间了，应该通知殡仪馆。

## 二十四

辛德特和吉麦特不停地谈论“绿衫队”<sup>①</sup>，谈论他们又要去当兵，去作一切他们应该作的事。我对他们说，好吧，很好，参加“绿衫队”非常好，但是他们已经当过兵了。我对辛德特说让吉麦特安安静静地呆着吧，别以“绿衫队”之类的事去刺激他，我们伤脑筋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辛德特有八天没有正眼看我。有一天，他来看我：参加“绿衫队”有什么不好？

我回答说，其他的人可以参加，像他那样没结婚的人可以参加，如果他去参加“绿衫队”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吉麦特家里有很多事，再说参加这种行动他年龄也太大了。他说，给吉麦特安排得很好，他们要到普拉纳斯去受训……我对他说我不愿意吉麦特当“绿衫队”。

我累了；我累死累活地干可是每况愈下。吉麦特看不到我需要帮助，我得依靠他，我不能一个人支持这个家。谁也不关心我，所有的人只是向我索取，似乎我不是一个人。而吉麦特呢，就会抓鸽子送人，星期天就跟辛德特走了。虽然他讲过要在摩托上装一架小车，全家一块儿到郊外去；儿子坐在他后面，我和女儿坐在小车里。但是，我已经说了，

---

① 三十年代初卡塔罗尼亚崛起的法西斯组织，穿绿衬衫。

星期天他老是跟辛德特出去，我知道他们是去忙“绿衫队”的事了，他们满脑子就是这些事。有时候，他还嚷腿疼，但是很快就作声了，因为男孩子用一块破布裹住一条腿，装跛子在餐厅里来回走，丽塔举着手跟在他后面。吉麦特直恹气，怨我没把孩子教育好，他们像吉卜赛人的小孩。

一天下午，孩子们正在睡午觉，有人叫临街大门。一次两下是叫我们的门，一次一下是叫一层住户的门。我出去拉门绳开门，是马特乌，他在下面对我喊，说就上来。我一看到他就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坐在餐厅，我们谈起鸽子，他说他最喜欢的鸽子是那种头后面有一撮羽毛，像斗篷的帽兜，脖子旋转时闪闪发光，时而紫色，时而绿色。他说没有闪光变色羽毛的鸽子称石鸽。我问他注意到没有很多红脚鸽子爪尖呈黑色，他说红脚黑爪没什么稀奇，他真正注意的是闪光变色的羽毛，他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光从不同的地方来羽毛的颜色就会改变，一会儿是紫色，一会儿是绿色？

“我还没有告诉吉麦特，几天以前我认识了一位先生，他有打领带的鸽子。”

我说他没有告诉吉麦特是对的，我就怕吉麦特带回新品种鸽子。马特乌说领带就是胸前一溜卷曲的羽毛，像绸缎那样光亮，人们称它们为打绸缎领带的鸽子。他说如果吉麦特不是被当前发生的事所吸引着迷，他会知道，现在有些鸽子，羽毛不是向下顺着，而是向上，它们名叫打中国领带的鸽子。他说他已经意识到照顾这么多鸽子，连住房里

也是鸽子是多么沉重烦人的工作，他为此感到内疚。吉麦特是一个好小伙子，但很怪僻……又说当吉麦特要他作一件事时，他不会对他说不，他抗拒不了吉麦特看他的眼神……但是，现在他明白他应该拒绝在小屋顶上开活门。他问到孩子们，当我告诉他，他们正在睡觉时，他的神色那么忧伤，我都吓坏了。我对他讲孩子们和鸽子亲如手足，……孩子和鸽子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是从我把他们单独扔在家里开始的……说着说着我发现马特乌没有听我讲话，他想着别的事，他的灵魂已经远远离开这儿了。最后，我不作声了，寂静中他猛然回到现实，说起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他的女儿了，因为格里塞尔塔找到一个打字员的工作，她把孩子带到娘家去了。女儿不在家里，又知道格里塞尔塔和各种人打交道，他简直活不下去了……女儿不在家里……女儿不在家里，他痛苦地喃喃说。最后他要我原谅他来向我讲他的事，一个男人应该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互相很了解，他觉得我像他姐妹一样，说着他哭了起来。我吓坏了，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一个蔚蓝眼珠，像圣保禄一样高的男人在我面前哭泣。当他平静下来，怕吵醒孩子，就踮着脚尖悄悄地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内心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我从来没体验过的感觉：一种混杂着安逸和平静的悲哀。

我到平台上去。夕阳西下，万里晴天一片暗红，鸽子走到我的脚边，它们的羽毛光滑闪亮，有这样的羽毛，下雨时，

水珠都顺毛溜下，不会湿透。时而一阵微风吹过，掀起它们脖子上的羽毛……鸽子三三两两地飞起来，衬着太阳下山时的一片暗红，变成黑色的影子一闪而过。

夜晚，我有时睡不着觉，便想起鸽子和我繁重的工作。但是那天晚上，我似乎看见马特乌的眼睛，像大海一样颜色的眼睛。晴天，出太阳时，吉麦特骑摩托带我们到海边去，大海就是这种颜色。不知不觉，我想着一些事情，一些我觉得懂了，但最终没有理解的事情……或者我开始懂得一些从来不懂的事情。

## 二十五

第二天，我在主人家打破了一只杯子，虽然杯子已经裂了，他们要我按新杯子价钱赔偿。当我背着豌豆回到家里，累得不得了，我在二层楼楼梯拐角的墙面前停下来，墙上画着天平。累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喘一口气的。我无缘无故打了男孩子两耳光，他哭了，女儿看见哥哥哭了，也哭起来，于是三人都在哭，因为我也哭了，鸽子咕咕叫着。当吉麦特到家时，看到我们满脸泪水，他说：难道我受罪受得还不够，你们还要闹！

“整个上午都在用封蜡补蛀洞，回到家想高高兴兴休息一会儿，瞧你们哭成这样，我受罪受得还不够吗？”

他一把抓住两个孩子，一手拉起一个孩子的胳膊，提起

来，悬空在餐厅里来回走。我说你别把孩子胳膊弄坏了。他说如果他们不停住还要哭，他就把他们扔到街上，摔破他们的脑袋。我怕闹大了，咽下眼泪和痛苦，给孩子们洗脸，自己也洗了脸。我没有对他说我打破了一只杯子，他们扣了我工资，因为他会去找主人论理，闹得不可收拾的。

就在那天我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切。鸽子的事结束了。鸽子、豌豆、水盆、窝、鸽子房、梯子……都滚它妈的蛋！但是，我不知怎么办？……我成天捉摸这件事，脑子发胀，像有一块炭在里面燃烧。吉麦特把腿跷在椅子上坐着吃饭。他抽出一条腿，摇晃着脚说膝头像有火在里面，烧得骨头发疼。我想着如何结束养鸽子的事，吉麦特说的话我左耳进，右耳出，从这只耳朵到那只耳朵似乎在我脑子里钻了一个洞。

我觉得在脑子里燃烧的炭通红炽热。豌豆、水盆、食盘、鸽子房、装鸽粪的大草篮都见鬼去吧！梯子、针茅饲料、硫磺球、雏鸽、红眼睛、红爪子都见鬼去吧！孔雀尾巴、头顶羽毛、翘翅膀、雏鸽、大雄鸽都见鬼去吧！平台阁楼是我的，把活门堵死，旧椅子放回阁楼里，从活门到阁楼的路堵死，装衣服的篮子放回平台，把衣服晒在平台上。圆眼睛、尖嘴、紫红闪光羽毛、苹果绿闪光羽毛，都见鬼去吧！吉麦特的母亲无意中给了我启示，我有办法了……我在鸽子孵雏鸽时去捣乱。我利用吃完饭孩子们睡觉的时候，上平台去折磨鸽子。平台阁楼像火炉似的灼热，上午阳光都聚集在阁楼顶，再加上鸽子的骚动，又臭又闷，真是人间地狱。

孵蛋的鸽子看我走近，抬起头，伸长脖子，张开翅膀，保护鸽蛋。当我把手伸到它胸下，它就啄我的手。有的鸽子抖动全身的羽毛，不离开原地；有的鸽子逃到别处，不安地等我离开，好回到窝里。鸽子蛋是很美的，比鸡蛋好看得多。也比鸡蛋小巧玲珑，握在手里正好。我把没有逃跑的鸽子下的蛋抓到手里，从胸下抽出手，经过母鸽嘴边，它们不知道手是什么，不知道手中有蛋，它们什么都不知道，本能地把头探向前，张开嘴，想啄我。小小的，光滑的鸽子蛋还带着母体的温热，散发出羽毛的气味。几天以后，很多鸽子都走了，先是鸽子蛋留在针茅筑的窝中，不久也就腐烂了。半成的雏鸽烂在里面，蛋黄和着血，最早形成的是心。

然后，我来到住房，走进小黑屋。一次，我进去时，一只鸽子嘹的一声飞出活门洞，停了一会儿，把头从活门一边伸过来监视我。鼓起嗉囊的鸽子，呆笨地飞离鸽子窝，惊恐地停在地上。带孔雀尾巴的鸽子，自卫得最有劲。我休息了一段时间，装作什么事也没有。是的，这一切应该结束了。我不再驱赶鸽子，让它们离开孵的蛋，而是开始捡起鸽蛋，发怒地使劲摇动它们。我希望，如果雏鸽已经形成，头撞在蛋壳上也会坏死。鸽子孵蛋要孵十八天，孵了一半的时候，我去摇蛋破坏。孵的时间越长，我去掏蛋时，鸽子越激怒，啄我啄得也越凶。当我把手伸进温热的羽毛下面，鸽子的头和嘴都钻进羽毛来啄我的手，当我的手拿着鸽子蛋出来时，它们啄得更使劲。

这个时期我睡不稳，睡觉时常心惊肉跳，就像小时候父

母吵架时一样。那时，父母吵完架，母亲十分悲伤，坐在角落里，喘不过气来。我常半夜惊醒过来，似乎有一根细绳在身子里面抽我，似乎我还带着出生时的脐带，并且通过脐带把我整个的抽出来。这一抽，一切都完了，都消失了：眼睛、手、指甲、脚、附着一块深褐色的凝血，中间有一根血管的心，都消失了，还感觉到脚指头也像死人的一样，我惊醒过来了。一切再一次被抽空，被吮吸而消失，而吮吸一切的管道——脐带，被绑在身上干枯了。似乎有一片鸽子的羽毛云围绕着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的抽动，是十分蓬松的羽毛云遮掩着的抽动，因而没有任何人能感觉到什么。过了几个月，好几个月，我睡不好觉，天天摇晃鸽子蛋。许多鸽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继续孵蛋，比它们应孵的时间多了两三天，期待着雏鸽。

几个月以后，吉麦特开始抱怨，说他那些鸽子一点儿用也没有，它们只会用嘴衔着针茅筑窝，结果是空出一身汗，什么也没有，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切都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把孩子锁在家里，自己到别人家洗盘子。那家人什么用也没有，都是只会吃饭的大饭桶。虽然费尽一切力气想得个好儿子，却落得一个瘦弱不堪的小男孩……但是，平台上还有鸽子在咕咕叫。

## 二十六

就在我对鸽子进行大革命时，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似乎这事件本应是短暂的。突然，我们没有煤气了，我想说的是煤气不能上到二楼，在我主人家，煤气不能到达地下室。第一天我们只好在阳台上砌一个灰色的泥火炉作饭，火炉用黑铁加固，烧圣栎木的炭，我得到处去买，可怜我的腿都跑断了。

“这是最后一点了，”买炭的女人说，因为她丈夫已经上街了。吉麦特也上街了，而且，每天都在街上。我总是在想，总有一天，我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穿着蓝色工作服，有几天，街上到处冒烟，教堂着了火，这以后，他出现在我面前：腰里插着一支左轮枪，肩上扛着一支双管猎枪。天气很热，非常热，衣服都贴在背上，床单粘在身上，人们似乎都很害怕。楼下的店铺有几天空了，所有的人都在谈论革命。一位太太说早就可以看出要发生的事，一般来说人民武装斗争总是发生在夏天，因为这时热血最容易沸腾，又说，非洲一定已经沦陷了。

一天，送西拉牌牛奶的时间到了，奶却没有来。主人都坐在餐厅等送奶的来。十二点时，有人叫门，主人要我去开门，穿工作罩服的先生跟在我后面，是送西拉牌牛奶的人推着小车来了。我打开铁栅，送奶人给了我两瓶用蜡封口的牛

奶，我接过来。穿工作罩服的先生说：看到发生的事情了吧！你觉得怎么样？难道还看不出来穷人没有有钱人就要完蛋？

送奶人拉下车盖，请先生付他钱，本来一周付一次钱，但是，现在他不知道第二天能否送奶来。夫人走过来，听见了便问，奶牛出什么事了？她心想奶牛是不会去闹革命的。送西拉牛奶的人说：不，太太，我认为不会的……但是，所有的人都上街了，我们要关门了。夫人说：没有奶我们怎么办？先生插嘴说：当工人想当家作主时，他们不知道怎么作主人。你喜欢革命吗？送西拉牛奶的人说：不，先生。一面推着车朝市中心的方向走去。他忘了还没有付他钱，先生要他停下，付给他钱，并且对他说，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好人，虽然他是一个劳动者。送西拉牛奶的人回答说：因为我已经老了……他推着小车去叫别家的门，分送最后一批奶。我把铁栅门关上，这家人家的小姐正在螺旋形楼梯脚下等我们。她的母亲，也就是夫人对她说：听说明天没有牛奶。她女儿说：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来到餐厅，先生对我说，他每天晚上都听矿石收音机广播，很快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因为他们前进了。第二天，我把门上的链条拿掉，登上第一级台阶时看见夫人在含羞草旁等我，台阶上盖满了新落下的和干枯的茉莉花瓣。夫人脸上满是汗珠，她一看见我便滔滔不绝，对我倾诉发生的事情。

“昨天下午他们想杀我丈夫。”

“谁？”我问。她说：我们到餐厅去，那儿凉快。当我们在藤椅上坐下，她说：昨天晚上八点钟，也就是我丈夫下班回来的时候，我们听见他在接待室叫喊：来人！来人！我上去了，他身后有一个民兵用猎枪对着他的后背。

“为什么？”我说。

“别着急，”夫人笑着说：民兵以为他是神父……因为他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民兵以为他为了隐瞒真相，把头发剪了，所以这样把他押来，从特拉韦塞拉到这里，一直是我丈夫走在前面，猎枪押在后面。本来民兵说要逮捕他，我丈夫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他到家来，看看他的家庭……

我脸红了一阵，我害怕那个民兵是吉麦特，这几天他狂热而冲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马上想起夫人认识他，不过我着实吓了一跳。夫人说她告诉民兵他们已经结婚二十二年，民兵请他们原谅，就走了。夫人还说夜晚所有的人都期待着矿石收音机广播的消息。夫人的女婿，穿工作罩服的先生霸着耳机谁也不给。他听的时候脸色十分难看，很不高兴地说，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听到。

民兵来纠缠的这件事两天以后，下午三点钟，有人叫门。夫人去开门，她说当她走下正门大理石台阶时已经害怕了，心紧缩起来，因为透过磨砂玻璃，她看见很多人和猎枪枪筒的影子。

她打开门，五名民兵，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走了进来。夫人认识那位先生和太太。他们是普罗仑萨街上一幢楼房的房主，穿罩服的先生好几年以前就以这幢房子为抵押借

全坊产

钱给房主，由于房主先生和太太付不起利息，现在这幢房子已经属于夫人的女婿了。房主先生和太太就是来想收回房子的产权。所有的人都进入接待室，那里放着画着圣徒欧拉利亚的箱子。夫人的女婿一进来，一个长得挺匀称的瘦瘦的民兵命令他坐在桌前，用一支德国造的自动手枪逼在他的耳后，要他在一张纸上签字答应把房子还给房主先生，说他霸占了房子。房主之所以未能付清借款利息，是因为他要的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二，这是不允许的。民兵说：马上签字，说你把房子退还给主人了，这是他唯一的财产。

夫人说他的女婿像耗子那样一动不动，耳朵后面就是枪口，他不能转动头，一句话没说，呆了一会儿。民兵看他老不说话，有点儿急了。最后，先生慢条斯理地低声说房主先生和太太没有道理，他所作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房主先生和太太对民兵说：不能让他讲话，因为，如果让他讲话，他会说服您的，他连上帝都能说服。

夫人说民兵用枪口捅了他一下，并且命令说：签字！先生又变成一动不动的塑像了。谁也不说话，最后，他们都不耐烦了，先生开始说话，并且说服了他们。但是，他们把他带到革命委员会去了。晚上十点钟，他回来了，他说所有的革命者都对他说道理在他这边。但是，在对他说他有理之前，他们把他装在一辆车里在外面溜了好半天，车后放了好几瓶酒精，要把他在旷野烧掉。还说委员会的人演戏演得真像，甚至还和要房子的房主吵了一架，因为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而委员会的人是不能浪费时间的。当夫人对我讲述

这一切时，我背上的汗珠直往下流，像一条蛇在背上移动。第二天，又手忙脚乱地干了一天活。夫人在台阶脚下等我，台阶上盖满了被太阳晒干的茉莉花。夫人对我说：昨夜十二点我们还以为要失去自由了。

昨晚抄他们家了。因为她女婿把塔楼的住房租给几户人家，他们没有汽车，所以她女婿把车房又出租给另外几户人家。现在车房的房客无事生非，告他们了。但是，抄家时，抽屉和柜子里除了一些器皿和破烂玩意儿什么也没有，抄完就走了，没什么事。夫人说：车房的房客是想让民兵把我们抓起来，让我们住到车房里，而他们住到我们家来。你觉得这世道怎样？

很难再买到豌豆，鸽子开始飞走了。

## 二十七

恩里克塔太太说外面闹得太过份了，她的生意全完了。都见鬼去吧！她在银行存的钱也不知会怎么样，她开始卖扭扣和男人用的背带、裤带等小百货，在佩拉约街上摆了个地摊。我很少见到吉麦特，如果有时候他回家睡觉，我们都感到特别幸福。一天他对我说事情糟了，他必须到阿拉贡前线去。他还对我说他们把霍安神父救出来了，他穿着马特乌的衣服，坐着辛德特弄来的卡车，已经越过国境线了。他给了我两个金币，要我拿着，说是霍安神父要他给我

和孩子的，因为我们比他更需要。神父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得到上帝的帮助，不到命里注定的时间，也不会让他死去。我把两个金币收了起来。吉麦特又嘱咐我不要离开主人家，我已经在他们家帮工帮了那么长久，遇到困难，他们总是可以帮忙的。还说，虽然一时乌云满天，很快就会过去，但是目前没有别的办法，必须对付最糟的事变。最后他提到：格里塞尔塔似乎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一起，她对马特乌不闻不问……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上前线了，到阿拉贡去了，我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每当我考虑自己的生活，就看到自己周围有无数陷阱，我只差一点就会掉进任何一个陷阱。直到有一天，穿工作罩服的先生发表演说了，那是一点钟，我刚要回家。

“我们相处得很好，不管什么时候，你想来看我们，都很欢迎。但是，现在，我们的一切都被剥夺了，我们没有房客了，我们还得知你丈夫是要上断头台的人，我们不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你明白吗？我们每天晚上都听矿石收音机，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听了收音机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对现实一无所知，你们愚昧、狂妄，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你们拿出那么多旗子还不如多准备点绷带和纱布，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会被刀、剑、匕首砍得缺胳膊少腿，没一块好肉。”

他一面对我说这一席话，一面在餐厅来回踱方步，不时摸一摸自己的喉头。接着又说：你别以为我对你挑不出什么毛病……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我们不能付钱给你了。我

从第一天起就对你说，没有有钱的人，穷人就没法生活。这么多汽车让锁匠、泥水匠、厨师和招待员坐着，跃武扬威地来来往往，他们一定会付出许多血的代价的。

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说，走到瀑布旁边，用树枝支撑含羞草去了。含羞草像蠕虫似的向上攀爬，很多地方弯弯曲曲地垂下。我走之前，夫人对我说她丈夫工作了三十年的企业已经移交给职工，她丈夫只有股份。她甚至还对我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想来，我们都……

吃饭的时候，吉麦特和辛德特出现了，自然得就像是从一层楼走上来。辛德特告诉我，他是管一挺大炮的队长，他们拖着这挺大炮从一处到另一处。他们从前线下来看我，给我带来食物，很快就走了。孩子们正在睡觉，吉麦特走之前去吻吻孩子；因为怕把他们吵醒，他踮着脚轻轻地走去。就在那同一天，马特乌也来了，也穿着工作服，带着枪，样子非常烦恼。我告诉他刚刚两个小时以前吉麦特和辛德特在家，他说他非常想见见他们……外面时而骄阳似火，时而云彩遮住太阳，大地暗淡无光，餐厅也因而或亮或暗。马特乌把枪放在桌上，他非常悲伤地说：瞧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人落得这般下场……

他忧心忡忡，比吉麦特、辛德特，也比我自己更忧虑。他对我说他为了两件事而生活：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格里塞尔塔和女儿。他说他是来向我告别的，因为他要到前线去了。也许上帝派他到前线去就是为了让快点儿死去，因为没有女儿，没有格里塞尔塔，他实在活不下去。

他坐了一会儿，有时讲话，有时什么也不说。孩子们醒了，出来了，向他问好之后就到阳台长廊去玩儿。太阳又炽热地晒起来，他们在一块阴凉地玩儿。就在骄阳和云彩交错的时候，他问我能否给他一件东西留作纪念，因为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想了想，想不出什么东西可以作纪念品。这时我看到那束用红带子扎着的黄杨木枝，放在碗橱上已经老化了。我拿起杨木枝，解开红带子，递给他。他拿起皮包，把红带子放了进去。忽然，不知为什么，我想问一件事，一件以前一直没有机会问的事……我问他是否知道谁是玛丽娅……吉麦特有时提起过……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吉麦特从来不认识什么叫玛丽娅的女孩子。

他说要走了，他把孩子们叫来，吻了他们的前额。我们走到门口，在我伸手去开门的时候，他也伸出手，按在我手上，把门关上了，然后说在走之前他想对我说一件事，吉麦特不知道他运气多么好有我这样一个老婆。他在与我告别，也许永不再见面的时刻告诉我这一点，要我记住，还希望我记住他从第一天来帮助我们盖厨房起就对我产生的尊敬和友情。我装作没有听懂，不了解他的真实情况，宽慰他说为什么要走呢，他应该留下来，格里塞尔塔从根本上看是一个好姑娘，她会认识自己的糊涂和荒唐的。他回答说：我没有其他出路，只能走，除了格里塞尔塔的原因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全体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会被从地图上抹掉。他比进来时更悲伤地走了。又过了很久我才见到吉麦特。感谢恩里克塔太太帮忙，我找到了

工作，在市政府大楼当清洁工。

## 二十八

我们有一个小队，清洁工队。当我躺到床上，我摸摸床柱，那是我生安东尼时拉断了，吉麦特嘟嘟啾啾换上的。我又摸摸针织床单上的花纹，在黑暗中摸着床柱和花纹，我觉着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似乎第二天我起了床给吉麦特作午饭，星期日我们将去看他母亲，男孩子被锁在后来我们养鸽子的小房间里哭，丽塔还没出生……有时想到更早的事，想到我在那家糖食店卖东西，店里的玻璃，镜子，都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我有一件白衣服可以穿，可以到街上散步……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吉麦特了，因为他打仗去了。但就在我这么想时，一个星期天他回来了，满身尘土，背着吃的东西。他把大包、小包、左轮枪和猎枪都放在桌上。他说需要床垫，从家里拿了两个，男孩子的床垫，和我当姑娘时睡的单人铜床的床垫。他说孩子可以跟我睡。他说他们有很好的战壕，有时候，在战壕里和另一方战壕里的人讲话。但是，如果谁一不注意，伸出头来，就会吃枪子，倒下。他对我说他们不缺吃的，所有的人都帮助他们，所有的人都站在他们一边。农村很多人都和他们一起战斗，壮大了队伍。但是，当需要浇灌菜园或喂养牲口时，就放他们回去，干完，他们又都回来。他还讲一天天日子过得很沉闷，没有枪声，不

和对面战壕的人讲话，所有的时间都在睡觉，睡得太多，结果他老是失眠，夜晚就躺着看星星和云彩。以前他老是关在工棚里做家俱，整天除了家俱还是家俱，从来没有注意过有那么多大大小小不一样的星星和云彩。安东尼想知道更多的事情，爬到他的膝头，要爸爸教他怎么开枪。吉麦特对他说他参加的战斗不是战争，是最后的斗争。安东尼和丽塔爱上了他们的爸爸，他对他们说，下个星期天给他们带来玩具和玩偶。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饭后需要找条绳子来捆床垫，吉麦特到楼下商店去，事先我们已经在过道通知店主了，因为那天他们的金属百叶窗是拉下来关着的。店主对吉麦特不太高兴，因为他让我到另一家商店去买鸽子吃的豌豆，但是，他马上拿来一段很长的绳子，比我们需要的长得多。他还给吉麦特几个麻袋，吉麦特说麻袋对战壕和掩体很有用处，他想把麻袋装满泥巴，那可太好了。

“你看，我上了年纪，”店主说，“我要是像你一样年轻，我就会跟你一起去战斗。我没心经营，小店都空了……我年轻时战争是另一种样子，和现在不一样。你一定知道大规模战争是如何进行的……用毒瓦斯和那些东西。”

吉麦特说他知道得很清楚以前大规模战争是怎样进行的，因为他曾经搜集铅印画片上巧克力色的将军画。

“但是，现在年轻人战斗的方式我很喜欢……归根结底，这种战斗算不得战争，在最初邪恶的打击之后……从现在起有一个月的和平，我有经验。我再重复一遍，我很喜欢这样。我不同意的只是抓人游街，骚动，烧教堂，因为这些

使我们大家过不好日子……但是你们战斗的方式，我说了我很喜欢。如果我有了麻袋，你知道，你只要在过道说一声，我就给送来。”

吉麦特告诉他下个星期他回来。

我告诉吉麦特主人家辞退我的事，告诉他我现在在市政府大楼工作。他说当然这样更好，为领导这个城市的人工作，这不是坏事，是好事。他看了看原来养鸽子现在空了的房间，我对他说，平台上还有一些鸽子留下来：最老的那几只，由于挨饿，已经一半像野鸽子了，我抓不住它们。他对我说不要操心，不是要紧事，没关系。生活中一切都变了，而且还要继续变，但是，只会越变越好，我们都会看到结果的。天亮时他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片血红，来找吉麦特的卡车喇叭响得能把石头都吵醒。两个民兵上来扛床垫，其中一个对吉麦特说，辛德特不见了，他们去找过但是没有找到。吉麦特说不要担心，是他不好，忘记告诉他们辛德特到卡塔赫纳银行取钱去了，三天之内回不来。

## 二十九

就在吉麦特走了三天以后，辛德特来了。他穿着一身新的工作服，僵硬笔挺，胸前背后挂满交错的皮带。他带来一大篮桔子，说是给孩子们吃的。他向我讲述到卡塔赫纳银行去取钱的经过，乘坐一架非常破旧的轻型飞机，没有东

西压着的地方，风把机身上的地板都掀起来一块。当我们要看到城市时，飞行员说也许飞着飘着降不下去，因为那架飞机是破烂货。但是，就在他说也许不能下降时，嚓的一声从地板的一道裂缝里扎进一只鸟，也许是风吹进来的，也许是机内空气少吸进来的。大家拿鸟寻开心，设法把它扔出去，不知不觉就到了卡塔赫纳。他一进来就把一个背包放在桌上，这时他从背包里取出六瓶牛奶和一包咖啡，要我给他煮一点咖啡。他说在战争的苦难中他最怀念的是用陶土盘子吃饭，用白瓷杯子喝咖啡。他喜欢用我那些曾经使吉麦特发怒的巧克力小杯来喝咖啡，我们说着笑了半天。他说他送我所有那些礼物来纪念我们吃饱喝足一起刮墙纸的时刻。烧水煮咖啡时，他又说我们这些和平、快乐的人不得不和那一段历史纠缠在一起是非常不幸的。在一口一口呷咖啡时，他还说这段历史写成书读起来很有价值，用大炮写的过程确是平凡而艰难的。我一声不响地听他说，因为我看见了另一个辛德特。我寻思，战争把人改变了。喝完咖啡以后，他又回过头来讲起坐轻型飞机到卡塔赫纳的旅行，他说这是讲给孙子听的故事；在飞机上原来脚下一片蔚蓝的海水，忽然变成了一片云彩的海洋，从上面看，海水的颜色变化多端，深浅不一，水中又有不同的水流。当鸟扎进飞机时，他也不得不躲在一个角落，因为风很大，不仅能掀起地板，还能掀起他和所有其他的东西。扎进飞机的那只鸟肚子朝天已经半死，不断地伸展着抽缩着脚爪，嘴角流出最后一点唾液，半闭着的眼睛像是玻璃作成的。最后我

们谈到马特乌，他说他和吉麦特两个人谁也不敢劝阻马特乌，因为他年龄比他们大一点。但是，他们在认识格里塞尔塔后马上就说格里塞尔塔是一个玩具娃娃，年轻、漂亮，但是轻浮而且没有头脑，对于这样一个女人，马特乌太真诚正直了。并且预言格里塞尔塔只会给马特乌带来伤脑筋的麻烦，但是这种事劝阻是没有用的，只有打疼了才知道。他还问起鸽子，我告诉他只剩下几只了，而且变野了。我告诉他我每天扔一个鸽子窝到垃圾箱里，因为如果一次全扔，太多了，清洁工不高兴。我带他看那间养过鸽子的屋子，已经打扫干净好长时间了，屋里还有鸽子气味。已经用旧铁皮在平台把活门堵死了，梯子倒在地上。他说：我们胜利时，我要把这间房子刷成玫瑰色。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可能在吉麦特回来的时候。他像闪电一般飞快地走下楼梯，一边说：再见、再见，并且使劲把大门关上。我回到餐厅，坐到桌前，开始用指甲把桌上一条隙缝中塞满的面包渣抠出来。这样干了一会儿，直到有人叫门才停止。我去开门，是恩里克塔太太和孩子们，孩子们因为有桔子非常高兴。

## 三十

一天，大清早，我正要去上班，路上开过来一辆汽车，车上有人叫我。我转过身子，车停了，胡利埃塔从车上跳下来。她穿着民兵的衣服，很瘦，脸白白的，眼睛显得很疲劳，

但燃烧着炽烈的热情。她问我近况如何，我告诉她我很好，吉麦特在阿拉贡前线。她说有好多事情要对我讲，问我是否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如果我愿意，星期天下午她要来看我，和我一块儿度过假日。在她回到车上以前，她告诉我，革命开始最初几天，拉瓦萨达的糖食店主人被打死了，原因是家庭纠纷。他有两个侄子，他作其中一个的保护人，另一个侄子他不愿意管，因为他太懒，显然，就是这个侄子唆使人们打死他，把他当成了坏人和叛徒。她还告诉我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也在前线，说完她上车了，我也上班去了。

星期天，从下午三点起我就在等她。恩里克塔太太来把孩子们带走了。有人送了她几个桃子酱罐头，她给他们作午后点心吃。我告诉她我得留在家里，因为胡利埃塔要来看我，她现在负责照顾从西班牙全国各地来的逃亡儿童。于是恩里克塔太太带着孩子走了，胡利埃塔来了。她一到就告诉我她很害怕有人会把她未婚夫杀死，如果未婚夫被杀了，她会跳海，因为她非常爱他。他们在一起过了一夜，但是没有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她深深地爱他。他是如此正派而且善良，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爱护自己的姑娘。胡利埃塔告诉我他是一个党员，我不知道是什么党。他看守一幢征用的花园楼房，他们就在楼房里过了一夜。那是十月，她到达时，天已经黑了。推门很费劲，铁栅栏很重，得使劲儿推，因为最后一场雨在栅栏后面堆满了沙土。一推开门，看到一个有好多长春藤、黄杨木、柏树和其他大树的花园，风卷着树叶，满园飞舞。忽然嚓的一声……一片树叶打到脸

上，好像有鬼。楼房是在花园中间，所有的百叶窗都是关着的，风呼哨着，树叶飞舞着，我的心紧缩起来。他曾对她说将在铁栅门那儿等她，但是，如果他不在那儿，她最好马上进入花园，不要让邻居看见。他姗姗来迟，她呆呆地站在园中，天色越来越黑，柏树不停地颤抖，摇摆，黑色的柏树，墓地的树，仿佛是很多鬼怪的阴影。她说当她的未婚夫来到时，她更害怕了，因为她看不见他的脸，不知是不是他。他们立刻进入楼房，点起一只小灯笼察看了整幢楼房。房子空荡荡没有人管。回响的脚步声似乎另外有人在其他房间中走动。她想也许是被杀房主的灵魂，主人全家被杀了，一个未留，以免后患，这使她毛骨悚然。楼里有很大的客厅，挂着窗帘、帐幔，有宽阔的阳台，高敞的屋顶。其中一间屋子墙上全是镜子，他们可以从里面看见自己的正面、背面、侧面。他们的影子也在舞动，小灯笼的光洒在他们周围，到处都是。一棵树的树枝随着风的大小，时而打着玻璃，时而擦着玻璃，发出卡拉拉的响声。他们发现一只壁橱，里面全是睡衣和皮大衣。她说她控制不住自己，在那些衣服中挑了一件穿上，一件袒胸露肩的黑纱长衣，像云彩一样飘舞，胸前和裙子上有许多黄色玫瑰花。她说未婚夫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一句话也不敢说。接着他们两人来到一条摆满沙发和靠垫的长廊，他们躺下、拥抱，听着呼呼的风卷起树叶，摆晃树枝。他们就这样过了一夜：半醒半睡，单独在这个世界上，附近就是战争和死亡。月亮出来了，透过百叶窗的隙缝，在所有的东西上画上白光的线条。那个夜晚好像是第

一夜，也是最后一夜。天亮以前，他们走了。整个花园里展开了一场树枝和狂风的斗争。悬挂下来的长春藤似乎活了，向他们扑来，拂着他们的脸颊。她把那件衣服带走了，因为她认为这不是偷，主人都走了。她把衣服放在一只抽屉里，当她感到悲哀的时候就穿上这件衣服呆一会儿。闭上眼睛，她就还会听见那座花园里的风声，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风声。她还说她的未婚夫很高很瘦，又黑又亮的眼睛好像是无烟煤块。他的嘴唇天生会低声说话，使人感到宁静。她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嘴唇在他脸上、身上……她就感到世界是另一个样子。她说：如果他被杀了，如果他被杀了……我对她说我很难想像那样度过一个热恋的夜晚，但是，我有工作，要打扫办公室，擦灰，照顾孩子。生活中所有美丽的东西，例如风，活的长春藤，在空气中沙沙作响的柏树，花园中来回飞舞的树叶，都不是为我准备的，对我来说一切都已经结束，我只等待着令人伤心和头痛的事情。她鼓励我，让我不要胆怯泄气，因为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所有的人都会幸福的，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幸福，而不是为了永远受苦。她，一个穷苦的劳动妇女，要不是革命，她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有钱人过的爱情的夜晚。不管怎样，我这一生都拥有这个夜晚和夜里的一切：恐惧，树叶，长春藤，月光的线条，还有我的未婚夫。

当我把这一切讲给恩里克塔太太听时，她非常生气。她说这些革命的女孩子都是无耻的姑娘，什么时候听说过这样的事：一个单身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在一幢房子里过

夜，房主人可能被杀了。她还穿了太太的衣服来勾引男孩子，最后还把衣服偷走！她说，这种事是不能开玩笑的。接着，她对我说孩子们吃了许多果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孩子们爬上一把摆在龙虾画前面的椅子上。画中的龙虾长着人头，从冒着烟的井里爬出来。孩子们不肯走，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拽开……当我们三人走在街上，我在中间，一边一个孩子，不知为什么热泪和悲哀涌上心头，堵在喉头。我不去想花园，长春藤，月光的线条，而去努力想着市政府大楼，心里就这样平静了。

## 三十一

所有的灯光都是蓝色的，似乎是仙女的世界，一切都是美丽的。日落西山后，一切都是蓝色的，高的街灯，低的街灯，玻璃都涂成蓝色。千家万户，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的，如果在哪一家的窗口看见一点灯光，立刻响起哨声。飞机从海上轰炸城市时，我父亲死了。他并不是轰炸时被炸死的，而是吓死的，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切都结束了。我对他的死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早就半死了……他的死似乎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不像是我所爱的亲人，似乎母亲死时，父亲也就已经死了。父亲的后妻来告诉我他死了，来问我是否可以帮助她付安葬费。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给她的钱也很有限。她走了之后，有一会儿，只有一会儿，我站在餐厅中

间,看到自己小时候,头上扎着白蝴蝶结,站在父亲身旁,他牵着我的手,我们在有花园的街上走着。我们老是经过一条有花园洋房的街,一座花园里有一只狗,每当我们经过时,它就冲向铁栅门向我们吠叫。一时,我觉得自己又爱父亲了,好像很长时间我都很爱他。我去为他守灵,我只能守二个小时,因为第二天我得早起去打扫办公室。打那以后,可以说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的后妻。我带走了父亲的一张半身像,镶在一只圆形浮雕盒里的,母亲终身都把它带在身上。我拿给孩子们看,他们对外祖父几乎毫无所知。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得不到一点吉麦特的消息,也没有辛德特和马特乌的消息。突然,一个星期天,吉麦特和七个民兵来了。他穿得破破烂烂,背着吃的东西,又脏又穷,其他人也一样。七个民兵走了,临走时说好第二天一清早来找他。吉麦特告诉我在前线他们吃不饱,因为组织上很困难,没有东西。他得了肺病,我问他是否看过医生了,他说不需要医生看就知道肺上全是洞。他不愿意亲孩子怕传染给他们。我问他能不能治好,他说像他这样的年龄得了这种病就得背一辈子,肺上的洞会越来越深。你的肺像一个过滤器,血都跑出来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就从嘴里流出来,那时就该准备棺材了。他说我不知自己多么幸运,身体那么好……我告诉他鸽子都飞跑了,只留下一只那种身上带斑点的鸽子,瘦得像铅丝,它老回来……他说要不是战争,他会有一个家和一座专用的塔楼鸽子房,从底下到顶上装满了鸽子窝。但是,他又说总会好起来的;他回来时,经过许多

小庄园和农舍，人们给他们鸡蛋和蔬菜，让他们带回家。他和我们一起过了三天，因为第二天，那七个民兵来说留下待命。他在家里这三天老是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家好，战争结束之后，他要呆在家里，就像蛀虫呆在木头里面的蛹中一样，谁也不能再把他拉出去。他一边说一边用指甲从桌子隙缝中抠出埋在里面的面包渣。我很奇怪，我有时候这么作，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竟也像我一样用指甲抠桌子隙缝里的面包渣。

他和我们一起呆的时间很少，吃完饭睡觉，孩子们都到他床上和他一起睡。他们很少见到他，所以和他更亲，我十分不情愿在早上离开他们去打扫办公室。吉麦特说蓝色的灯光使他心情很不好，如果有一天他有权下命令，他要把所有的灯光都变成红色，似乎全国都在出麻疹，他说谁说他不会开玩笑呢，还说把街灯都变成蓝色也毫无用处，敌人想要轰炸，所有的灯光都是黑色的他们照样轰炸。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深深陷了下去，似乎有人把它们按进里面深处。他走时紧紧地拥抱我，孩子使劲地亲他，一直把他送到楼下，我也送下去。当我们上楼时，我停在一楼二楼之间的平台上，用指头抚摸画在墙上天平的盘子，女儿对我说父亲的胡子把她的脸扎疼了。

恩里克塔太太来看我，她知道吉麦特在家时，不愿意来打扰我们。这次来时她说再过几个星期一切就要结束了，我们已经打败了。她说当他们集结部队时，实际上我们已经败了，他们已经赢了，他们只不过是向前挺进而已。她说

她很为我们难过，因为如果吉麦特不行动，不参与，我们什么事也没有。但是现在他陷得那么深，你看吧，没有好下场的。我把恩里克塔太太的话告诉楼下店主，他说不要相信任何人。我又对恩里克塔太太说楼下店主告诉我不要相信任何人，她回答说楼下店主正在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快点打败我们，因为战争期间赚的钱少，虽然除了定量分配以外，他偷偷抬高价钱卖一点儿东西，赚的钱还是少。还说楼下店主只要和平，因为偷偷卖东西，整天提心吊胆，他希望结束战争，不管怎么结束都行。楼下店主则对我说恩里克塔太太真会关心国家大事。胡利埃塔又来了，她说就是老年人捣乱，所有其他人的想法都正相反，年轻人都希望健康地生活，但是根据不同的阶级，有人反对我们健康地生活，你想健康地生活，就把你当有毒的老鼠，向你扑过来，抓住你，把你投入监狱。

我跟她谈起孩子们，我对她说吃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能不能把吉麦特从前线换下来，她以前说过有这可能。我现在见到他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带给我们粮食，以前虽然带来的东西不多，但对我们帮助很大。她说可以帮助我把男孩子送到儿童营去，女孩子她不劝我送，因为终归是女孩子。但是男孩子和其他儿童在一起是合适的，有益于培养他适应将来的生活。正在听我们谈话的男孩子抓住我的裙子说他不愿意离开家，没饭吃也不离开家……但是，对我来说找到食物是那么难，我不得不对他说，没有别的办法，这只是暂时的，

而且他会喜欢跟和他一样的孩子在一起玩儿的。家里有两张嘴，没有任何东西给他们吃，我说不出我们的日子是多么悲惨；我们早早地钻进被窝，不去想还没有吃晚饭，星期天我们不起床，免得饿得难受。胡利埃塔要来一辆卡车，好言好语哄了半天，我们把男孩子送到了儿童营。但是，他清楚我们在欺骗他，他比我更清楚这是欺骗。在这以前，每当我们谈到要送他去儿童营，他就低下头，不开口，一句话不说，好像他并没有和大人谈话似的。恩里克塔太太答应去看他，我对他说每个星期日我都要去。卡车载着我们和一个用绳子捆在车上的硬纸箱，开出了巴塞罗那，驶上白色的公路，把我们带去受欺骗。

## 三十二

我们登上一个石头楼梯，两边是墙，上面有顶，楼梯很窄，每一层都很高。出口是一个平台，上面全是剃光了头的孩子。所有的孩子头上都长满了疙瘩，只看得见他们的眼睛。他们跪着、喊着，一看到我们都先后静下来，盯着我们，似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人。一位年轻的老师走近我们，把我们带进一间办公室。我们得穿过整个平台，从孩子们中间走过去。老师问我们有什么事，胡利埃塔给她看一张纸，并且说我家没饭吃，我想把孩子留下，在这儿至少有饭吃。老师看看孩子，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来。

孩子一句话也不说，于是她转过来看我，我也看她，我说我们从老远把孩子送到儿童营来，既然已经来了，就要留下。老师眼光十分柔和，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所有的孩子都刚到，但是就怕我的孩子不喜欢那儿，他不像是儿童营的孩子。她又转过身去看他，我立刻明白，在她眼中，孩子是他本来的模样：一朵小花儿。生下来最初几个月他曾使我受尽苦难，但是以后，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他怎么会长得那么标致，额头上的卷发闪闪发光，像黑色的水一样晶莹，下面一对艺术家的睫毛，安东尼也好，丽塔也好，两个孩子的皮肤都像丝一样光亮柔软，当然，他们和战争以前大不相同了，但仍不失为漂亮的孩子。我说该走了，便和胡利埃塔向门口走去。那时，孩子像绝望的野兽向我扑过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他哭着，喊着，叫着不要把他扔下，他想呆在家里，他不喜欢儿童营，不要扔下他，不要扔下他。我强打起精神，把他拉开，叫他不要再哭闹，他应该留下来就好好留下来。他在那儿会很好的，马上会有朋友，并且和其他孩子一块玩儿。但是，他说他已经看见他们了，都是坏孩子，会打他的，他不愿意留下来。胡利埃塔软了，但我很坚决，老师额头上渗出汗珠。丽塔抓着胡利埃塔的手说她喜欢安东尼，于是我在孩子面前蹲下来，跟他解释清楚他不能这样闹，我们没有吃的，如果他留在家里，我们都要饿死了。我答应他在那儿只呆很短一段时间，等情况好转了，而情况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低下眼睛，紧闭着嘴，手垂下来，当我以为已经说服他，我们开始向门口走去时，他又来那一套了：他向

我跑来，抓住我的裙子，使劲喊别扔下我，别扔下我，我要死了，所有的人都会打我。我则一面说不会死的，不会打他的，一面飞快地跑了出去。我拉着女孩子，胡利埃塔在前面，我们穿过头剃得精光的孩子群，在下楼梯之前，我回过头来，看见他站在平台的另一端，老师拉着他的手，他不哭了，脸上老成懂事的神色取代了稚气。

胡利埃塔说送孩子真难，她一个人送不了，她办不到。司机是胡利埃塔的朋友，就问孩子怎样了，我把经过讲了一遍。在回巴塞罗那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似乎我们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半路上，开始下雨，玻璃上的水刷来来回回扫着水珠，好像眼泪的河流沿着玻璃往下流。

恩里克塔太太每个星期天都去看孩子，回来时老是说好……好……我没有时间去。丽塔多了一点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想念安东尼，她也不说话。当我回到家，她总是呆在老地方，我离开时在哪儿还在那儿。如果是晚上，就在阳台旁，如果警报响了，就在家门旁，嘴唇直颤抖，但一句话也不说。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我好像挨了两记耳光。终于，有一天，一个民兵叫门告诉我辛德特和吉麦特已经死了，堂堂正正为国捐躯。并且把吉麦特留下的唯一遗物，一只表交给我。

我上到平台，透了一口气。我走近朝街的栏杆，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有风，晾衣服的铅丝在空中摇摇摆摆，因为很长时间不用，都已经生锈了。阁楼的门，砰砰直响……我走过去关上它们。阁楼里面深处，两脚朝天，躺着一只

鸽子，那只有斑点的鸽子，死亡时挣扎的汗水湿透了脖子上的羽毛，眼睛上糊满眼屎。一堆骨头和羽毛，我用手指轻轻碰碰它的爪，它们向后弯曲，变成钩形。鸽子已经冷了，我把它留在那儿，那儿曾经是它的家，我关上门，回到屋里。

### 三十三

当偶尔我听到人们说：这个人像块软木，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软木可以作软木塞，拔开之后，如果不能再塞进瓶子口，我就像削铅笔似的用一把刀把它削细，让它吱吱作响地挤进瓶口。但把软木塞削细是很费劲的，因为它不软也不硬。最后，我终于明白，当人们说这个人像块软木是什么意思了……因为我就是块软木。并非因为我是软木作成的，而是因为我的心像雪一样，我麻木不仁。我不能不麻木，否则我不能继续生活下去。如果我的心不像雪一样，我的身体不像木头一样没有感觉而仍然像以前一样是肉做成的，拧一把就会疼，我就不可能走过这么高这么长的一座桥。我把表放在一只抽屉里，我想等安东尼长大了把表给他。我想都不愿意去想吉麦特已经死了；我想他像以前一样，他在打仗，当战争结束时他会回来，他腿疼，肺里全是洞，但是他会回来。辛德特会来看我们，鼓出来的眼睛呆呆地露出惊愕的表情，嘴歪到一边。半夜，如果我醒来，我内心深处的感觉就像是一所要搬家的房子，搬东西的

人来了，一切都搬乱了，不在原来的地方。我内心的感觉就是这样：柜子都在接待室里，椅子腿朝天，杯子和碗都在地上，等着用纸包起来放到垫着稻草的盒子中。床垫和床架都拆散了靠在墙上，一切乱七八糟。我穿了丧服，父亲死时我借口时局混乱，无心服丧，现在却为吉麦特穿丧服。我全身黑衣在街上走着，白天街上惨淡肮脏，夜晚一片蓝色，无边的黑暗，我全身都是黑色，只有越来越小的脸是一堆黑色顶部的一块白斑。

格里塞尔塔来看我，她说来吊唁。她的皮鞋和皮包都是用同一种蛇皮作成的，她穿着白色带红花的衣服。她说她得到了马特乌的消息，他很好，虽然他们分开了，各过各的，但为了孩子他们还是朋友。她说她万万没有想到像吉麦特和辛德特这么年轻的人会死去。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皮肤更细更白，眼皮上涂了更浓的黑圈，更文静，更像一朵晚上关闭起来睡觉的花。我告诉她儿子送到一个逃亡儿童营去了，她用一对唇形大眼看着我说她很可怜他，她并不想吓我，但这种儿童营是很悲惨的。

是的，格里塞尔塔说对了：儿童营是很悲惨的……当孩子在儿童营的时间到了期，胡利埃塔去接他，他完全变了，变成另一个孩子了。他浮肿、大腹、圆脸，两根火柴似的骨头就是两条腿。被太阳晒得很黑，头剃光了，上面全是疮疤，脖子上长着一个结。他看都不看我一眼，马上就到了堆着玩具的角落。他用手指尖轻轻地碰碰他的玩具，就像我碰那只死去的带斑点的鸽子爪一样。丽塔对他说他的玩具

都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弄坏。当他们两人玩玩具时，胡利埃塔和我两人对看着，我们听见丽塔对他说，他们的父亲已经在战争中死去了，所有的人都在战争中死去，战争杀死所有的人。还问他在儿童营是否听得见警报。胡利埃塔临走前说她要想办法给我们弄来牛奶和罐头肉。那天晚饭我们三个人吃了一条沙丁鱼和一只大西红柿。如果我们有一只猫，它连鱼刺也见不到。

吃完饭我们一块睡觉，我睡在中间，一边一个孩子。如果我们不得不死，就让我们这样死在一起。如果夜晚有警报，汽笛声把我们吵醒，我们什么也不说，一动不动只是听着。警报解除的汽笛声响了之后，我们躺着，如果能睡着就睡，但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因为我们一句话也不说。

内战中最后一个冬天是最悲惨的。凡是十六岁的男孩子都被带走，墙上贴满了标语。有一张标语说我们应该制造坦克，我看不懂，和恩里克塔太太笑了半天。但是，后来看见墙上的标语我再也笑不出来了。年龄很大的人也学着上街去打仗，年轻人、老年人，所有的人都去打仗。战争吸尽了他们的血，战争带来了死亡，眼泪成河，里里外外都一团糟。我有时想起马特乌，我仿佛看见他站在过道里，用蔚蓝的眼睛看着我。我看得那么真，那么清，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马特乌，深深地爱着格里塞尔塔又失去了格里塞尔塔，因为她爱上了别人。我仿佛又听见马特乌的声音，他对我说，所有的人都应该上前线。所有的人都像捕鼠器里的老

鼠一样留在前线了。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我在卖掉霍安神父给我的两个金币之前把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绣花床单，好的桌布、餐巾，成套的餐具……和我一块在市政府大楼里工作的女工把它们买去，然后她们再卖给别人，这样作生意。我拼命努力，还是买不到吃的东西，因为我一贫如洗，也因为没有什么吃的东西。牛奶不是牛奶，肉，大家都说是马肉。

开始撤退了。楼下的店主说：瞧瞧，这么多报纸，这么多标语……得、得，走吧，去周游世界。最后一天刮风，非常冷，贴着的白纸被风刮下来满街飞舞。身体里面的冷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我不知道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在有些人撤退，另一些人进城的过程中，我把自已关在家里。居民抢劫了附近一家仓库，恩里克塔太太从那里给我弄来几个罐头。不知听到什么人说什么地方发吃的东西，我去了，反正试试。当我回来时，店主正站在门口，但是他没有跟我打招呼。下午，我去看恩里克塔太太，她告诉我，我们又前进了一步，她确信我们还会有国王的。她给了我半棵菜，我们就这样活着，我们还活着。我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恩里克塔太太来告诉我她确实知道马特乌在广场上被枪毙了。我不知说什么好，问了一句在哪个广场。她说在一个广场中心，她也不知道是哪个广场，但是肯定，不会错，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们枪毙所有的人都是在一个广场中心。巨大的悲痛使我说不出话来，直到五分钟以后，我才发出喃喃的低语：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失魂落魄地说，

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在一个广场中心把马特乌枪毙了！这不可能！恩里克塔太太对我说早知道我会这样悲哀，脸上血色都没有了，她什么也不会对我说的。

没有工作，没有任何事情可作，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我当姑娘时睡的床，有很多圆柱床上的床垫，吉麦特的表本来想等儿子长大给他，现在也卖了。所有的衣服、高脚杯、小酒杯、碗橱……最后，我什么都没有了，除了那两个我觉得非常神圣的金币。我不顾羞耻，硬着头皮到原来的主人家去了。

## 三十四

我穿过马约尔大街时，再一次一辆电车紧急刹车了，司机冲我直嚷嚷，周围的人们都笑起来。我走到橡胶制品店前装作观看橱窗，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各种颜色和玩具娃娃的虚影在眼前晃动……门口散发出陈旧的油布气味充塞着鼻子，刺激着大脑使我感到心慌意乱。豌豆店店主已经打开店门，街角公寓下面的酒吧间前，一个女佣人正在扫街，那里支起了一个另一种颜色的帐篷，重新放上许多花盆。我一直走到主人家花园门前，抓住锁门的铁栓往外拉，开这扇门从来都很费劲，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更难打开了。最后打开一条缝，我把手伸进去拉开门后的链条……突然，我停住了，想了想，把手缩回来，重新关上门，门重重

地拖着地碰上了。然后我揪门铃，穿工作罩服的先生出现在阳台上，他看了看就来开门。

“有什么事？”

他问有什么事，声音比抽人的鞭子更无情。我听见园里沙土上有脚步声，是夫人来看谁叫门。夫人走近了，先生让我单独和夫人谈，自己进去了。夫人和我也向花园走去，我们在水泥小院停下来。男孩子在空着的洗衣房里，正在用一把刮刀刮肥皂泡沫留下的绿色污垢，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对夫人说我要找工作，我想也许他们……先生大概听见我们说话了，他走出来说他们什么工作也没有，谁要是想找工作那就到别处去。他们已经失去很多了，现在需要收回失去的一切。那些闹革命的人滚他妈的蛋！他还说他们不想雇人，他们不喜欢家里有穷人，他们宁可家里脏也不愿意和穷人打交道。夫人要他冷静点，然后看着我说，战争刺激了他的神经，他自以为了不起，为一点儿小事就吹胡子瞪眼……不过他们的确需要节约，没有条件雇临时工，不信看看那个孩子，可怜他得打扫洗衣房。我对他们说吉麦特已经死在战场，先生说他很遗憾，但并不是他把吉麦特派到前线去的，他还说我是赤色分子的老婆：你懂吗？像你这样的人会牵连我们，我们清清白白没有任何问题。夫人送我出来，当我们走到喷泉旁边，夫人站住了，她说现在“一家之主”出来说话了，她指她的女婿，他一时的想法，气头上的话，他自己会吞下去的，但是并没有解决，一种不是滋味的感觉久久地留在他心里。她说他也顶撞折磨他们。我出了

花园，走到街上，我帮她关上门，从街上用一个膝头顶门往里推，她说下雨之后木头发胀所以拖着地。我在豌豆店前停下来喘口气，店里一半空着，门口街上也没有麻袋。我又往前走，在橡胶制品店门口我停下来看橱窗里的玩具娃娃，有一只白长毛绒作的小熊，耳朵内部和鼻子尖是黑丝绒作的，穿着黑丝绒工作服，领口系着蓝丝带，坐在一个很漂亮的玩具娃娃脚下，看着我。橘黄色的眼睛，瞳仁像深井一样黑黝黝地闪着光，张着的胳膊，露出白色脚掌，愣头愣脑活像一个大傻瓜。我着迷地看着它，连时间也忘了。最后我感到非常累，想回家。大白天，亮乎乎的，但是就在我一只脚踏下人行道，另一只脚还在人行道边上的一刹那，我满眼蓝光，一头倒在地上了。我上了家里的楼梯，在画有天平的墙前停下来喘气。我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事，似乎在我一只脚迈下人行道和到达画着天平的墙前之间这一段时间在我生活中从来没有存在过。

恩里克塔太太给我找到一个看门的工作，每个星期六去擦楼梯，每周两次上午去打扫一间放新闻纪录片的电影厅。但是，这一切加起来还不够塞牙缝的。一天夜晚，丽塔躺在一边，安东尼躺在另一边，他们肋骨一根根鼓起，两根肋骨之间在胸上形成深陷的坑洞，全身瘦得青筋突起，血管的线条清晰可见。我想把他们杀了，但不知如何下手。不能用刀子捅，把眼睛蒙起来从阳台扔下去也不行……如果光摔断一条腿怎么办？他们比我力气大，我只有只瘦猫的劲儿。不行，我睡了，头痛得似乎要裂开，两脚像两块冰。我

看见许多手，房间的屋顶变软了，似乎是云作成的，许多软软的，没有骨头的棉花手从屋顶降下来，一面下降一面变得透明了，就像是小时候我对着太阳看自己的手那样透明。这些从屋顶一起降下来的手慢慢分开了，透明了，孩子也变了，不再是孩子，它们变成了蛋。那些手抓起用蛋壳和里面的蛋黄作成的孩子们，把它们抓到很高的地方，开始摇撼，最初不慌不忙的，紧接着狂怒地摇撼起来，似乎所有对鸽子，对战争，对失去一切的愤怒都化成那些手上的劲道来摇撼我的儿女。我想喊又喊不出来，我想叫邻居，叫警察，叫人来把那些手带走。但是，刚要喊出声音时，我一想，又咽回去了，因为警察会来把我抓走，因为吉麦特死在战场上。这一切都该结束了，我需要找个漏斗。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一点儿东西了，我早就把霍安神父给的小金币卖掉了，我卖它们时疼得就像硬把我满口牙拔掉一样。一切都完了，漏斗在哪儿？我把漏斗放在哪儿了？在我陆陆续续卖掉的东西中肯定没有漏斗。在哪儿呢？在哪儿？翻了又翻，找了又找，终于我看见它口朝下呆在厨房的柜子顶上。我爬到一把椅子上，看见它在橱顶，口朝下盖满土。天晓得为什么！我拿起漏斗，把它洗干净，收到橱里，现在只差没买硝酸水了。孩子们睡熟以后，我要把漏斗塞到他们嘴里，然后往里倒硝酸水，一个先一个后，最后我自己。这样我们都完了，其他人该高兴了，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喜欢我们，需要我们。

## 三十五

我连买硝酸水的五分钱也没有。楼下的店主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心眼坏，而是因为他害怕，我们家来过那么多民兵。忽然我脑子里闪过一线光明，我想起卖豌豆的店主。我带着瓶子去买硝酸水，付钱时，我打开皮包说我把钱忘在家里了，明天付。但是我既没带瓶子也没带皮包，我没有勇气。我出去了，我不知出去作什么，只是出去而已。过往的电车都没有玻璃，窗上装着挡蚊子的铁纱，人们穿得都不好。

一切都像大病之后那样疲软衰弱。我在街上走着，看着过往行人，谁也不注意我。我心想谁也不知道我想杀死自己的儿女，我想用硝酸水从体内把他们烧死。我继续往前走，不知不觉地跟上了一位胖太太，她披着大披肩，带着两支一半用报纸裹着的蜡烛。晴天，但是，天空布满阴云。当阳光从云缝透出，太太的披肩闪闪发亮，大衣后身也闪闪发亮。披肩和大衣都是苍蝇翅膀那种颜色，和霍安神父的法衣一模一样。迎面走来一位先生，他和太太打招呼，两人停下来谈了一会儿。我装作看一个橱窗，在橱窗玻璃中看到太太的脸，两颊凹陷，面色十分难看。太太哭起来，同时略微抬起胳膊给那位先生看挟着的蜡烛。他们握了握手，各走各的路。我继续跟着太太走，因为看着她和她走路时略

微鼓起的披肩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太阳半天也不出来，一切越来越黯淡，开始下起毛毛雨。下雨之前，一边的人行道是潮湿的，另一边则是干的；下雨之后，雨水很快使它们一样了。那位太太还带着雨伞，她打开伞，伞盖马上闪着水的亮光，伞骨尖端很快滴下很大的水珠。有一滴水珠老是滴在后背中间，慢慢滑到下面，似乎是同一滴水珠。我的头发全湿了，那位太太还是走着，走着，像一只大甲虫，坚决而固执地走着。我跟着她，一直来到一座大教堂前。她把伞收起来，挂在胳膊上，那是一把男人用的伞。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缺了一条腿的年轻人向我走来，在我面前停住了，向我问好。我虽然觉得面熟，却不知他是谁。他问我吉麦特的情况，并且告诉我现在他自己开了一家店；内战时，他参加另一边打仗，所以现在日子很好过。我虽然知道自己认识他，却想不起他是谁。他伸出手，跟我握了握手就走了，也没有说对吉麦特的死表示遗憾。当他大约走出五十步开外，似乎神灵给了我启示，我想起他就是吉麦特的学徒工。从前他对吉麦特是那么微不足道。

带着男人用的伞和蜡烛的太太正在教堂门口找她的皮包。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向她乞讨，脖子上挂着一个半裸体的男孩子。太太挟着蜡烛拿着雨伞，要打开皮包很费劲，一根伞骨尖钩着衣袋的翻边，一阵微风把披肩吹到脸旁，使她看不见。太太给了钱，就从小门钻进教堂。我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也跟着钻进教堂。教堂里挤满了人，神父身后跟着两个侍童，在人群中来回走着。他们穿的法衣浆得笔

挺，有一条一掌宽的边。神父手中的十字架座是白色的，用丝绸裹着树枝作成。整个十字架座缠着金色花边，中间有一个浅色宝石作的十字架。十字架中心接头处射出红色光线，但是，看起来却像是血。我走近大祭坛，结婚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教堂，这是第一次。又高又窄的窗户，有些玻璃碎了，可以看到一块块布满阴云的天空，从窗户彩色玻璃洒下各种颜色的斑点。圣安东尼奥的百合花盖满大祭坛，花枝花叶都是细金丝作的，这是金子的喊声，它一直升到高处，被教堂的大圆柱带到顶端，教堂的拱顶把喊声聚集了起来，送到天堂。那位带着男人用的伞的太太点燃了蜡烛，她点蜡烛，插蜡烛时手直颤抖。插好之后，画了个十字，就像我一样站在那儿。人们慢慢都跪下来，我看到大家都跪下来，自己却没有跪下。那位太太也站着，也许因为她不能跪下。这时点起了熏香，香烟缭绕之中我看见球形的烟圈堆成了山，靠祭坛一边，在圣安东尼奥的百合花枝旁边，球形的烟圈堆成的小山越来越大，从一些球圈里又生出另一些。就像是肥皂泡，密密地挤成一团，一些球圈在另一些之上。整个烟球的圈堆成的小山不断上升，上升。大概神父也看见了，他把胳膊张开，双手举到头边，似乎在说：圣母玛丽娅。我看看人群，并转过身去，看看在我身后一直延伸到教堂最后的人群。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所以他们看不见烟球。烟球散开，马上就要散到正在念经的侍童身边。白葡萄色的烟球慢慢变成玫瑰色，血红色，它们越来越明亮。我微微闭上眼休息一下，同时，暗自寻思，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否真

实。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烟球的圈更明亮了，堆成山的一边已经完全变成红色。这么多烟球犹如鱼蛋，鱼子，挤在鱼体内一个口袋之中，这个口袋就是初生婴儿的胚胎。这么多球体诞生在教堂里，似乎教堂是一条大鱼的肚子。如果这一切继续很长时间，整个教堂马上就要充满小球，小球将堵塞人群、椅子和祭坛。这时，开始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声音似乎来自痛苦的深井，来自被割断的喉头，不能再说话的嘴唇，来自已经奄奄一息的躯体。整个教堂死一样的寂静：神父一动不动地站在祭坛上，手里拿着丝绸十字架座，上面是宝石的，发出血光的十字架。窗户又高又窄，彩色玻璃的阴影在人们身上洒下各种颜色的斑点。没有一点生气，只有球体在扩展，现在，它们是血作成的，发出血的气味，血的气味冲走了熏烟的香味，只剩下血的气息，死亡的气息。没有一个人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所有的人都低着头。人们听不懂远处传来的声音说些什么，只听见在远处传来的声音之上响起了一首天使之歌。但是，是愤怒的天使唱的歌。他们和人们争吵，告诉人们，他们前面是战争中死去的士兵亡灵。歌词说瞧瞧上帝通过祭坛洒下的苦难；上帝让人们看到他们造的孽，让人们为结束苦难和罪孽而祈祷。我又看见那位带来蜡烛的太太，她也站着，肯定她是跪不下来。她的眼神很特别，在脸上十分突出。我们互相看着，有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怔住了，呆呆地互相看着。她一定也看见死去的士兵了，她的眼睛告诉我，在战场上子弹杀死了她的亲人，因此，她一定也看见死去的士兵了。我

被这位太太的眼神吓住了，碰着下跪的人群，跌跌撞撞跑了出来。外面像进去时一样下着细雨，一切依然如旧。

向前，向前，我向前跑。科罗梅塔，跑吧，飞吧，科罗梅塔……脸就像是黑色丧服上的白斑……向前，科罗梅塔，往前跑吧！在你身后是人间一切苦难。摆脱人间的痛苦，科罗梅塔，跑吧，快点儿，快点儿跑！不要为血球停住，不要让血球抓住，跑上去，跑上楼梯，跑到你的平台上，你的鸽子房……飞吧，科罗梅塔，飞吧，飞吧！小圆眼睛，鼻孔下的尖嘴……我跑回家，整个世界死一样的寂静。死去的人已经死了，活下来的人也像是死了一样；他们像被杀死一样活着。我登上楼梯，太阳穴突突地跳，我找不到插钥匙的锁孔。我关上门，一动不动，靠在门上喘气，似乎要被窒息了，我看见马特乌向我伸出手，他说，没有别的办法……

## 三十六

我手里拿着钱袋走出家门。我拿的是一个很小的只装铜板的钱袋，还提了一个篮子，里面有一只瓶子。我走下楼梯，楼梯似乎十分长，遥远的尽头就是地狱。有好几年都没有粉刷楼梯了，如果穿一件深色衣服，蹭着墙，衣服就都粉白了。墙的下半部，胳膊所能够到的地方，乱七八糟地涂满了画和人名，但是，一半都被抹掉了，只有天平清清楚楚。因为，画天平的人刻得很深。下了一整夜雨，楼梯扶手潮湿粘

手。从一屋到二层，楼梯是螺旋形的，就像主人家柜子前面的楼梯一样。从二层到我们这一层，楼梯是用红色细瓷砖砌的，有一条细木镶边。我在楼梯上坐下，还很早，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看了看瓶子，在楼梯黯淡的光线下，瓶子闪着亮光。我想着前一天见到的一切，我想软弱和怯懦是一切祸根。我想我情愿像弹跳起来的球一样掉下楼梯，向下，向下……“砰”的一声掉到最下面。我站起来，非常费劲地站起来。我的关节已经生锈了，当全身的关节生锈的时候，我母亲说就该：永别了，健康快乐的好时光。我十分吃力地站起来，最后终于走完剩下的一段楼梯。我很小心，怕滑倒，紧紧地抓住扶手。楼梯上有浓重的羽毛气味，那是大门旁边一只垃圾桶里的羽毛散发出来的气味。有一个人在那儿掏所有的垃圾桶……前一天，当我跑回家时，有一会儿我曾经想，也许可以去乞讨，就像教堂门口那个女人一样，向那位带着男用伞的太太乞讨。我可以带着孩子去要饭……今天走一条街，明天走另一条，今天到一座教堂，明天到另一座教堂……靠上帝保佑……靠上帝保佑……那个掏垃圾桶的人一定找到一点东西了，他打开麻袋，把他找到的东西放进去。有一个桶子装满潮湿的木屑，也许下面有点好东西，例如一块硬面包……但是，一块硬面包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想吃野菜必须有力气去找野菜，但是，最终野菜也填不饱肚子……我学会了读书、写字，我母亲使我习惯穿白色的衣服。我学会了读书写字，我卖过点心、糖果、巧克力和酒心巧克力。我在街上走着，是过往行人中的

一个。我学会了读书写字，当过佣人，我曾经是有用的……一滴水从一座阳台落下来，落到我的鼻子上。我穿过马约尔大街，有些商店开始卖东西了，街上也有人进入这些极个别的，可以买东西的商店。我想这些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来忘掉篮子里的瓶子，绿色闪光的瓶子。我观看所有的东西，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似的；也许第二天我再也不能观看了，观看的人不再是我，说话的人不再是我。第二天一切都完了，不存在了。我眼前什么都没有了，美丽的、丑恶的都没有了。现在，东西都还在我眼前，一切都停留在我眼前。似乎在我死之前，它们想永远留在我的眼中。我的眼珠收进了一切。橡胶制品店里，小熊已经不见了。当我找不到它时，我意识到我多么渴望见到它，我渴望见到它系着蓝领带，像个傻瓜似的坐着……我鼻子还充塞着大门口垃圾桶里的羽毛气味，现在它们和香水店里的油布气味混在一起，一阵肥皂和上等香水的气味袭来。我慢慢走近豌豆店，店门口一个麻袋也没有了。这时候，在我原先的主人家，夫人该准备午餐了，小男孩在玩击柱游戏。地窖的墙由于下雨都潮湿了，长出一块块茸毛，慢慢连成一片，像盐似的闪光发亮。店主坐在柜台后面，那儿有两个女佣人，一位太太。其中一个女佣人我觉得见过，是认识的。店主一个个地把那两个佣人和太太都打发走了，我等着，站得腿都痛了。轮到我时，另一个佣人进来了。我把瓶子放在柜台上说：硝酸水。该付钱的时候，瓶口塞缝中还冒着烟，我打开钱包，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说我把钱忘在家里了。店主说没

关系，我用不着专门再跑一趟去付钱，随便哪一天，经过那儿，方便的时候带去就行。他问起我的主人，我告诉他我早就不在他们那儿干活了，从战争一开始就不去了。他说他也去打仗了，他现在重新有这个店铺实在是一个奇迹。他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把硝酸水瓶放进我的篮子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似乎一切都有办法了，然后我就走了。我得尽力保持平衡不要摔倒，不要被车撞着，当心电车，特别是那些下坡的电车，保住肩膀上的脑袋，一直走到家；别再眼睛发黑而晕倒，千万别眼睛发黑而晕倒。我又去看香水店的橱窗，装满黄色香水的瓶子，剪指甲的小剪刀那么新那么亮。还有那些小盒子，盖子反面有一面镜子，盒子里面有画眼睫毛用的黑油膏和小刷子。

我又经过橡胶制品店，看到那些穿漆皮鞋的玩具娃娃……千万别再眼睛发黑，过马路时慢慢走，不要着急……不要眼睛发黑……有人叫我。有人叫我，我回过头，是豌豆店的店主在叫我，他走近我。当我回转身时，我想着盐做的那个女人。我想店主已经意识到他给我的不是硝酸水而是洗净剂。我不知怎么想才好。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店铺去，他请我原谅，但是请我跟他一起回店铺去。我们进入店铺，一个人也没有。他问我愿不愿意在他家工作，他早就认识我了，给他清扫店铺的女工已经辞去工作，因为她太老，干不动了……这时进来一个人，店主对他说等一会儿，站在我面前等我回答。我什么也没说，于是他说也许我已经有工作了，已经答应了另一家。我摇了摇头作为回答，并说我不

知道怎么办好。他说如果我没有工作，他家不错，他也不麻烦人，而且他知道我是很负责的。我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说：明天开始。他很不放心，到后面找出两筒罐头，一包粗纸放到我的篮子里，还有一点什么东西，我现在记不得了。他对我说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开始工作。我无意识地把硝酸水瓶从篮子里拿出来，小心地放到柜台上，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回到家，我这个从来不哭的女人像孩子似地哭起来。

## 三十七

餐厅里有一张桌子，一座酒柜。桌布中间有一块墨水污渍，用一只大黄铜花瓶盖着。花瓶上画满了正在作花环的太太小姐，她们只穿着纱衣，披散的头发在微风中飘荡。花瓶里装满了假花：红玫瑰和雏菊，下面衬着一块人造青苔，桌上堆着栎树果和叶子，桌布边上的流苏打着三排小结子。酒柜的瓶架是红色木头作的，镶着玫瑰色大理石，上面的小柜里放着玻璃器皿：只是为了好看而当作装饰用的高脚杯、水瓶和酒瓶。只有一扇朝天井开着的窗，总是很暗，厨房的窗也朝那个天井开着。餐厅有两扇窗，另一扇窗朝着店铺，这扇窗老是敞开着，当店主在餐厅时，可以通过窗子知道店里的情况。椅子的坐垫和靠背都有许多小洞。店主时常这样问我：您不累吗？他名叫安东尼，和我儿子同名。我对他说我从小习惯干活，有一天，我告诉他，当我还

是姑娘时，在一家糖食店工作；他有时喜欢和我聊一会儿天。餐厅很暗，所以，天花留在他脸上的麻点几乎都看不见。店铺朝餐厅这面开的门，只有一个进出的门洞，店主挂了一幅竹帘，上面画着一个日本美人，发髻上插了许多簪钗，一只手提着一只鸟笼，里面有鸟，旁边画着一个点着的灯笼。

这套住房有两间房间的窗户朝着通往市场的大街，其他部分都偏暗。房子结构很简单：从画着日本美女的竹帘到最里面的大厅之间有一条过道。过道左边有两扇门紧挨着，这两间房间的窗户朝着通往市场的大街。过道右边是厨房和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作店后的仓库用，里面全是装满粮食和土豆的麻袋和瓶子。过道里什么也没有，过道尽头是大厅，厅里有沙发，带套的扶手椅和一张靠壁桌。厅的右面是店主的卧室，它和大厅一样大小，有一条阳台长廊，上面是二层楼的长廊。长廊有四根圆柱支撑着。长廊尽头是一个蒙着很多尘土的小院。小院与二层楼的花园中间隔着铁栅栏，小院里全是纸张和楼上掉下来的尘土。在二楼住房的花园中只有一棵树：一棵瘦弱的杏树，地上落着只有榛子大小的杏子。小院紧挨着铁栅栏的地方有一扇小铁门，铁门朝街开，这条街直接通向广场，市场就在广场上。再回过头来说大厅，靠壁桌上有一面镜子，上部有木头装饰。还有两只玻璃罩，里面装着田野上的花朵：罌粟花，麦穗，矢车菊，草莓，玫瑰花。两个玻璃罩之间有一只大海螺，你把耳朵贴近它，便可以听到里面海洋的声音。这只大海螺

里面有海洋的哭泣声，它对我比一个人更重要，没有任何人能够在里面和起伏的海浪一起生活，我每次擦灰尘时，总要听一会儿。这所房子铺地的瓷砖都是红色的，永远擦不干净，刚擦完，又盖满尘土。店主首先嘱咐我的事情中，有一件是注意大厅和卧室的阳台不能敞开时间太长，因为老鼠从阳台进来，一些爪子又细又长的小老鼠，贼鼠，它们从小院铁栅门下，下水道的洞穴中出来，跑到仓库，悄悄躲在里面，啃麻袋，吃粮食。吃粮食事小，虽然粮食很缺，更讨厌的是它们把麻袋都咬破了，当店主或店员到仓库来，把麻袋拖到店里去时，谷物和颗粒洒满地下，得用一把铲子来收集洒落的粮食，那才讨厌呢！店员吃住都在二层的膳宿公寓，因为店主关上店门之后，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店主的床是双人床，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父母的床。对他来说这张床有家庭的气味，有他母亲双手的气味。一到冬天，母亲就在炭火中给他烤苹果吃。那是一张黑床，床柱两头细，中间粗，柱头有一个球，上面又是一层柱子，也是两头细，中间粗。床罩几乎和我曾经有过，后来卖掉的那张完全一样，是用钩针织的，上面有突起的玫瑰花。流苏穗子是用钩针钩出来的线卷，可以洗、熨，线卷也不会直；或者直了最后又卷起来，似乎它们是有知觉的。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架屏风，可以在后面脱衣服。

## 三十八

我很难再抬起头，但是，慢慢地我从死亡的门洞又回到现实生活。孩子们骨瘦如柴，已经失去了孩子的神情和风姿。原先皮肤下暴起的血管已经失去颜色，淡化了。我逐渐付清拖欠的房租，不能说用挣来的钱付房租，而是用一点点积蓄下来的钱支付的。因为店主总是在工作结束时对我说：给，拿着。一袋米粉或者一袋小豆。他说除了配给的定量粮食以外，他总有一点其他来源，店铺不像战争以前了，但还是一个像样的店铺……有蔬菜，用一片火腿皮或咸肉片配着吃挺好，免得单吃菜……他有东西，好多东西。我形容不出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带着口袋离开店铺，跑回家，上楼时，我总是在画着天平的墙前停下来摸摸天平。孩子们等着我，跑来接我，他们睁大眼睛问：你带来什么了？我把口袋放在桌上，我们把蔬菜挑出来，如果是滨豆，豆里挟着小石子，他们就把豆子摔在地上让它弹跳起来，然后把石子捡掉。天气好的时候，夜晚，我们到阳台上去，坐在地上。我坐在中间，一边一个孩子，就像我们睡觉时一样。有时候，天气很热，我们留在平台朦胧入睡，直到第二天清早，阳台照得眼前通红，我们才醒来。怕一会儿睡不着，我们在没有醒透时便半闭着眼睛跑到楼里接着再睡。我们睡在毯子上，因为一个床垫也没有了，这一觉一直要睡到该上班工作的

时候。孩子们从来不提他们的父亲，似乎他们没有父亲。我有时会想起过去，但我尽最大的努力来忘却。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疲倦、厌烦，但是还必须活下去。如果我想得太多，就会头痛得受不了，似乎头也会炸开。

我在豌豆店主家工作了好几个月以后，十三或十五个月以后……那么长的时间中，每天都把他家收拾得一尘不染，光亮照人。所有的家俱都涂上拌着一半醋的油，床罩洗得比牙齿还白，沙发套和扶手椅套都洗了，熨了又熨。豌豆店主有一天问我孩子们上学吗？我回答说暂时没有上学。一天他对我说我第一次进店买豌豆时他就注意我了。他也认识吉麦特，他说吉麦特是一个小伙子，我进去买豆时，他老留在街上，手插在口袋里，四处张望。我问他，他正在卖东西，怎么会看到他。他说：你不记得我的豌豆麻袋都放在门口街上吗？即使他的豌豆麻袋不在街上，他不需要出去取豆，他也会看见他的。因为，他说他有一面镜子，安放在柜台后面，使他能监视外面，谁也甭想偷他的东西。这面镜子可以转动，从一边转到另一边，他通过镜子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外面街上的麻袋，看到小孩子是不是把手伸进麻袋，抓一把豆去。这时他要我别生气，他说他问我愿不愿意在他家工作那天，他曾在我后面跑着追我，因为我的脸色异常难看，使他心都凉了，他想我一定发生了十分严重的事情。我对他说，我自己没有什么事，只是吉麦特在战争中被打死了，一切都十分困难。他说他也参加了战争，住了一年医院。他在战场上，重伤半死，被救到医院，医院尽一切可能治好了

他。这时他对我说：星期天下午三点到店里来。他又补充说他是年长者，他设想我不会害怕单独见他的，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

## 三十九

我在下了一半楼梯时，摸摸天平，接着下完楼梯。这是星期天的下午，天阴，不下雨，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我感觉呼吸有点儿困难，就像离开水的鱼儿一样。店主对我说过要从小院的小铁门进去，它像平常一样开着，那是星期天唯一开着的门。店铺的金属门板都上好了，有客人走小门，以免时间去开关。不知为什么，虽然我要去看他，虽然我已经决定去，事实上我已经走上街了，但是我好像很不情愿，我在沿街所有的橱窗玻璃中观看自己，我在橱窗玻璃中看到自己经过那里，在那里面一切都更暗，也更光亮。头发有点儿乱，弄不好，我自己把头发剪了，洗了，现在它不太听话，管不住。

他站在阳台长廊两根圆柱之间等我。一共有四根圆柱支着六层楼的阳台长廊。当我进去时，从高层的一个阳台上落下一只报纸叠的飞机，一边旋转一边掉下来。店主在空中抓住它，一面说最好别吭声，如果上楼去告状，也许楼上的人会生气，扔下更多的东西。看得出来，他刚刚刮过脸，在耳朵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刀伤。阴天光线暗，天花留下的

麻点似乎更深地陷入皮肤，每个麻点都是圆的，里面的新皮肤比其他从娘胎带来的皮肤颜色稍浅一点。

他很客气地对我说：请进，让我从他前面进去。我感到很异样，因为店铺关着大门，没有平常从店铺透过竹帘进来的光线，一切都和往常不一样，像是另外一个家。餐厅的灯亮着，那是一个半球形瓷灯，口朝下，从屋顶垂下六根金属链子吊着。灯穗是用和球形灯一样的白玻璃作成的小空心管，有时，楼上有人跑，玻璃灯穗便互相撞击，叮咚作响。我们向餐厅走去，在餐厅坐下。

您要点饼干吗？

他把一只方盒放在我面前，盒子里一层层装满了香草饼干。我用手推开饼干盒，对他说：谢谢，我不饿。他问起孩子们，一面把饼干放回酒柜。在我们谈话，他把饼干放回酒柜时，我意识到他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吃力而不自在。我觉得他像一只开了壳的蛤蜊，这是最邈邈，没有人照管的东西。他对我说请我原谅他麻烦我星期天到他那儿去，我肯定非常需要呆在家里，安排家务，和孩子们一起过星期天。这时候，可以听到楼上有人跑，灯的管穗便叮咚作响……我们两人都看着跳舞的灯穗，当叮咚的乐声停止了，我要他告诉我想说的话，如果他有什么事想对我说就说吧。他说非常困难，他把两只手放在桌上，把两只手指交插起来，攥得那么紧，关节都发白了。他说他很操心，他生活很简单，老是自己关在店里，不停地张罗店里的事，忙忙碌碌地运送货物，收拾店铺，监视仓库的麻袋，别让老鼠咬了。有一次，一

只老鼠在一堆丝瓜筋里作窝，把丝瓜筋都弄脏了，他没有注意，把老鼠和刚生下来的小耗子都杀了，把丝瓜筋拿出去卖。有一家人家的女佣人老是对他笑脸相迎，他可一点儿也不喜欢她。那天，这个女佣人买了两个丝瓜筋，不一会儿，她的太太和她一起来了，跟他大吵大嚷，说出来人们都不相信，他们商店脏到这种程度，卖的丝瓜筋——洗盘子洗碗用的丝瓜筋里竟有老鼠屎。丝瓜筋这件事是小事，但是使我明白，要非常小心、注意，不能让从下水道出来的老鼠从院子进来。他说他的生活不是很有意思的，不能把它当成很了不起的生活奉献出来，只是劳动的生活，积攒一点儿钱过晚年而已。他说他时常想到晚年，他希望将来他是一个受尊重的老人，而老人要想受尊重必须有钱养活自己。他不是一个人喜欢不顾生活最低需要的人，但是他对晚年想得很多。他不愿意在老得牙都掉了，头发都没有了，腿上没劲儿了，连穿鞋的精神都打不起来的时候，得去叫养老院的门；他不喜欢劳动奋斗一辈子，到头来住养老院。这时他松开交插的手指，把两个指头伸进遮盖黑水污渍的花瓶，在红玫瑰花和雏菊之间捏起一小撮青苔。他没有看我，继续说，他老是想着我的和我的儿女，他相信人的命运……他让我星期天去是要安安静静跟我好好地谈谈。他要向我要求一件事，但是他不知如何开口，首先因为他不知道我会怎样想，怎样看。楼上有人跑起来，音乐又响起来，他说在我们的屋顶没有塌下来之前……他这样说似乎我也是这个家的一部份……他说他是一个孤独的男人，完全孤独的一个男人；他没有父

母，没有任何亲人，像飘雨那样的孤独。他心眼儿好，他特别希望我不要从坏的角度去理解他对我说的一切……他想对我说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但是他不会孤独地一个人生活……他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注视着我说：你愿意跟我结婚吗？我不能生孩子……

他在桌上使劲打了一拳。他是这么说的：他不能生孩子，但是他想结婚。他把从黄铜花瓶中取出的青苔揉成一个绿色小球，他站起来，站在日本美女面前，然后回到原来的椅子重新坐下来，在他还没有完全坐下时，他问我：

“您愿意和我结婚吗？”

我已经担心将要发生的事，但是，一面担心一面看到它发生。我似乎冻成冰了，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

“我是自由的，您也是自由的；我需要亲人陪伴，您的子女需要扶持和帮助……”

他比我更紧张地站起来，进出两三次，穿过画着日本美女的竹帘，进来又出去……他回来坐下对我说，我想像不出他是多么善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好人，他一直对我很有感情，从我去买豌豆时开始，他看到我背着几乎背不动的重物，一直很同情。

“我觉得您很孤单，您工作时把孩子关在家里没人照顾……我能把这一切都安排好……如果您不愿意，您就装作我什么也没有对您说……但是我要讲清楚我不能生孩子，由于战争，我失去了这种能力。但是，和您在一起，您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亲人。”他说，“我不愿意欺骗任何

人，娜塔利亚。”

## 四十

我像一只冻僵了的苍蝇回到家。虽然我什么都不愿意向任何人谈，虽然我不愿意迈出大门一步；十点钟时我忍不住了，我拉着两个孩子飞跑到恩里克塔太太家去。她已经在梳理头发准备上床。我把孩子们带到龙虾画前，让他们看画，把自己和恩里克塔太太关在厨房里。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我说我觉得我听懂了，但是，最后又觉得还不完全懂。她对我说：你以为他一定是在战争中受伤残废了，因此他想跟你结婚，因为跟你结了婚你的孩子，你的家庭就是他的孩子，他的家庭了。很多没有孩子，没有家庭的男人就像是大海上飘荡的空瓶子。

“我怎么对孩子讲这一切呢？”

“你要把这一切当成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这样去告诉孩子们，并且说你已经答应了他。谁知道他们会……”

我想了几天，权衡利弊，终于有一天我下了决心，我对店主说，好，我们结婚吧。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晚了几天回答他，因为他使我觉得很突然，而且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感到突然。此外，我害怕孩子们，他们比他们的年龄懂事早，战争和饥饿使他们更早地成熟起来。他抓住我一只手，对我说我想像不到我使他置身于何等美妙的花园，说话时，他

的手直颤抖。我干我的活儿去了。我站在阳台边，在太阳照着的瓷砖上看看周围：从杏树掠过<sup>z</sup>一个阴影，是一只鸟；从楼上阳台掉下一堆尘土。在放玻璃罩的大厅中，我看见一张蜘蛛网在两只玻璃罩之间张开。我从一只玻璃罩的木头座，经过大海螺，走到另一只玻璃罩前停下来。我看着周围的一切，这里将是我的家，我的喉头哽咽起来。因为，在说同意的时候，我心里想说<sup>z</sup>的是“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一切：店铺，像肠子似的黑黝黝的过道，从下水道过来的老鼠。中午我对孩子们说了，我恰恰没有说我要结婚，只是说，我们将要在另一个家里生活，一位很善良的先生将要设法让他们去上学。我觉得孩子们听懂我的话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已经习惯于不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十分忧伤。

从那个星期天起三个月以后，一天清早，我跟安东尼结婚了。从那天起，他是父亲老安东尼，我的儿子是儿子小安东尼。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来区别：称孩子为托尼。

结婚之前，他收拾了整顿了家里的一切。我说想让孩子们睡金属床，于是买来了铜床，和我当姑娘时用的，后来卖掉的那张床一样。我说想要折叠灶，于是，我有了一座折叠灶。我说想要没有墨水污点的桌布，于是铺上了没有墨水污点的桌布。有一天，我对他说，虽然我很穷，然而很重感情，我宁可损失一点，也不愿意从旧家带任何东西过去，衣服也不。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当我对他说虽然我很穷，然而很重感情时，他回答说，他跟我一样，他说的

是真话。

## 四十一

孩子们开始读书了，一人一间屋子，有金黄色的床，白床单，冬天盖着黄色鸭绒被，还有光亮的小木桌和扶手椅。结婚的第二天，安东尼对我说，他不愿意再看见我干清洁工的活儿，一分钟也不要再干了。上午、下午都可以找个临时工，如果想雇个佣人就雇一个。他说他结婚并不是为了要我洗衣服，而是希望结了婚有个家，正如他以前对我说过的，他希望一家人都很高兴。我们什么都有：衣服、盘子、整套的餐具、香皂。由于卧室冬天冻手冻脚的，还有几个月很冷，除了盛夏，我们都穿着短袜睡觉。

恩里克塔太太常来看我。第一次，她刺激我，坚持要我给她讲洞房花烛之夜，既然不能行房事，我们作什么呢？她老笑。最初我们一块儿坐在有套的沙发上，后来我们一人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因为她说沙发太深，坐下去胸罩的金属扣在胳膊下面嵌进了肉里。她坐着，腿的姿势很奇特：两只脚併在一起，膝头却分开；整个人硬梆梆的，樱桃小口，尖鼻子。我把我的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看：出门穿的衣服和在家穿的衣服。她说光靠店铺不可能赚那么多钱，安东尼一定有钱，我说我不知道。她对屏风很注意，说真是异想天开。当我告诉她我雇了一个临时工，她说我应该舒服点儿。

我告诉她女工叫罗莎，有时候恩里克塔太太来得早一点，特别是熨衣服那天，她来看罗莎熨衣服。熨衣服总是在有大沙发的厅里，她走时，从店铺出去。从第一天起，安东尼每次都给她一小包饼干，这样赢得了她的好感，以致她来时只是谈安东尼，对他比对自己的东西更喜爱。

一天我们抓了一只很小的老鼠，刚吃过午饭的时候发现它被耗子夹子夹住了。是我首先看到的，我叫他们，大家都跑到小院子里，它被夹在捕鼠夹子的中间，肚子破了，有一段肠子和着血流到外面，在最下面的小洞里露出一只小耗子的头脸，身子非常精细：颜色、爪子、肚子上白色的毛。实际上肚子上的毛并不是纯白的，而是浅灰色的，但因为它比身体其他部份的颜色都浅，所以看起来像是白的。血里有三只绿头苍蝇，当我们走近时，一只苍蝇飞起来，似乎很害怕，但马上又回到原地，和伙伴在一起。三只苍蝇都很黑，还发出一点蓝光、红光，就像是吉麦特讲的魔鬼。苍蝇吃死动物吃得都腻了，和吉麦特所讲装成苍蝇出来的魔鬼所作所为完全一样。但是，吉麦特对我讲魔鬼虽然化成苍蝇，但是脸，还有手确是冒着火焰，这样就不会真把它们和绿头苍蝇混起来分不清了，而这几只苍蝇脸都是黑的。安东尼看到我们这样全神贯注地看老鼠，一把把捕鼠夹连同被捕的耗子拿起来，从下水道洞口扔出去了。

我曾经担心安东尼和孩子相处不好，但出人意料，孩子们很喜欢安东尼，特别是男孩子。女儿情况不一样，不像男孩子和安东尼那么亲。儿子不念书的时候总是在安东尼前

后转，如果安东尼让他作什么事，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去作。吃完晚饭，安东尼看报纸，孩子走近他，借口也看报纸，老围着他转。

## 四十二

我把自已关在家里，不出大门一步。我害怕上街，当我探头出去时，那么多人群、汽车、公共汽车、摩托车……使我感到茫然。我的心胸狭窄，只有在家里才感到自在。慢慢地，费了很大劲，我习惯了这儿的一切，我感到家是自己的家，东西是自己的东西。黑夜、白天，我渐渐熟悉了，我知道早上太阳从哪些地方照进来，我也知道，从卧室阳台进来的光线，阴影都投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阴影长，什么时候短。孩子们举行了第一次圣餐仪式，我们都穿新衣服。恩里克塔太太来帮我给姑娘穿衣服，我用香水给女儿擦背，从上到下地擦，我说：怎么这么干，不柔软……恩里克塔太太说可以用一滴油从上到下再擦一遍。我们给她穿上衣服，带上纱巾。恩里克塔太太嘴里含着许多别针，一个个取出来，用它们把纱巾和花冠别在头发上。丽塔穿好衣服之后，好像一个玩具娃娃。我们在家里举行仪式，过节。仪式结束后，我到女儿房间帮助她脱衣服，她在床上叠衬裙时说，她学校里有一个女同学也在那天早上举行第一次圣餐仪式。她的父亲上前线打仗，人们说他已经死了，但是，两天以前

他回来了。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活着，他渺无音信是因为被关在监狱里，并且不准他们写信……我慢慢转过身来，看到女儿注视着我，这时我意识到，当我为习惯新生活而奋斗的时候，女儿变了，变化很大。丽塔是吉麦特，他们有同样的猴子眼睛，和一种我说不清的气质，似乎他们都喜欢折磨人。这样开始了苦恼和烦躁，睡不好觉，不睡觉和不好好过日子的生活。

如果吉麦特没有死，他会回来的。谁能对我说他看见吉麦特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是因为在一只胳膊上找到了他的表，万一这只胳膊不是吉麦特的呢？如果他像丽塔女朋友的父亲一样活着，病着回来了，看到我和豌豆店的老板结婚了，他会怎么样呢？一想到这儿，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分钟不得宁静。当孩子们不在家，安东尼在店里忙着的时候，我在过道里来回不停地走，似乎这条过道是特别为我准备的，早就知道我需要在这儿徘徊。从大厅的阳台走到餐厅竹帘的日本美女；又从日本美女那儿走到大厅的阳台。到男孩子房间去看看？四面墙一个人也没有；到作仓库用的大房间去看看，四面墙，空无一人。就是墙、过道、日本美女竹帘；墙、墙、过道、墙，我在其中来回走动，把抽屉打开又关上。当罗莎洗完盘子要回去时，她说亲爱的娜塔利亚太太明天见。我走进厨房，四面是墙，自来水龙头，我拧开龙头，一小股水流出来，我的一个指头在水流下来回摇动，就像下雨时，擦汽车玻璃上水珠的小水刷一样。半个小时过去了，三刻钟，一个钟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

道自己在作什么。直到胳膊痛了，疼痛使我不再去想吉麦特历尽千辛万苦，远方归来，也许刚从一个监狱出来，直接回到家，上了楼，看到陌生人，他下楼问店主发生了什么事，楼下的店主告诉他我已经和豌豆店老板结婚，因为我们以为他死在战场上。于是吉麦特找来，把所有的房子都付之一炬。他上前线打仗，结果家、老婆、孩子都没有了。他从监狱出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病缠身，以前他也常病，但没有现在这么重。一阵微风吹动画着日本美女的竹帘，如果我正背朝竹帘待着，我的心会突然收缩起来，心想一转过身去一定会看见他在那儿，我会跟在后面对他说，没什么，我只是表面上结婚了……谁也不会原谅我，谁都会打我两个嘴巴。我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两三年，也许更长一点，也许短一点，有些事情混乱不清……恩里克塔太太也染上了坏毛病，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老谈吉麦特。你记得吗他带着男孩子骑摩托？生下男孩时他说了些什么，生下丽塔时他又说了些什么，他叫你科罗梅塔，你记得吗？你记得吗？

我强迫自己出门，因为我睡不好，吃不好，我应该散步，我应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所有的人都对我说我需要新鲜空气，因为，我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第一次我和丽塔一块出去，街上的气息使我发晕，我已经那么长时间不上街了。我们到马约尔大街去看橱窗，我们走得很慢，到大街之后，丽塔看了看我说我的眼睛露出害怕的神情。我回答说：别说蠢话了，我们看橱窗，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当我们走到一条街尽头，丽塔想穿过马路，再沿着另一条人行道走，

我刚把一只脚迈上石砌的人行道，眼前一阵黑，一片蓝光的海洋在眼前闪动，十几条蓝色光线摇来摆去荡秋千，我倒下了，人们送我回家。夜晚，我已经觉得好一点儿，吃晚饭的时候丽塔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应该过马路时，她晕倒了。她说我的眼神十分惊恐，人们都说这是因为关在家里这么长时间，但是，慢慢地，我应该努力多出去走走，习惯了就好了。我出去了，但是，到另一些地方去了，一个人到公园去散步……

### 四 十 三

我看见许多树叶落下了，新的幼芽长出来。一天，我们吃饭时，丽塔说她想学语言，学各种语言，以便到飞机上去工作。作航空小姐，帮助旅客系上腰带免得掉出来，给旅客送酒，放一个小垫在头后面。丽塔刚一提出，安东尼就答应了。晚上我对安东尼说在答应之前，他应该先和我商量一下，考虑考虑到飞机上去工作是否好。他说也许先商量一下更好，但是，如果丽塔想上飞机工作，想飞，我们怎么劝也没用。他对我说，不要去约束年轻人，应该由他们愿意作什么就作什么。他们比老年人知道的多，老年人像螃蟹似地倒退着走。他还说他早就想对我说一件事，他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对我说是因为我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的意见。但是，现在已经谈到丽塔的事，他要对我说，自从我们

三人来到家里，他开始了最幸福的生活，他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他要谢谢我，因为有了内心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命运之神也笑脸相迎，一切都很顺利，虽然和以前不一样，一切都顺利。他说他所有的钱都是给我们的，说完他就睡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着了还是醒着，总之我看见鸽子了。我像以前一样看见它们了，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刷成深蓝色的鸽子房，针茅铺的鸽子窝。平台上的铅丝都生锈了，因为老不晒衣服，小屋顶的活门，鸽子的路线：从向街阳台长廊开始，用小碎步走过我们住的房间……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但是一切都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我看见鸽子都不脏，也不弄脏任何地方，不长跳蚤和虱子，它们只是像上帝的小天使一样在天空飞翔；它们从平台飞起来就像是一阵闪光和翅膀的喧嚣……小鸽子生下来就长满羽毛，看不见血管和脖子上的羽毛管；头、嘴与身体的比例相当、大小合适；它们的父母向它们嘴里塞进食物时并没有焦急不安，雏鸽吃食也没有发出绝望的尖叫；如果一个没有孵成鸽子的蛋掉下来，也不发出腐烂而难闻的臭气；我照顾鸽子，给它们铺上新的针茅；天气很热，但水盆里的水不臭也不浑……

第二天，在公园凳子上，一位脸像红玫瑰似的太太坐在我旁边，我把鸽子的故事讲给她听。我告诉她，我有四十只鸽子……四十对鸽子，八十只……各种各样的鸽子。打着丝绸领带的鸽子；羽毛向后梳的鸽子，它们似乎诞生在背道而驰的国度……雏鸽……长着孔雀尾巴的鸽子……白鸽子、

金黄鸽子、黑鸽子、花斑鸽子……带帽兜的鸽子，带披肩和斗篷的鸽子，从头到嘴羽毛翻卷把眼睛都盖住的鸽子……有牛奶咖啡色斑点的鸽子……所有的鸽子都栖居在一座专门为它们设计而修建的小塔楼上。塔楼自下而上有一个旋转的平面，平面上的鸽子房，朝外是一扇又窄又长的窗户，朝里，每一扇窗下有一个鸽子窝和一只正在孵蛋的鸽子，准备替换它的鸽子在窗台上等着。从远处望去，塔楼鸽子房就像一根盖满鸽子的大圆柱；鸽子像是石头雕刻的，但他们是真的。没有一只鸽子从窗口起飞，所有的鸽子都从塔顶起飞，飞出去时就像是羽毛和尖嘴作成的王冠。但是在战争中一颗炸弹把这一切都毁了。

显然那位太太把这一切都讲给另一位太太听了，另一位太太又向其他人讲述，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当她们看到我走近时，其中某一位便告诉大家：养鸽子的太太来了。有时候，某一位不知道这段故事的太太会问：是战争把它们都杀死了吗？另一位太太对坐在同一条凳子上的女伴说：她说她老是怀念鸽子、塔楼……还有一位给那些没有听过这段故事的太太讲：她丈夫给她修建了一个专门养鸽子用的小塔楼，她养了好多鸽子，装满了塔楼，塔楼鸽子房成为她荣誉的桂冠……她们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怎么讲。她们说：她怀念鸽子，她活着只是怀念鸽子、塔楼鸽子房和楼上高高的窗户……我躲开车辆很多的大街，因为车辆使我发晕，有时，我绕一个大弯，通过安静的街道走到公园。我到每一个公园都有两三条路，老走一条路太单调而且沉闷。我

在我喜欢的住宅前面停下来，仔细观看。有些宅院，一闭上眼睛，它们就浮现在我眼前。如果我看见一扇开着的窗户，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就朝里看。我一面走一面想，不知有一架黑钢琴那间房子窗户是否开着；有罩灯的大门是否开着；白理石大门门口马路边是否摆着绿叶花盆等着浇水……花园楼房里蓝色瓷砖砌的喷泉今天放不放水……下雨天我留在家里，但是我不习惯呆着不动，最后，下雨的日子我也出去了。公园空了，太太们都没有来。我带一张报纸，如果雨很小，我把报纸铺在凳子上，打开伞坐下，观看雨丝把树叶刮下来，把花瓣刮掉或者把花合上……我回家，有时逢到猛烈的阵雨袭来，但是我不怕，我甚至喜欢大雨，我一点儿也不着急回去。如果下大雨那天正赶上我在那条街，经过有白色大理石门洞的住宅，门口马路边放着绿叶花盆，等待雨水的浇灌，我会停下来看一会儿，我知道每一盆里都有什么样的叶子，也知道新叶子长出来时他们割掉了那些旧叶子。我在空荡无人的街上走着，我悄悄地生活……疲软、怠惰、闲散、无力；软、软，我变得越来越软，变得像一个大无花果一样柔软。一切都使我想哭，我袖口里总是掖着一块擦眼泪的手绢。

## 四十四

一天晚上，儿子刚要回他自己房间去，安东尼叫住他，

·要他留下来和我们再呆一会儿，他想和他谈谈。我已经把桌子收拾干净，铺上桌布，中间放上花瓶。还是那只黄铜花瓶，上面画着穿纱衣，头发披散的太太小姐，但是，里面的花早就换了。因为玫瑰花和雏菊已经褪色败落，现在换上了郁金香和杏枝。安东尼对男孩子说他很想知道孩子是否已经想好了长大作什么，他很用功，功课都很好，也许，想上大学学一种专业，也许已经开始考虑学什么专业。安东尼说冷静地好好考虑一下，不要急于回答，有的是时间。孩子低下眼睛听他说，当安东尼说完，他抬起头，先看看我，又看看安东尼，接着说他不需要考虑，他早就选择好了。他说他不想上大学学专业，他念书是为了知道一些应该知道的事。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他也很高兴读书受教育。但他是很实际的，他不愿意离开家，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像父亲一样成为店主。他说：因为您一天天老了，需要有人帮您。安东尼捏了一点青苔，揉成一个小球，对他说：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当店主是为了有吃有穿，但是，不能光宗耀祖。

他揉着青苔球又说，而且，也许孩子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他高兴。他愿意畅开讨论，不要关闭讨论的大门，他不愿意孩子因为几句让他高兴而说的话受到限制，以后又后悔。他，安东尼很清楚儿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不管他喜欢学什么，都会学成功。孩子不说话的时候，紧闭着嘴，皱着眉头。他很固执，父亲说完，他又说，他很清楚他说了什么，作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这么作。他至少说了两遍，最后他忍不住发火了。孩子一向沉默寡言，听话，但是，那

天他发火了。在他发火之前，他激动地捏了一小撮青苔，碰得花枝乱摇。父子两个都在捏青苔球，他说他想当店主是因为他想帮助父亲，继承他的事业，使店铺发展起来，他很喜欢这个店。他很快说了晚安就回房间了。当我们一前一后，走过过道回房睡觉时，安东尼不停地说不配……我不配……但是，他又说，孩子在胡说八道，对他来说，看到他成为一个医生或建筑师他会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孩子几乎是他一手培养的。

我们老是在屏风后面脱衣服，这样房间里整夜都没有乱扔的衣服。屏风后面有一个小凳，可以坐着脱鞋；还有挂衣服的钩子。安东尼穿着睡衣从屏风后面出来；我或者在他之前，或者在他之后，穿着睡袍走出来，一面扣着手腕和胸前直到脖颈的纽扣。安东尼一开始就告诉我，在屏风后面换衣服的习惯是从他母亲那儿传下来的。屏风上的布是天蓝色的，洒满白色雏菊花，用黄铜棍绷着，从上到下打着小细褶。

有的夜晚，我睡了，但是睡得不熟不稳。清早第一辆到广场去的车就把我吵醒了，我起来喝水，喝完水，去听听动静，看看孩子们睡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作什么好，穿过画着日本美女的竹帘，到店里走走看看。把手伸到装粮食的麻袋里，特别是玉米麻袋，因为它们离餐厅最近。我把手伸进去，抓出一把黄色白头的玉米豆，把胳膊举起来，张开手，玉米粒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我把它们拾起来，然后我闻闻手，闻闻屋里的气味。我刚才已把厨房的灯打开，厨房照过来的

光亮使我看到装零碎东西的抽屉玻璃闪闪发光，抽屉里装着诸如药膏、徽章、字母表、小米……等杂物。我还看见玻璃罐也闪闪发光：装白色油橄榄和黑色油橄榄的玻璃罐都闪闪发光。黑色油橄榄的皮都很皱，似乎已经放了一百年了。我用一只木匙去搅拌油橄榄，木匙好像一支桨，水边泛起白沫，油橄榄的味道散发出来。我就这样消遣，打发时间。有时候我想，那么多年过去了，吉麦特是死了，肯定死了。这个像水银珠似的老是活动不息，停不住的人；这个夜晚还在餐厅吊灯草莓色的灯穗下绘制家俱图纸的人的确是死了……但是，我甚至不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是否安葬了，这么遥远……可能在阿拉贡沙漠的泥土和干草之下，尸骨还暴露未葬，覆盖着风吹来的尘土，只有肋骨凸出来像一只空鸟笼，原先，原先，玫瑰红的肺填满了鸟笼，肺上深深的空洞爬满小虫。所有的肋骨都露在外面，只有一根例外，那就是我，当我离开鸟笼时，我拿起一朵小蓝花，把花瓣揪下来，花瓣在空中飘荡，慢慢像玉米豆一样落下。所有的花都是蓝色的，就像海水、河水、泉水一样，所有的树叶都是绿色的，和蛇的颜色一样。绿色的蛇安静地生活，嘴里衔着一只苹果。当我拿起小花，揪下花瓣时，亚当打我的手心：你别纠缠！那条蛇不能笑，因为它嘴里有一只苹果，它偷偷地跟着我……我又回到床上，关上厨房的灯。第一辆车已经过去好一会儿了，更多的汽车、卡车开过，所有的车都向郊外开去……有时候车轮滚动声打断了我的思维，我又睡了……

## 四十五

安东尼一进入大厅就说：有一个小伙子要见你。罗莎正在熨衣服，我坐在深深的沙发里。他又补充说，那个年轻人对他讲了一件事，但是他要他等一等讲，因为这件事应该找我。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便对罗莎说我马上就回来，“好的，娜塔利亚夫人。”我很好奇地走到餐厅，安东尼在过道里对我说想见我的小伙子是区里长得最端正最好的年轻人。我走到餐厅，腿似乎不听话。街角酒吧间主人正在餐厅里，酒吧间很新，他才买了两年。安东尼说得对，酒吧间主人长得很好，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待人也很亲切。他一看见我就说他是老派的人，思想、习惯都很守旧。我说：请坐。我们坐下来，安东尼出去了。小伙子开始讲起来，他说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停地工作，非常勤快。他说虽然现在这时候生意不太好，靠酒吧餐厅的收入可以维持生活，攒一点儿钱。明年他要把隔壁肥皂店买下来，扩大酒吧间和宴会厅。扩大营业之后，他能赚更多的钱，三四年就可以在卡达盖斯买一所小房子，住在离他父母很近的地方。结婚之后，他要让他的妻子在海边渡过美好的夏天，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幸福的事情了。

“我父母感情很好，一家人生活过得舒适，富裕，快乐。如果我结了婚，我希望我的妻子和我母亲一样幸福，我一生

老听见她说：我多么幸运遇到了他。我希望我的妻子同样因为有了我这样的丈夫而感到幸福。”

我没有开口，只是听他说。这个小伙子像是一个转动的磨盘，不停地转着，什么时候才会停住呢？他一停下来，就完全停住，不再说话了。等了又等，过了半天，最后我说：您的意思是……

没错，准是丽塔。

“我是来求婚的。每次她经过我家，我都好像看见一朵花儿……”

我站起来，从帘子中伸出头，叫安东尼。安东尼进来，我刚要把小伙子的要求告诉他，他说他已经知道了，说着也坐下来。我说丽塔什么也没对我说，我得先跟她谈谈。我叫文森斯——小伙子又说，丽塔什么都不知道。我对他说首先要和丽塔谈，同时考虑到丽塔还很年轻，还太小。他说不管丽塔是不是太小，他愿意第二天就和她结婚，但是，如果丽塔希望再等一等，他就等着。他还说，他是老派的人，不敢直接找她谈，他希望我们和她谈，看她怎么说。如果你们需要了解我，我会找人向你们介绍我的情况。我对他说，首先我要和丽塔谈谈，但是，我的女儿脾气不好，也许什么结果也没有。说了就作，丽塔一回家，我就告诉她酒吧间的小伙子来向她求婚。她看看我，什么也没说，回到她房间去放下书，然后到厨房洗手，洗完手回来对我说：您以为我会愿意结婚，葬送自己，成为街角酒吧间老板的太太吗？

她在餐厅坐下，用手把头发撩到后面，她看着我，眼睛

含着笑意。忽然，她大笑起来，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样呆了半天，她不停地笑，我终于挤出一句话：你别这样，摆出这么一副脸色。

但是，她的笑竟然传染了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我也笑起来。我们笑得很厉害，安东尼过来了，他撩开竹帘，把头伸过来问：你们笑什么？看见他站在竹帘那儿，我们还是忍不住笑个不停。最后，丽塔说，笑结婚这件蠢事。她对安东尼说她不想结婚，她想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她不想结婚，怎么也不想结婚，我们可以回答酒吧间老板她不愿意，她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请他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她又问：是他自己来向我求婚的吗？安东尼说是的。丽塔又笑起来，哈哈……最后还是我说，得了，别再笑了，一个很好的小伙子想跟她结婚并没有什么可笑的。

## 四十六

安东尼叫文森斯来，他来了。我对他说丽塔是一个不驯服的女孩子，很任性，她要作什么就得作什么，我很遗憾。他问：那么你们喜欢我吗？我们说喜欢。他很严肃地说：丽塔一定是我的。

开始下雨点了，文森斯请我们去酒吧间吃晚饭。托尼支持丽塔，他说他不喜欢这一切。他认为丽塔是对的，她想开

开眼界，见见世面，为什么非要把她和酒吧间的年轻人捆在一起？如果酒吧间老板想结婚，有的是女孩子，只要他一提出来，她们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的。

一天上午，丽塔在长廊尽头的后门口，我在大厅里不知正在作什么，知道她在外面，便站到阳台旁边去看。她脸朝小院，背对着我，太阳使她的影子落在地上……她的头对着阳光，满头短发飘起来闪闪发亮，非常美丽。她身段苗条，腿长长的，圆圆的；她正用脚尖在地上画线条，脚尖从一边到另一边，慢慢在地上拖过去。

丽塔用脚尖画了许多线条，太阳光照过来，猛然，我发现丽塔的头影落在我脚上，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在丽塔头影之上。丽塔的身影似乎是一根杠杆，由于太阳和在厅外的丽塔比头影和站在厅里的我重，我几乎随时都可能像跷跷板的一头跃入空中。我强烈地感到时间在消逝，是的，云彩、太阳、雨、晚上点缀在夜空的星星都没有变老；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宇宙和大自然依然如故，时间似乎停顿不前；春天里的时间依旧是春天的时间；秋天里的时间还是秋天的时间；叶儿落了新芽又长出来。但是我却变了，我内心的时间消逝了，看不见的时间，揉捏、塑造我们的时间消逝了。在我心里时间的车轮带动一切滚滚向前，它从内心到外貌改变着我们，慢慢地，一点点地，一直使我们变成最后一天的模样。当丽塔用脚尖在土中画线条时，我又看到小丽塔举着胳膊在餐厅里追着安东尼跑……活像两棵小青松耸立在一群鸽子之中。丽塔转过身，看见我站在大厅的门口，

有点儿吃惊，她说要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便从院子的小门出去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她回来了，脸红红的。她告诉我她去找文森斯吵了一架，她对他说一个男孩子如果想跟一个女孩子结婚，首先要追求她，征服她，并不是悄悄地去她的父母。还对他说，在不知道一个女孩子愿不愿意接受之前先别老送花。我问她文森斯怎么说，看样子他说他是深深地爱上了她，如果她不喜欢他，他就要关掉酒吧间，出家去当教士。

我们到文森斯的酒吧间去吃晚饭。丽塔穿了一件天蓝色绣白圆点的连衣裙，一直气恼地皱着眉头，什么也不吃，她说她不饿。最后，吃甜食的时候，侍者已经来撤盘子了，文森斯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会讨女孩子欢心，我不会。

但是，这几句话却打动了丽塔，他们开始谈恋爱了。他们的恋爱是一场战斗，突然，丽塔说他们吹了，她不想跟文森斯结婚，也不想跟任何人结婚。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只有上学才出来。上学去要坐公共汽车，车站就在酒吧间对面，她上了公共汽车，文森斯就来了：

“有时候我觉得她喜欢我，但是几天以后我又觉得她不喜欢我。我送她一朵花，她很高兴，但是几天以后，我送她另一朵花，她又不喜欢了。”

安东尼也到餐厅来坐坐，他捏了一小撮青苔，一面揉一面安慰文森斯，他说丽塔太年轻，还是一个小孩子。文森斯说他已经求婚了，就要对丽塔负责，所以他这么有耐心。但

是，他受了折磨，越来越消瘦，因为丽塔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想法，让人捉摸不透。在丽塔快要回来的时候，文森斯躲开了。有时候，托尼去酒吧间聊天，看到文森斯真的很痛苦，也很难受，慢慢地他同情文森斯了，开始和丽塔争吵，替文森斯说话：你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之后，又怎么办呢？不嫁人？

当安东尼和儿子在餐厅谈店铺的事儿：需要进什么货，如何经营生意等，我往往不参加，让他们单独谈，或者我进进出出收拾东西，不注意听他们说些什么。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了士兵这个词，就站在厨房边一动不动，似乎被钉在那儿了。我听见安东尼对孩子说他肯定可以在巴塞罗那服兵役，但是，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我正纳闷他说的是什么呢，只听见孩子对他说他宁可服役一年以上，但是在巴塞罗那，而不愿意到上帝安排的任何其他地方，虽然那里只要不到一年。您别奇怪我会这样想，孩子说，他小的时候，战争期间，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他不得不离开家一段时间，这期间他对家庭产生了一种狂热的，甚至是病态的迷恋，他害怕离开家，他喜欢待在家里，永远待在家里，就像蛀虫待在木头里一样。这种对家庭过分的狂热的眷恋一直到现在都缠住了他，并且将永远缠住着他。安东尼同意他的想法，这时我进去了，安东尼一看见我就说很快我们要看见孩子穿军服了。

## 四十七

丽塔当众宣布结婚日期，并且说她答应结婚是为了不再看到文森斯痛苦的脸色。因为文森斯一脸苦恼赢得了全区的同情，他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是爱情的牺牲者；相反，这张痛苦的脸和一句话不说的嘴却使她丽塔在大家心目中成为一个狠心的女人。她已经有了这样的名声，如果不跟文森斯结婚，简直就要成为修道的圣女，她当然不愿意当“修女”。她本来提出要当航空小姐，如果不行，至少她希望有一个体面的男人和她一起进出电影院或剧院。她承认，文森斯很顺眼，挺体面。唯一使她觉得不愉快的事，最不愉快的事是文森斯和她住在同一个区，他的店铺离她们家这么近。我们问她这有什么值得苦恼的，她说自己也讲不清，但是她感觉不舒服，和住得这么近的人结婚就好像和一个家庭成员结婚一样，使她觉得没有诗意，十分扫兴。他们谈恋爱谈了很长时间，先是互相逐渐习惯，后来开始准备婚礼。我们找了一个裁缝，一星期来两次；我们把放着沙发的客厅变成缝纫作坊。当丽塔和裁缝作衣服时，文森斯来了，丽塔一看见他就紧张起来，于是就说要是他不住在同一个区，就不能老是来打探，事先就知道一切详情……文森斯了解丽塔的荒谬想法，但是他忍不住，还是来我家，进入大厅看看，虽然在丽塔面前好像犯了什么罪孽似的。

他一动不动站一会儿，看到我们都在作活，他就走了。最后，我也走了，让丽塔和裁缝作她的嫁衣，因为丽塔嫌我缝得不够细。公园我也厌倦了，我厌烦那么多太太认识我，满脸痛苦和同情等着我去谈鸽子。流年似水，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谈鸽子和鸽子的专用塔楼了。

有时我又想起鸽子，我宁可独自冥想，让思想自由驰骋，无所羁绊。有时我想起来觉得很悲伤，有时并不。根据不同的日子，有时我甚至有点儿想笑，因为我看见几年以前自己在杀死蛋里的雏鸽。如果天阴，我出门时带着雨伞，偶尔看见公园里有鸟的羽毛，我就用伞尖扎住它，把它深深地埋到地里去。如果我遇到熟识的太太对我说：不来坐一会儿吗？我就说：不。不知为什么，如果我坐下来，树叶和花朵的湿气就会侵入背部，夜晚我会咳嗽……我离开她们，一面走一面看树消遣。所有的树都脚朝天倒立着，树叶就是它们的脚；它们头朝下埋在地里，用嘴和牙齿吃土，牙齿就是树根。它们的血液循环和人体内的环循不一样：从头的右边向上通过树干直到脚——树叶；风、雨、鸟在树的脚上胳肢；生下来时它们是那样碧绿，老死时又是那样枯黄。

我回到家总是有点儿晕眩，进入大厅，灯已经亮了：丽塔不高兴地在发脾气；女裁缝沉着脸；文森斯或站或坐，或者已经走了。安东尼老是问我：散步愉快吗？有时候托尼也看丽塔和裁缝作针线活，也有时我碰见他和丽塔争吵，因为他从兵营回来饿了，而丽塔不愿意给他准备点心。她

说如果浪费了时间，结婚时，她的衣服就不能及时作好，而她希望一切都准备就绪，不留下一点麻烦。结婚以后，她什么都不干，只是逍遥度日。有时候，我回去时，大家正在吃茶点，谈论得很热闹，但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谈论什么。我总是一到家马上就脱掉鞋，坐在沙发上，大家聊天时，我眼前那些树叶还在晃动：活生生的树叶和枯死的树叶；树枝上呻吟着新长出的幼芽和无声无息落下的枯叶；如果它们从高处落下，就像一片很细的鸽子羽毛，旋转着飘落。

## 四十八

举行婚礼了，下了一整夜雨，当我们去教堂的时候，更是大雨倾盆，哗哗不止。丽塔穿着白礼服，是我要她穿的，因为像样的婚礼，新娘都穿白礼服。我们在举行婚礼的同时庆祝我和安东尼的结婚纪念日。恩里克塔太太很快就见老了，她把龙虾画送给丽塔：因为你从小就老看它……安东尼给她很多钱作嫁妆，文森斯说，他当然很感谢，但是给这么多钱没有必要，不管有没有嫁妆他都要和丽塔结婚。丽塔则说，她要离开文森斯时这笔嫁妆就有用了。丽塔结婚时很幸福，什么都有。我们在文森斯酒吧间的餐厅请亲友喝喜酒。餐厅已经扩大，因为文森斯早已买下了肥皂店。餐厅墙上挂着柏枝编的花环，上面有纸作的白玫瑰花，真玫瑰花

过了季节已经没有了。每一盏灯上都系着丝带，带头一朵玫瑰花。厅里白天也点着红灯笼，侍者站得笔直，不能随意转动，因为他们的衬衫浆得太挺。文森斯的父母从卡达盖斯山上下来参加婚礼，他们穿着黑色衣服，皮鞋十分光亮。两个孩子，文森斯和安东尼都坚持要我作一件香槟酒色的淡黄丝绸连衣裙，戴一串人工培养的珍珠项链。文森斯脸色很苍白，他以为永远不会来临的结婚喜日竟然来临，正如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使其复生，他似乎不知道是梦还是现实。丽塔不太高兴，因为离开教堂时，她的纱衣和拖裙弄湿了。托尼不能到教堂去，他穿着军服赴婚宴，穿着军服跳舞。我们打开空调，纸作的玫瑰花在人造风的拂动下微微颤抖。丽塔和安东尼跳舞，安东尼像一只烂桃子一样柔软。文森斯的父母原来不认识我，他们说有幸认识，结为亲家，十分满意。我也同样表示满意，他们还说文森斯在信中老谈到丽塔和娜塔利亚夫人。跳了三轮舞以后，丽塔摘掉头纱，因为长长的纱巾老缠着她的手脚，妨碍她畅快跳舞。她和所有的人跳，眼睛发亮，仰着头快活地笑，理好松动的衣裙，不断地跳，鼻子和上嘴唇之间渗出珍珠般的汗珠。恩里克塔太太带着丁香花色的宝石耳环，当丽塔和安东尼跳舞时，她走近我，对我说：吉麦特如果能看到他的女儿结婚……人们都来向我祝贺，有些人我几乎都不认识。大家都说：您好，娜塔利亚夫人……我和我的儿子——士兵跳舞，当我的手掌，从手腕到指尖，对着他的手掌，整个手掌有指纹掌纹的皮肤贴着他的手掌时，我感到球体叠成的床柱

折断了，我缩回手，离开他的手掌，把我的手放到他脖子上使劲捏，他说：您干吗？我对他说：我要憋死你。我和儿子跳完舞时，我的珍珠项链挂在他的军服扣子上，线断了，所有的珍珠都落在地上滚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去捡珍珠，捡起来给我，给，给，拿着，娜塔利亚夫人。我把珍珠都放到手提包里。拿着……给……我和安东尼跳华尔兹舞，所有的人都围成一圈看我们跳舞，因为安东尼在开始跳舞以前要文森斯宣布今天同时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丽塔来吻我，向我祝贺。当文森斯宣布开始跳华尔兹舞时，丽塔小声对我说，从第一天起她就爱上了文森斯，发疯似地爱他，但是她不愿意表露出来，文森斯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的。她一面对我说，一面用嘴唇挠我，亲我，她的热气和呼吸留在我的脸颊上。舞会要结束了，我们要分开了，托尼最先走，新郎新娘回去了，在离开之前，丽塔送花给大家。屋子里很热，一到外面就觉得下午很凉爽，清新，舒服，我还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季节结束的气息。已经不下雨了，但是，整条街仍然雨意颇浓。我和安东尼回家，我们从小院的后门进去。我在屏风后脱掉衣服，安东尼说我应该用一根不会断的线将珍珠项链重新穿起来。他也换了衣服，到店里忙去了。我面对靠壁桌，坐在深深的沙发里，在靠壁桌上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顶，只有少许一点儿头发了。镜子两边的玻璃罩里是沉睡的花朵，上帝才知道它们已经睡了多少年。大海螺在靠壁桌的中间，似乎可以听见里面大海的呻吟……砰……砰……我想也许谁也不听它的时候，里面就没有声

音了。这是永远不可能弄清楚的事：在大海螺入口的洞穴没有任何耳朵听它时，里面还有大海的波涛声吗？我把皮包里的珍珠拿出来，放在一只小盒子里，只留下一颗在外面，然后，把它从入口投进海螺里，让它去陪伴大海。我去问安东尼想吃晚饭吗？他说只要牛奶咖啡，谢谢。我是在过道里问他的，他进入餐厅回答我，说完又穿过竹帘回到店铺里。我则重新坐到深深的沙发里，一直到天黑。黑暗中，我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街灯亮了，微弱的亮光像幽灵似的洒在红色瓷砖上。我拿起大海螺，小心地来回摇动，听听珍珠在里面滚动的声音。大海螺是玫瑰色的，带白斑，有时伸出的触角，顶端是平滑的，海螺里面是珍珠母。我把它放回原处，我想这只大海螺就像是一座教堂，里面的珍珠是霍安神父……砰……砰……的声音是天使之歌，是天使唯一会唱的歌。我又回到沙发上坐着，一直到安东尼来问我在黑暗中作什么，我对他说什么也不作。他问我是不是想念丽塔，我说是的，但实际上我并不想念丽塔。他坐到我身边，说我们马上去睡觉吧，因为他全身疲惫不堪，他不习惯穿背心。我说我也累了，我们站起来，我去准备牛奶咖啡，他说只要半杯……

## 四十九

虽然托尼夜晚回来时总是踮着脚尖走过小院，丽塔结

婚那天夜晚他回来还是把我吵醒了。我开始用指头抚摸床罩上钩针钩的花，时而，揪揪花瓣。某一件家俱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也许是靠壁桌，也许是沙发，也许是衣柜……黑暗中，我又看见丽塔的白裙子还在她的脚上旋转，脚上穿着缎鞋，扣绊闪闪发光。我就这样度过了一夜。床罩上钩针钩的玫瑰花中间都有花心，有一次，一颗花心旧了，破了，里面蹦出一颗很小的半圆形纽扣……娜塔利亚夫人，我起来了。托尼怕吵醒我们，没有关紧阳台门，只是虚掩着。我去关门，关上门之后，我回到卧室，到屏风后面，摸黑穿上衣服。大清早，天还很黑，我像往常一样，光着脚，摸着墙壁走到厨房去。在孩子房门前，我停了一下，听见他呼吸深沉、安宁。接着，我进入厨房，我并不想喝水，但是，习惯地，为了喝水而喝水。我走近小白木桌，桌上铺着方格油布作的桌布，我打开抽屉，从桌子里取出削土豆的刀。刀尖很细，刀口有很多牙齿，像锯子那样……娜塔利亚夫人，刀做得很好，发明这种刀的人一定是冥思苦想，捉摸了很久，晚饭后在桌前灯下苦苦思索：因为它和以前的刀不一样；以前的刀需要磨刀人。也许磨刀人由于锯齿刀发明人冥思苦想的罪过而不得不改换职业。也许可怜的磨刀人现在从事其他的工作，也许他们能挣更多的钱，买了摩托车，闪电似地驶过公路，老婆坐在后面吓得半死。他们在公路上来来往往，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公路、街道、过道、家，人们像木头里的蛀虫一样钻进自己的家。墙壁，四周都是墙壁。有一次吉麦特对我说蛀虫是很不幸的，我说我弄不懂它们老是钻孔，打

眼怎么呼吸呢；肯定，钻的洞越多越不能呼吸。他对我说它们已经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鼻子老是钻在木头里，劳动人民的本性，喜欢干活吃饭。我想磨刀人也许还能够靠磨刀谋生，因为，并非所有的刀都是厨房用刀，儿童营和孤儿院用的刀，在这些地方只考虑节约；现在仍然有很多刀片刀刃很好的刀，需要用石头磨。当我这样思索时，各种气味和臭味都产生了，所有各种气味，一阵接着一阵：来了，跑了，又回来了；有鸽子的平台气味，没有鸽子的平台气味，洗涤剂的臭味：我结婚之后，学会区别它们是那一种气味。血的气味几乎是宣布死亡的气味。钻石广场之夜鞭炮和地转的硫磺气味，纸花散发出纸的气味，碧绿的柏枝干了之后变成碎屑掉在地上发出干枯的气味。强烈的海腥味。我用手擦擦眼睛，我问自己为什么管臭味就叫臭味，管气味就叫气味，为什么不能把气味叫臭味，也不能把臭味叫气味，这时，我闻到安东尼的气味，他醒时的气味和他睡着时的气味。于是我对吉麦特说，也许蛀虫并没有从外往里地打眼，而是从里往外钻孔，并且把头从圆洞中伸出来，思索着他们所干的淘气事。还有孩子的气味，婴儿时的奶味、吐沫味，好奶味和酸臭的奶味。恩里克塔太太曾经对我说，我们有许多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但是，死亡或婚姻有时会把它们割断分开，当然，并非永远如此。真正的生活，脱离渺小的、错误的生活，应该与世长存，真正的生活，摆脱一切缠住它们的渺小生活纽结在一起而永世长存。她还说，交织的生活相互格斗，使我们受苦受难，受尽折磨，而我们自己并不知晓，正如同我们不

知道心脏如何工作，内脏如何不安地活动……还有床单的气味，我身体和安东尼身体周围掖满的床单散发出一种气味，用旧的床单吸收了人体的气味，枕头上头发的气息，脚上落下的皮屑在床脚散发的的气味，夜晚，放在椅子上穿过的衣服的气味……谷粒的气味，白薯的气味，装硝酸水的细颈大肚瓶散发出的气味……我手里的刀有个木头柄，用三只扁头钉子钉得实实在在，使刀柄永远不会脱离刀片。我把鞋拿在手上，走出去，一到院子就把阳台门关好。一种既非来自外面也非来自里面的力量拖着，使我站不稳，我怕摔倒，便靠在一根柱子上，把鞋穿上。我似乎听见第一辆车开过去了，声音越来越远，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几片街灯照亮的树叶不停地摇动，几只鸟从杏树上飞走了，一根树枝在颤抖。天空是暗蓝色的，街对过楼上两家房子的屋顶剪影刻在这高高的蓝色夜空上，这两套房子的长廊是对称的。我觉得我作过的一切都已经作过了，过去了，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作的，一切似乎都植根而生长在没有记忆的时间中……我摸摸脸，是我的脸，脸上是我的皮肤，我的鼻子，我的脸庞。但是，虽然是我自己，我看到的一切似乎都蒙着一层云雾，一切并没有死去，只是似乎有大堆、大堆的尘土落下，蒙在上面……我转向左面，转向马约尔大街。它在到达市场之前，玩具娃娃铺子过去一点儿的的地方。我到达马约尔大街后，在铺着细瓷砖的人行道上走着，人行道边上镶着长石条，我在那儿，外表僵直得像一根棍子，心里一股往事的涌流冲向脑际。一辆电车过

去了，一定是从车库开出来的第一辆电车，一辆普通的，和所有的电车一样的电车，又破又旧，褪了颜色……也许那辆电车看见我和吉麦特在它后面跑，我们像发疯的老鼠，从钻石广场出来。我的喉头抽紧了，打了一个结，就像是一颗豌豆落进玻璃罩。我觉得头晕，便闭上眼睛。电车刮起的风带着我继续向前，似乎我已经脱离了生命。我迈出第一步时还看见电车继续往前滚动，在车轮和钢轨之间冒出红色和黄色的火花。我好像在真空上行走，眼睛看不见，时刻想着会深深陷落。我紧紧握着刀，穿过街，没有看见蓝色的灯光。在街的另一边，我回过身，用眼睛和灵魂张望，我觉得一切不像是真的。我已经穿过马路，便开始沿着我过去的生活往前走，一直走到家门墙前，从前我们观看大门外客人的阳台下面……门是关着的。我向上看，看见吉麦特，他在海边田野之中；我怀上安东尼了，他给我一朵蓝花，一会儿又笑话我。我想上楼，上到我们住的那一层，上到我家平台，走到画着天平的墙前，经过时摸摸它……好多年以前我和吉麦特结了婚，进入这个门，我又带着孩子走出这个门，和安东尼结婚。街道、房屋都很难看，石铺的道路只适宜于过往的车马。街灯很远，门口很暗，我在门上找吉麦特在锁眼上面挖的小洞，马上就找到了；正好在锁眼上，用软木封住。我开始用刀尖把软木捣碎，一点一点地取出来，软木屑蹦出来了。我把堵洞的软木都弄出来了才发现我还是不能进去，因为用手指我够不到绳子，不能把它抽出来，拉绳子开门。应该带着铅丝，作一个钩子。我刚要用

拳头捶门，一想，声音太大不好，使用手打墙，手打得很痛，我转过身，背对着门休息，里面的人很贪睡。我重新转回去脸朝着门，用刀尖在门上刻写我的名字科罗梅塔，报章字体，端端正正，刻得很深。接着我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开始走起来，不是我的脚步而是墙带着我走，我钻进钻石广场：那是一只用旧房子作的空盒，天空是盒盖。在盖子中间我看见一些小小的阴影飞起来，所有的房屋开始摇晃，翻滚，似乎一切都浸在轻轻摇动的水中。房屋的墙拉长了，向上延伸，相互撞击；盖口的洞越来越狭小，最后变成一只漏斗。我感到有人握住我的手，是马特乌，一只打着丝绸领带的鸽子停在他肩膀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鸽子，但是它的羽毛闪闪发光会变颜色。我感觉有一阵巨风在漏斗里旋转，漏斗几乎要封死了。几条胳膊在面前要拯救我，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危险中，为什么要救我。我发出了地狱里的尖叫，这喊声我已经憋了好多年了，这喊声是那么宽，很难通过狭窄的喉头出来。随着喊声，什么也不是的一点东西从嘴里出来，就像是吐沫里的金龟子……那个什么也不是的一点东西在里面关了这么久了，它是我的青春，它随着一声喊叫逃出来了，我原来不清楚它是什么……是被抛弃，不理不管？有人触摸我的胳膊，我毫不害怕地转过身，一个老头儿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听见人们打开阳台，“您觉得不舒服吗？”一个老太太走近了，老头儿和老太太在我面前站住了，阳台上有一个白影子。我说：我已经好了。来了更多的人，他们像日光一样，慢慢地来了。我说，我已经好了，一

一切都结束了，是神经质，没关系，一点儿危险也没有……我又开始走起来，沿着来的路往回走。我回过头去看老头和老太太，他们站住了，在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一会儿微弱光亮下，眼睛紧紧地跟着我，看着我越走越远……谢谢、谢谢、谢谢。好多年以来安东尼老是说谢谢，我从来没有向他道过谢，谢谢……在马约尔大街人行道的石头路沿上，我站着左看右看，有没有电车，没车就跑过马路，当我到了另一边，我再一次回过头来看看那一点什么也不是的东西，使我几乎发疯的东西是否还跟着我。我一个人走着，房屋和东西已经披上了白天的颜色。在通往市场广场的街道上，汽车、卡车来来往往。屠宰场的人背上扛着半只牛犊走进市场，他们穿的白色长工作服染满了血。卖花的人把花枝放进盛满水的圆锥形小铁罐里，让它们在那里开花。菊花散发出一种苦味儿，人群熙熙攘攘。我进入我家的街道，清晨这条街上过往的车辆把我吵醒。经过时，我望望宽阔的路口，好多年来一个小贩一直在那里卖水果：桃、梨和李子，他用旧式的秤，有金黄色的秤砣和铁的秤砣。称时，小贩用一个指头钩住秤上面的钩子来平衡秤杆。地上有稻草、刨花片，很脏的碎纸团。“不，谢谢。”最后一群飞起的鸟掠过微微颤动的蓝空，在天空高处吱吱叫着。我在铁栅栏前站住，上面是各家的阳台长廊，一个接着一个，犹如墓穴排列在一片古怪的坟地里。阳台长廊上都挂着绿色的百叶窗，拉一根绳子便可以开关。有的百叶窗卷在上面，有的挂下来。铅丝上晾着衣服，有时可以看见带色的斑点，那是花盆里天竹葵花朵的

阴影。当一线微弱的阳光在杏树叶上投下许多阴影时，我进入小院。安东尼在等我，他站在阳台上，鼻子贴在窗玻璃上张望。我故意慢慢走，像演戏似的迈着方步，一只脚迈一步，另一只脚再迈一步，一步一步往里走……这双脚把我带进来，它们已经走了很多路，在我死后，也许丽塔会用一根别针把它们别在一起。安东尼打开窗户，他用颤抖的声音问我：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啦？他说他已经等半天了，很着急。他忽然醒了，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幸，在他身边找不到我，找遍家里各个地方都找不到我。我对他说：你光着脚要着冷的……天还没亮的时候我醒了，再也睡不着，我感到窒息，需要呼吸空气……他一句话也不说，又上床了。我说，我们还能睡。我看见他背朝我睡在床上，后脑勺的头发太长了一点儿，耳朵发白，显得很忧伤。天冷的时候，他的耳朵老是发白……我把刀放在靠壁桌上，开始脱衣服。我先关上窗板，窗缝中透进太阳光。我走到床边，坐下来脱鞋。床绷吱吱作响，它已经旧了，我们早就应该换弹簧了。我把长统丝袜拉下来，似乎是拉掉一层很长的皮肤，然后，我穿上睡觉的短袜，这时我才知道自己都冻僵了。我穿上洗得褪了色的睡袍，一个一个地扣纽扣，一直扣到脖子上，然后再扣袖口的纽扣。我把睡袍理好抚平，一直盖到脚面，钻进被窝里，把自己裹紧盖严。我说：今天天气很好。床像麻雀肚子一样热呼呼的，但是安东尼在颤抖，他的上下牙齿对打得格格地响。他背朝着我睡，我把胳膊从他胳膊下面伸过去，搂住他的胸。他还是冷，我把腿蜷起来，腿和脚都和

他的蜷在一起。手从胸上滑下去，解开他的腰带，让他好好呼吸。我把脸贴在他的背上，似乎听见他的生命在跳动，他体内各个机体在运转着，活动着：首先是心脏，其次，肺和肝，一切都沐浴在血和浆汁之中。我的手慢慢伸到他肚子上，因为他是我的可怜的残废人，我继续把脸贴在他的背上，我心想我永远不愿意他死去，不愿意他离开我。我想对他说我所想的一切，我想的比说的多，有的东西不可言传，最后，我什么也没说。我的脚慢慢暖和起来，我们就这样睡着了。在我睡着之前，当我的手在他肚子上抚摸时，我摸到他的肚脐眼，我把指头按进去，堵住它，不让他整个人从肚脐眼跑掉，跑空……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像一只梨……我按住他，不让他像一只长统丝袜一样滑掉。我按住它，不让任何巫婆从肚脐眼里把他吸干吮尽，使我失去安东尼……我们就这样睡着了，像上帝的天使一样慢慢睡熟。他睡到八点，我足足睡到十二点……当我像每天那样摆脱了黑夜，从沉睡中醒来，我的嘴干涩发苦，那天我的清晨已经是中午时分，我起床，开始穿衣服。像往常一样，我穿衣服不很经心，灵魂还藏在睡梦的空壳里。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双手揉着太阳穴。我知道我作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但是我想不起来我作了什么，作了没有；如果作了，我是半醒着作的还是睡梦里作的，直到洗脸时，水才使我清醒过来……水使我脸上有了生气，眼睛有了亮光……不需要吃午饭了 因为已经太晚，过了时间，我只喝了一点儿水来去掉嘴里的干火。水很凉，这使我想起，前一天上午举行婚礼时雨下得很大。我想，

下午,当我像往常一样到公园去时,也许小路上还有许多水坑……每一个水坑,不管它多么小,里面都有一片天空……有时候,一只鸟来撕破了天空……一只干渴的鸟用尖嘴把水中的天空撕破了,自己还不知道……或者,几只叫声刺耳难听的鸟,像闪光一样从树上飞下来,跳入水坑,竖起羽毛,在水坑洗澡,尖嘴和翅膀把天空和污泥搅混,它们很高兴……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钻石广场

作者 = (西班牙) 梅塞·罗多雷达著 吴守琳译

页数 = 176

SS号 = 11400286

出版日期 = 1991年01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